



上海出版集团项目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夏咸淳◎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中国园林美学

思想史【明代卷】

丛书主编 夏咸淳 曹林娣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卷】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明代卷】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清代卷】

ISBN 978-7-5608-6102-9



9 787560 861029 >

定价：58.00 元



上海出版资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Funds

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明代卷

丛书主编 夏咸淳 曹林娣

夏咸淳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卷论述明代近三百年间美学思想从初期萧条到中期振兴而臻后期繁荣鼎盛的全过程。探讨数十家园林美学观及其理论建树和思想闪光点,解析有关园林妙诗妙文和园林专著,搜寻脉络源流,探究演变动因。展放历史文化大视野,广采细考原始文献材料,包括一些明刻清抄稀见善本。此书兼具原创性、学术性、可读性,乃书林之霜叶,亦读者之良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明代卷/夏咸淳,曹林娣主编;
夏咸淳著. —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608-6102-9

I. ①中… II. ①夏…②曹… III. ①古典园林—
园林艺术—艺术美学—美学思想—思想史—中国—明代
IV. ①TU986.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7219 号

本丛书由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扶持资金资助出版

本丛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明代卷

丛书主编 夏咸淳 曹林娣

夏咸淳 著

策划编辑 曹建 季慧

责任编辑 季慧 陆克丽霞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960 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70 000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6102-9

定 价 5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华灿烂文化标志之一,与西亚园林、西方园林并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而以历史悠久绵延不绝、构景以诗文立意、画境布局、精美独特、妙合自然山水画意著称于世。中国古典园林萌发于商周,成长于秦汉魏晋,成熟繁荣于唐宋,至明代后期、清代中期而臻全盛,以后渐趋衰微而显现嬗变迹象。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是园林艺术伟大实践的产物,也反过来指导、引领造园实践。

中国古典园林美学,荟萃了文学、哲学、绘画、戏剧、书法、雕刻、建筑以及园艺工事等艺术门类,组成浓郁而又精致的园林美学殿堂,成为中华美学领域的奇葩。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之精要、特征可以简括为三点:

一、中国园林美学思想特别注重园林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共生同构。以万物同一、天人和合的哲学思维观照天地山川,山为天地之骨,水为天地之血,山水是天地的支撑和营卫,是承载、含育万物和人类的府库和家园。人必有居,居而有园,园居必择生态良好的山水之乡。古昔帝王构筑苑囿皆准“一池三岛”模式已发其端,后世论园林构成要素也以山水居首,论造园家素养以“胸有丘壑”作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山水精神是中国园林美学之魂,园林美学与山水美学、环境美学密不可分。

二、中国园林美学思想深具空间意识、着意空间审美关系。中国园林属于特殊的建筑艺术、空间艺术,特别注重美的创造,将空间艺术之美发挥到极致。以江南园林为代表的私家园林十分讲究山水、花木、屋宇诸要素之间,各种要素纷繁的支系之间,园内之景与园外之景之间,通过巧妙的构思和方法组合成一个和谐精丽的艺术整体。局部看,“片山多致,寸石生情”;全局看,“境仿瀛壶,天然图画”;大观小致,众妙并包。论者认为,“位置之间别有神奇纵横之法”。“经营位置”是中国画论“六法”之一,也是园林家们经常谈论的命题,还提出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美学范畴,如疏密、乱整、虚实、聚散、藏露、蔽亏、避让、断续、错综、掩映等,议论精妙辩证。

三、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尊尚心灵净化、自我超越为最高审美境界。古代帝王苑囿原有狩猎等功能,后蜕变为追求犬马声色之乐的场所,后世权贵富豪也每以巨墅华园夸富斗奢、满足官能物欲享受,因此被贤士指斥为荒淫逸乐。中国园林美学思想以传统士人审美理想为主流,不摒弃园林耳目声色愉悦,但要求由此更上一层,与心相会,体验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摆脱尘垢物累,达到自由和超越的审美境界。栖居徜徉佳园,如临瑶池瀛台,凡尘顿远,既有“养移体”的养生功能,更具“居移气”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的养心功能,故园林审美最高目标在于超尘拔俗,涤襟澄怀。由此看来,对山水环境、空间关系、生命超越的崇尚,盖此三者构成中国园林美学思想的精核。且作如是观。

中国园林美学史料丰富纷繁。零篇散帙,园记园咏,数量最大,分藏于别集、总集、游记、日记、笔记、杂著、地方志、名胜志诸类文献,诚为“富矿”,但搜寻不易。除单篇散记外,营造类、艺术类、工艺类、园艺类、器物类、养生类等著作也与造园有关,或辟专章说园。如《营造法式》、《云林石谱》、《遵生八笺》、《长物志》、《花镜》、《闲情偶寄》等名著。由单篇园记发展为组记、专志、专书,内容翔实集中,或详记一座私家园林,或分载一城、一区数园乃至百园,前者如《弇山园记》、《愚公谷乘》、《寓山注》、《江村草堂记》,后者如《洛阳名园记》、《吴兴园圃》、《越中园亭记》。这些园林志著述颇具史学意识和美学意识。至于造园论专著在古代文献中则罕见,如明末吴江计成《园冶》屈指可数。这与中国文论、诗论、画论、书论专著之发达不可同日而语。究其原因,一则园林艺术综合性特强,园论与画论同理,还常混杂于营造、艺术、园艺、花木之类著作之中。再则,园林创构主体“能主之人”和匠师术业专攻不同,各有偏重,既身怀高超技艺,又通晓造园理论,而且有志于结撰园论专著以期成名不朽者,举世难得,而计成适当其任,故其人其书备受推崇。园论专著之不经见,不等于中国园林美学不发达,不成系统。被誉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一的中国古典园林,当然也包含博大精深、自成系统的美学理论。

目前园林美学思想史研究成果颇丰,但比较零散,迄今尚未见到一部完整系统的专著,较之已经出版的《中国建筑美学史》、《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设计美学史》和多部《中国美学史》著作逊色不少。这部四卷本《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仅是一种学术研究尝试。全书以历史时代为线索,自先秦以迄晚清,着重论析每个历史阶段有关重要著作和代表园林家的美学思想内涵、特点和建树,比较相互异同,阐述沿革关系,进而寻索梳理历史演变逻辑和发展脉络。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纷繁复杂的园林美学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读,本书在这方面也下了一番工夫。限于学力和时间,疏漏舛误在所难免,尚祈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诸多专家学者的关心和帮助。同济大学古建筑古园林专家路秉杰教授、程国政教授、李涪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美学家邱明正研究员、园林家刘天华研究员,都曾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使作者深受启发和得益。本书还得到同济大学出版社领导和有关编务人员的鼎力支持。2009年末,该社副总编曹建先生即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夏咸淳酝酿此课题,得到原社长郭超先生和常务副总编张平官先生的赞同。2010年初,曹建复与编辑季慧博士商议项目落实事宜,并由季慧申报“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课题,后又申请上海文化出版基金项目,均获批准。及支文军先生出任社长,继续力挺此出版项目,并亲自主持本书专家咨询会。责任编辑季慧博士及继任陆克丽霞博士多次组织书稿讨论会,经常与作者互通信息,对工作非常认真,抓得很紧。由于他们的努力和专家们的关

切,在作者三易其人,出版社领导和责编有所变更的情况下,本项目依然坚持下来,越五年而成正果,实属不易。

值此付梓出版之际,作者谨向所有为本书付出劳动的人,表示深深的敬意和铭谢。

夏咸淳 曹林娣

2015 年冬

明代园林美学思想接踵宋元,继续开拓前行,探寻幽径奇境,构筑理论新高地,成果丰硕璀璨,给予清代以优厚滋养和深刻影响。明有天下近三个世纪(1368—1644年),园林美学思想发展大致与园林建筑艺术同步,经历了初期萧条复苏、中期衰盛振兴、后期繁荣鼎盛三个历史阶段,自嘉、隆之际以迄崇祯末世是明代园林艺术和美学思想发展的黄金时代。

明代定鼎之初,值元季兵燹之余,江南园林遭到严重破坏,多夷为废墟,又受新朝文化政策和建筑制度的约束,园林艺术一度陷于沉寂状态,园林美学思想发展迟滞。然而生机犹存,开国诸臣关于家园和园亭的许多记述,既伤感毁于兵灾,又庆幸乱后重建,其中所含人居与山川草木自然环境,人居与农业生产、文化生态和谐共生的思想,环境观、生态观、人居观、园林观、美学观,合而为一,弥足珍贵。永乐以来,天下底定,国力强盛,朝廷方有大规模兴造,宫殿金碧辉煌,西苑(即今北海、中南海)山海清丽。阁臣清要都以游观官苑为荣幸,所记所咏多歌功颂德之词,也有对景观之美、生境之清的纪实华章,蕴含古代“一池三岛”构园理念和构景妙思。其时民间庄园别墅建筑也在兴起,治生积德与娱情适意的双重需求成为比较流行的园林思想。

明代中叶正德、嘉靖以来,经济与文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思想活跃,文风兴盛,达官名士之家构建园林渐成时尚,其园或华或朴,或大或小,分布在广大城乡之间,尤以吴中最盛,所谓苏州名园甲天下。园林咏记纷繁,园论日趋丰富,观点精辟。例如:合自然,存天趣;借奇观,因故有;标匠心,倡独创;主人应具高情雅怀;观园要能情与景会;等等。书画宗匠文征明一生与园林结下不解之缘,赏园、造园、咏园、记园、画园,著述多样,鉴赏精微。活动于明中后期之交的王世贞,好园成癖,其家太仓弇山园与上海潘氏豫园齐名,均出自沪上造园巨匠张南阳之手。世贞所作园林记、园林诗甚丰,对园史、园论深有研究。文、王二氏并为文坛艺苑宗匠,同为吴人,对园林美学都有很大贡献。

万历以降,史称晚明,私家园林空前繁荣,除吴地外,长江中游荆楚赣徽,东南闽粤,西南滇桂,北方燕齐淮扬等地,也有长足发展。浙东杭、嘉、湖、宁、绍、台、温诸府,与东吴苏、松诸府同是园林艺术最繁盛的两个地区。园林空前繁荣的环境造就了建筑界一个特殊群体——山师,专事掇山理水的造园匠师。以前这些人混杂于土木瓦石诸匠之间,身份低微,并不显山露水,如今园林越造越多,越造越精,山师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供不应求,常被高门富户用重金厚礼聘致。其中上海张南阳,华亭(一说嘉兴)张南垣名声最著,其人技艺高超,而且有一定文化素养,通绘画,也晓园理,但没有留下著述。吴江计成也是山师中人,更具文人气质,半是山师半是文人,是二者结合体,所撰《园冶》乃是园林理论经典著作。稍前,已有文征明曾孙文震亨《长物志》问世。这两部园林大著作的出现有如双峰插云,标志园林艺术步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新时代,园林理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晚明多部生活美学或云闲赏美学著作,如高濂《遵生八笺》、屠隆《考槃余事》等,内容庞杂,部分章节也与园林美学有关。山阴祁承爍、祁彪佳父子是浙东著名藏书家、园林家,藏书和造园是其两大嗜好,父子园记、园诗、园史、园论著述宏富,精思妙识,时时溢出,理论建树颇多。彪佳挚友张岱博学卓识,多才多艺,为绍兴园林世家,所作园林记小品别出手眼,精光熠熠。

明代园林美学文献史料,包括诗文词曲小说戏剧等,层累厚积,体量篇幅日益扩大。仅园林记一项,明代中后期数量剧增,每篇动辄数千言以至万言,内容涉及园林美学各种问题,诸多概念、范畴、观点、理念,为前人所未言,或言之不够详细周密。例如,主张开放私家园墅,与大众共享园林之乐,打通今人所谓“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阻隔。又如愿作散花手,以自家山居美化乡村,或以营造“花园住宅”为己任,梦想构建特大山水园林,“使大地焕然改观”,把造园与改善、美化城乡生态环境联系起来。思想新颖卓特,意义深远。古代园林思想精核多寓于园记园诗中,又往往见于片言只语,似诗文点评,书画题跋;诗文书画多有专论,至于园林专题性系统性议论则鲜见,直到明代前期依然如是。此后情况有了变化,园论渐多,园记园诗中理论成色也加重了,还出现了多部与园林艺术密切相关的生活美学著作,进而创构出具有内在逻辑自成体系的园林理论专著,计成《园冶》和文震亨《长物志》是其杰出代表。中国园林美学遂发生一次质的飞跃,攀上新的高峰。

明代学术歧出,文化思潮复杂多变。仁人志士,一拨接一拨,在崎岖曲折的征途上,不断求索,历经二百年,终于迎来了晚明文化新时代。这是多事之秋、内外交困的时代,又是人才辈出、文化灿烂的时代,创新与整合同步,独创性与集大成交辉。明代园林艺术、园林美学的兴衰与时代思想文化大潮流的起落有着内在的联系。

总序

卷前语

第一章 明前期园林审美之沉寂	1
第一节 元明之际园林之残破	2
一、兵燹之灾	2
二、迁户之厄	3
第二节 崇俭去奢建筑风尚	4
一、朝廷宫室制度	4
二、民间园墅佳构	5
第三节 人居园墅之生态观	7
一、山水与园居	7
二、草木与园居	9
第二章 明前期园林审美之复苏	13
第一节 营造：复苏迹象	14
一、南京宫苑与功臣园林	14
二、北京宫苑与勋戚园林	16
第二节 宫苑：天上人间	20
一、西苑历史变迁	20
二、西苑水环境与景观营构	22
三、西苑“一池三岛”与海上神山传说	26
第三节 山庄：厚生适意	29
一、山庄别墅之兴建	29
二、山庄别墅之范例	31
三、山庄别墅农耕文化与审美功能	35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第三章 明中期园林审美之振兴	41
第一节 王鏊、顾璘诸家园论	42
一、借奇观 因故有	42
二、保物性 存天趣	44
第二节 陆深、杨循吉诸家园论	46
一、寄情托志	46
二、匠心独运	49
三、得全胜合自然	50
第三节 汪道昆说徽州园林	52
一、徽园之人文与自然背景	52
二、吴氏曲水园之巨丽	53
三、汪氏遂园之淡逸	54
四、园林美学之“中度”说	55
第四章 散曲名家咏园	57
第一节 康海、王九思咏园	58
一、关中学术 文章与园林	58
二、小园亭游息胸襟大	61
三、坐小园四时佳兴美相连	66
第二节 夏言、金銮、冯惟敏咏园	71
一、园林风月无边好	71
二、自然铺叙谁安排	74
三、恍疑似方丈蓬壶	77
第五章 文化巨匠与园林艺术	81
第一节 文征明之园林情结	82
一、艺术生命之依托	82
二、小园幽居之乐	84
三、吴中名园赏评	88
四、会心非在远	91
第二节 王世贞与园林艺术	93
一、王氏家族之园林癖好	93
二、园林之乐当与人人共之	97
三、造园构景妙艺	102
四、园墅之胜因文而存	111

第六章 晚明园林审美之鼎盛(上)..... 117

第一节 吴中诸家说园 116

一、文震亨:尚古雅自然 薄低俗矫饰 116

二、邹迪光:园本于人 亦成于人 122

三、徐霞客:泠然小有天 洵矣众香园 126

四、李流芳:位置不在多 贵与风物称 131

第二节 云间诸家说园 138

一、陈所蕴:爱园出天性 事成赖山师 138

二、陈继儒:百卉填满村 得君散花手 143

三、施绍莘:不作天地腐草 愿为构园而忙 146

第七章 晚明园林审美之鼎盛(下)..... 151

第一节 浙东诸家说园 152

一、沈懋孝:园景日新 色色鲜活 152

二、祁承燾:不用格套 自有别肠 154

三、祁彪佳:开山我作祖 构园自有谱 159

第二节 荆楚名士说园 167

一、公安三袁:排当有方略 参差贵天然 167

二、竟陵钟惺:部署含妙理 静者乃得之 173

三、麻城刘侗:朴野具思致 闲静得妙理 176

第八章 园林美学之集大成 181

第一节 出师:园林界特殊群体 182

一、上海张南阳 182

二、华亭张南阳 185

三、嘉定夏华甫 186

四、吴江计成 188

第二节 《园冶》:园林美学之伟构 191

一、志尚论:企慕鲁班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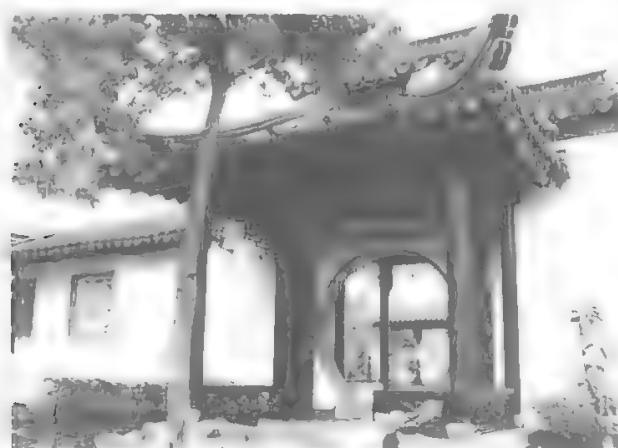
二、园地论:因借体宜 194

三、景境论:天然图画 196

参考文献 201

后记 206

第一章 明前期园林审美之沉寂



苏州、松江尤盛,但也遭受兵燹之劫。及乱平,见琼深感荣衰之变:“其地有林藪之美,池台之胜,可以避暑,而游士寓公咸会于此,相与穷日夜为乐。及兵变之后,所至成墟。”^①苏州园林甲天下,私家园林与佛寺园林都有名,狮子林为佛寺名园之一,兵乱中幸存,而其遭焚毁者比比。诗人高启哀叹:“夫吴之佛庐最盛,丛林招提据城郭之要坊,占山水之灵壤者数十百区,灵台杰阁,薨栋相摩,而钟梵之音相闻也,其宏壮严丽,岂狮子林可拟哉?然兵燹之余,毕委废于榛芜,扃闭于风雨,过者为之踌躇而凄怆。”

二、迁户之厄

除了群雄火并的战争招致东南园林的大破坏外,朱明开国之始对江南巨族富室的打压剥夺也导致众多名园的废圯。明太祖朱元璋对那些在元朝治下担任过一官半职,或同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的巨富及其族人,给予重罚,籍没其家产及园林,令其举家迁徙至临濠(今安徽凤阳,太祖家乡,时称中都)。这些富豪望族从此一蹶不振,他们所拥有的美园华构也夷为瓦砾榛莽,惨目伤心,文人过之,辄生盛衰生死之感,每见诸诗文。昆山大富豪顾瑛,筑别业玉山草堂,又名玉山佳处。“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暨管弦声伎,并冠绝一时。”^②元末战乱中,散兵曾闯入草堂,图史散失,园林幸存不坏。明有天下,以子元臣尝为元水军副都万户,洪武元年(1368年),“父子并徙濠梁”^③,明年,顾瑛卒于徙所。顾瑛走后,玉山草堂成了废墟,昆山成了“空城”。《明史》顾瑛传未附记云:“士诚之据吴也,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这与顾瑛有何关系?盖瑛乃吴下名士,也在士诚招致之列,父附士诚,子仕“胡元”,双重罪名,不能不招来朱元璋的嫉恨,而被迁流到临濠去了。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巨室邵文博也有类似的遭遇。邵氏有园名叫“沧洲一曲”,仿照传说中海上仙山十洲三岛布局造景,“奇峰崢然特起,如神人出珠宫”,中建“流月轩”、“绿阴轩”诸景,又“因高为亭,凤棂月槛,尤极宏丽”^④。洪武八年(1375年),贝琼以国子监助教,“以故官”^⑤,被迁往中都,“其园池亭榭,皆被焚”,“华圃也”湮为荒烟野草矣”,琼闻之,“为之潜然涕下”^⑥。贝琼在中都教勸臣子弟,于迁徙事知之甚详,据他统计,“逮国朝平吴,迁民五百家于临濠”^⑦。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徐达克平江(今苏州),执吴王张士诚,吴地平,遂将大批巨富迁徙到贫困的临濠地区,破坏了富裕江南的生产力,摧毁了成片的园林建筑——文化艺术的辉

① 《清江文集》卷九《壬子夏端居二湖》。

② 《高启丘集·凫藻集》卷三《狮子林十二咏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③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中华书局,1971。

④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中华书局,1971。

⑤ 《清江文集》卷二六《沧洲一曲志》。

⑥ 《清江文集》卷二六《沧洲一曲志》。

⑦ 《清江文集》卷二四《荐儒草堂记》。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煌殿堂、载体。

元明之际,兵燹之后,迁徙流离,使东南园林遭到毁灭性破坏,也给社会心理、精神上的感情创伤刺激,已如昔日午室朝那午为草莽安宅,即重了盛衰兴废无常的情思。当政治平定,民气渐苏,重整家园,修复或重建家园时,不能不作冷静的思考,还能像过去那样追求豪华侈丽吗?于是园林审美趣尚为之一变。

第二节 崇俭去奢建筑风尚

一、朝廷宫室制度

朱元璋出身穷困之家,又亲见征战之苦,深知民间疾苦,既得天子,重视恢复生产,治世之道以节俭为要,更悉心兼收克己,与民休息。他说:“天下始定,民力为困,要在因循安息,重农者能为己而利人。”^①朱元璋自身也能作出表率。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拟在南京狮子山建阅江楼,意在“庶务得以安民,壮京师以壮观”。^②见诸他人记载,此举不妥,有兴废易代之失,为君臣所反对。复假借古训,古之明君,“作宫室以居之”,“土阶三尺,茅茨不剪”;“夫宫室之广,台榭之兴,不急之务,土木之工,圣君不为”。^③之前,还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既称吴王不久,初居南京时,作宫殿,建重臣。“典章诸者以居室图进,大相见雕琢奇丽者,命去之,南中书省曰:‘王居之上,茅茨而土,雕峻而石,非节俭是意,民力可知乎?’”^④而建奉天、开平、潼关三殿,“六部臣以子先,皆相率不为而”。^⑤明代创立之初,对于包括宫殿宇宇在内的一切兴造,都提倡节俭而戒侈靡,崇直简朴而去雕饰,从朝廷到地方,大都能遵行不违,这已成了一种时代风尚。

洪武之后,东南故家大族多遭摧折,及而归于静,宅第有大兴复。欲修筑最富丽的家园,但限于财力和朝廷诏令,只能从简就朴。温州平阳明复元,原为巨室,有故第在其城明伦坊左偏,宅第于王,故第“再罹兵燹,东西摧圮,无过正者数夕”。^⑥之后,复归故第甲第,记曰:“重建其屋,只以校草堂,一阁完就,房舍的以都要安枕,‘雨夕不足计名而居’,并能知其一亩民请前林编修方自衡为草堂作记。中衡称其居者,能‘甘澹约、动清苦’。一且为人也清苦,其居子也俭朴,这宅第明王大夫的一般景况,并以此自励自安。

① 《明史》卷一《太祖本纪二》,中华书局,1971。

② 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四《阅江楼记》,《全明文》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③ 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四《又阅江楼记》,《全明文》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④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四《开国规模》,中华书局,1977。

⑤ 《苏平仲文集》卷九《西枝草堂记》。

⑥ 同上。

有位名叫王复本、别号丹丘子的士人,侨居南京秦淮河边,建了三间屋子。“制以枰枰,瓦不泥瓦,户织苇为箔,覆其上以蔽雨,屋之四周为屏障者,皆是物也”^①,取名“结苇轩”。典故出自《庄子·渔父》:“河上有家贫恃织箔而食者。”意为依靠编织芦苇维持生计。王祚为此轩作记,发表一通大议论,阐发庄子的哲学思想。认为君子不役于物,不溺于欲,故其身心得以自由常乐。“吾之心与理一,吾之身与道一,物不能惑,理不能乏,故熙熙而乐,休休而乐,其行也若云,其处也若雷。一人无其有,不堪也,而不知其可以乐也。”所谓“浮”,所谓“游”,是一种不累于物、不溺于欲、无牵无挂的自由状态,其语取自《庄子·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因此,君子对居住不靠奢侈华丽,“虽位位乃空窀穸”,“不溺于物,不累于俗,苟安其身焉,斯可矣”,“其为屋也,以竹间有为乡,以太虚为家,观天地犹蓬庐也,八紘之内,犹我户牖也”。天地是我家,胸无无限宽广,自由自在,有无穷之乐。而奢侈吸欲的富事者不知此理,于其居极尽奢华,然而到头来落得一场空,乐极生悲:

彼世之贵富者,我知之矣。广宇渠渠,隆栋巍巍,藻棁而文楣,绮疏而锦帷。于是乎其居之也,志肆而神怡,若是者诚亦足乐矣。然熟知乐者哀之媒,侈者祸之基,不旋踵间,覆亡而灭夷者,往往而是者。彼所借以为乐者,吾见其为桎梏鞬羁而已耳,曾足歆艳乎?^②

这些世之所得在对社会大劫难的痛苦体验,发人深省。每当社会大动荡、大破坏之后,产生品第升降,“一荣一辱”,“去者云来”的世理,以及“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在天,白起其咎”的警示,使得以总长沈尹一(明万历年间,殿子、宫室、民居、园林等建筑艺术崇尚俭朴而细奢华的审美取向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哲学(特别是道家思想)根源。

二、民间园墅佳构

当明天末初定时期,民间修建的楼、亭、堂、轩等建筑,大多只含园林构成要素之一,部分,略罗三昧,还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园林。当然也有符合园林审美标准而建构,如陶然亭、精舍等,但时人对这些园林的构造、景观等大都缺乏具体详细的记载,使后人无从得知其园格局、内景。朱藩的《江乘小墅记》却是一个例外。此记不仅把江乘市方氏在江乘建园本体,对园林八处景点和园主身份、家世、工艺、情

① 《王忠文公集》卷六《结苇轩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三《江乘小墅记》。江乘:今江苏古地名。清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卷四《沿革》:“自隋裁江乘,其地乃分入丹徒、句容、江宁三县,而今上元东北江乘村,固古县地也。”上元,旧县名,今属南京市。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致的具体描述上,还体现了园主和作者宋濂的造园思想,堪称明初园林记之开篇之作,是后世研究明代园林美学的重要文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首先,此记突出“别运新意”思想,“别运新意”,即“因革”,“因”指对可以利用的地表景象予以保留。何者革,何者因,如何革,如何因,都要仔细斟酌,“别运新意”。因革是中国社会、文化史观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中国建筑和园林的重要思想,明初开国文臣宋濂运用这一思想观照江乘小墅,明末造园大师计成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发展了因革思想,而以“因借体宜”作为造园的基本理念、创作原则。因革

初其芜废已久,颓垣败壁,漂摇风雨中。羊牛犬鸡之迹交错于其上。君剪荒剔翳,别运新意,或革或因,而各适其度。^①

主人对江乘城北一处败屋颓垣、杂草丛生的荒地,加以清理、改造,“或革或因”。“革”指对旧址上有碍构筑新园的地形地物,予以填埋、铲除;“因”指对可以利用的地表景象予以保留。何者革,何者因,如何革,如何因,都要仔细斟酌,“别运新意”。因革是中国社会、文化史观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中国建筑和园林的重要思想,明初开国文臣宋濂运用这一思想观照江乘小墅,明末造园大师计成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发展了因革思想,而以“因借体宜”作为造园的基本理念、创作原则。因革

其次,此记表明园林的艺术价值系于创构者的素质。江乘小墅主人高氏是一位朝廷派往地方的巡视官,为学从政皆优,“出史入经”,“长于政事”。虽为官却有山林逸士之致,又工诗,能书善画。宋濂称述他的山水之情与文艺修养:

邵使者高昌君近仁,虽尝显融于时,而翛然有山林之思。往往吞云吐霞,形之于诗;诗不足以泄之,复寓之于书,虬螭飞雉,神蛇蟄而渴骝奔;书又不足以尽之,复和墨园竹君之形容,淋漓蕤綖,生色照人,恍然如临淇川之侧。然而逸韵旷情,非标雅之居,无以适其洁修,故君宦辙之所至,必营别墅以自休焉。

高君为何要造江乘别墅?是为了寄托、抒发胸中“逸韵旷情”,“山林之思”,表现其清高“洁修”的品格,造园和作诗、写字、画画同出一个动机,皆根于山水林泉之好。这是造园思想,也是造园实践,体现了中国园林艺术与山水文化,与文人士大夫的密切关系。

其三,江乘小墅占地少,规模小,无雕梁画栋,无古木名树,无奇花异草,也无珍贵的陈设。采用的建筑装饰材料皆寻常之物,如“雪洞”以白垩涂壁,“橘中天”以苇竹为墙,而以泥和草涂抹之,上结铜丝为幕,覆以“油缯”,如此等等,体现了洪武年间园墅尚俭朴的时代风貌。但是经过园主高氏的意匠经营,他所设计、建筑的小墅八景,景景巧妙,小中见奇,甚至将自己的绘画艺术与土木建筑融成一片,虚实相生,给人以幻觉。如“雪洞”：“洞左辟圭门,中凿小池,漫以髹,四壁图海波,有喷涌突

① 《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三《江乘小墅记》,《四部备要》本。

山草木等自然物象,而很少描述建筑本身,无论内部陈设、色彩、结构。其着眼指向、观察重点,不在园之内而在园之外,不在园之本体,而在园生之间。中国园林的美学本质在于山水,无山水,则无园,不能激发构建园林的冲动,不行山水之美则难出精丽境界,不能推叠韵致更逼真。真正的人—自然景地。在一切构建园墅的实践中,山水就在近旁,不需要再花大力气,及大把金钱去做人工山水了。人与自然山水的和谐统一,这是乡村园墅的最大看点。

浙江兰溪柳塘也在县西四十余里建凤山楼,奇楼可见,群峰环拱,南有紫云叠巘,西有仙仙诸峰,“东则遥望苍苍白云之洞”“西则有五湖之望”,“群峰环抱,俯见湖之河,右落阶于高处”,“罢后仰望,西近二山争献奇秀,晴窗含青,雨色拥翠”“登此“高明之居”,可以尽情吸收领略天所精华,宇宙清气,“饱饫精华与宇宙元气”“胸襟为之豁然开远,灵犀为之透彻冰消,诚如王摩诘云:“使人语尽大青,空谷中春,自欲学“空静矣,拟侯仙、韩卢嗣失被安可,竟,折衷是夫境况非能言说起,为何如也?”“大青”即落笔大空,“中春”谓心灵世界,俯仰、朝夕皆,“仙人”名“修离翳凤,与仙人同游,谓超脱尘世的束缚,获得身心的自由。山水对审美、提升人的精神、审美直有如此神妙的作用,自是不得不“时时时接,使身心灵与山水相建楼居园亭之所取重,仍在环境,不在建筑本身。

浙江泰顺处士王汝河在城东建园居,虽朝暮与土相接,惜为城居相碍,“复因一山而建,楼在危崖之上”,眼界豁然开朗,群峰尽景入秀。土麓、云麓、山麓、水麓,有里许与湖湖相依,长山、石山、湖山、山麓、水麓,迤迤,如青黛在湖上,群山众水“环拱”于此楼止居之间,“错出窗牖之外”故称“拥翠楼”,所原为二山从四面八方,更准确地讲,从圆平环视来观照周围山麓山麓的景色,这几乎成了清室表现山水之美和人居之理想的一种普遍模式,其中蕴含深刻的人居环境和园林建造思想。被李贽《山水环境》一文赞为,是天地精华、宇宙佳气会聚之区,也因此为环境最佳之地。苏同衡所言“日月之环合,风气之绵密”,“风云之所会,青溪之所钟”,如在大环之中,找到一个最佳观察点,并在其上建造楼阁园居,功能得以左右逢源奇观壮观,而得山水之大全,此之谓“要处”。王汝河泰顺处士理翠楼,“因其要处,而翫焉”“拥翠楼”一称,又和绍兴会稽湖天四环罗索“据一山之要,而有四望之趣焉”“居于斯,序于斯,饱食日外山,水之胜,楼之胜,而造化之奇,会获得

① 《宋文宪公集》卷七《见山楼记》,《四部备要》本

② 《苏平仲文集》卷八《清源书隐记》。

③ 《苏平仲文集》卷七《厚德庵记》

④ 《清江文集》卷一五《拥翠楼记》

⑤ 《清江文集》卷二六《环碧堂记》

古人谓之“比德”。人与物所以可比,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同之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比如竹,“夫竹,冬夏不变,有五节之美焉;特立不迁,有砥砺之操焉;虚其中,抱道之器也;直其外,卓行之表也。实有似乎君子,故君子好之。”^①其观山水亦然,非止于植物。三德思维方法见诸运用可上溯到很远的时代,孔子曾水伯仁言之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之名言,便是经典事例,以后历朝历代都沿用不衰。《清江文集》记浙江上虞县南湖,伏龙山下魏氏园居,“环以竹,竹千竿,间竹于松间,与松竹相称”,“当二伏时,日罕不到,大风时来,凄凄如清秋序,有鸕鶒、子规、黄鹂、翡翠之鸟,相呼上下焉”。魏氏之居得此千亩竹园之胜,环境之美不可殚言,成为人的清静世界,群鸟的乐园。魏氏一家居此,“兄弟相处,熏然而和”,又多长寿,而至百岁。这和阳宅风水特引是千亩青青竹园的意谓确有是处不开的,而魏氏三德也与松竹三皆有相契合之处,“其为人廉而好礼,直而有文,斯合德于竹者”。安徽合肥人陈子仁菴居黄陂湖、凤台山之间,其居前,有松竹,“若蛟龙立,若幡幢列”,有巨石,“若虎豹蹲,若士坐植”。洪武间,朝廷征召至京,后出任温州平阳知县,归家故园,松竹石,名其轩曰“松石斋”。苏伯衡发其命名之意:“昔者圣人于松不曰后凋乎,于石不曰不磷乎,后凋之谓贞,不磷之谓坚,凡物之自屋间尤若之二物者”此就陈子仁言,“松竹后凋”、“磨而不磷”加以发挥,指出陈子仁所以不宝它情松竹是因为二物具贞坚之性,可取,“其所以勉”,“故比德之不服也”。翰林学士魏观在故里武昌蒲圻建菴业,“嘉花美卉种仲并直”,而于园情有独钟,曰云:“日乎冬已,其霜既落,万木枯槁,两间之生意几乎息矣,而菴也孑然而有华,盎然而俱春;傲彼阴于方隆,回彼来于初先,造物之发育于是乎权舆矣。”这段描绘梅花的赞词也是对菴上的嘉花相对自己的期许;在极凋极寒万木枯槁的隆冬季节,梅花傲然挺立,孑然安花,透露出阳生发不已,希望之春即将来临的讯息,这是多么坚强的品格。苏伯衡对魏公盛赞,至为敬服:“知宝之爱之尊之贵之,此尚德之心也。”

苏伯衡还认为,“山川草木”与“屋室门户”,环境与人居,有着密切关系,前者给后者以涵育润泽,显现出一派生机盎然,清静郁然的景象。“君子之居,则山石为之明秀,草木为之丰华,其声色之所钟,唯在其屋室门户之间,犹珠玉有宝不宝,则有宝藏则神明之至舒也”。人居得山川草木滋润,则生“津液”,则现“明秀”,居人也深获惠泽。山川草木是人类和人居之珠玉,之“宝藏”,也是观察一家一户一乡一市生为文明和道德隆泰的一个标识。明初诸家之家爱珍惜草木植被,还有社会的衰亡。一群部募兵使大同城变为废墟,草木也遭凌虐,生态破坏严重。浙江富阳曾为朱七贼所据,依为藩篱,明军讨伐张氏,“明军居戡无患时,故洛暨被兵将甚,焚斃三

① 《苏平仲文集》卷九《爱竹山房记》。

② 《清江文集》卷一四《竹深记》。

③ 《苏平仲文集》卷八《松石斋记》。

④ 《苏平仲文集》卷八《梅初亭记》。

⑤ 《苏平仲文集》卷九《爱竹山房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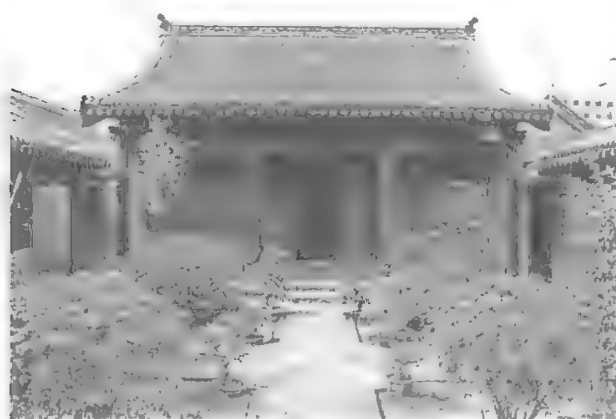
间,弃故址而不居,过者伤之”。^① 花园中的奇树珍木竟被斫断用来建造防御工事,甚至劈了当柴烧。待到“兵靖事息”,人家重建家园,种植花木。如诸暨张氏,“始辟址夷秽,创屋十余楹,旁植修竹数百,四时之花环艺左右,琴床酒炉诗画之具,咸列于室”。^② 在战乱中,也有幸免于劫难的园林及奇树,虽一园一木也弥足珍贵。张筹字惟中,无锡人,洪武九年(1376年)礼部尚书,世居九龙山(即惠山)下,其先人尝植一梧于庭,“挺然秀耸,而密叶云布,不知三伏酷烈之气也”,经兵燹而独存。贝琼感叹:“呜呼!三吴之盛,大家世族,甲第相望,嘉花异卉,敷荣交荫,四时不绝。及州县兵起,殆死于焚烧斩伐,惟张氏之梧独存,轮囷离奇,过于龙门之植,是亦系乎数矣。”^③ 此梧劫后余生,人叹为奇迹,归之于天数,备受世人珍爱。社会大动乱造成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大破坏,当一场噩梦醒来,面对一片废墟上残留的些许珍奇,社会始知故宅旧园、独木残花之可爱,然而太晚了!生态修复工程殊非易易,许多美好的东西既被破坏,是不可复原的。

1. 《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二《新西山房记》，《四部备要》本。

《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二《新雨山房记》，《四部备要》本。

631 《清江文集》卷一六《一梧轩记》

第二章 明前期园林审美之复苏



中國園林美學思想史

一、南京宫苑与功臣园林

[illegible]

1. 《明史》卷四《地理一》

② 雷从云等:《中国宫殿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第255页。

等明春、改朝、三家文也、野于王、大英、江公、海和诸一物、明有章、得进、尚第一、最时已见。据前德中而进上、金陵名士陈所(1169—1738年)记载：“中武子宅，在紫阳山南，向秦淮，有大池方四里，如，在山北填，大出内地之石者，故其土足功为第一，知书高尔丞相，故村如其云，赐第名大堤。”二十世纪初二十年生，其在相地在牙道，据宋史先生考移，“金陵丁卯左昭都，王侯第宅，夹道相望，八百里来，东边大山最大，犹可知其旧迹”。分见：字有“在大堤北，今一校记，犹存情木大堤，分为在堂”；常有“在常和山门建雕花牌楼其上，此花牌楼所以得名也”，上楼外有桥，名“楼桥”。食料了太多稀有，田中则野，大要又生又云：“明代，武台左右，因修筑一新房子后，一座新表，结果天学，又记述说：“分中更有奇景，‘在西岸之灯街，今包国以掘，旧址有塔犹存’”。又有略况，“余中丁王西园，在大内方（今城中许多）”，此一水，有苗田隆，侵其田拔；且于右安，杨州塔、广金、犹在外、老和尚、置之寺、以其之指归，昔名，拍村一百以下多区河，亩田请行，别称湖河”。南京四城为一时的形势下，唯数上平正对一大「震」曰白，温与吟诵者已多，知名日看一眼在一分上，是入大值一属。“海陵王穆氏祠，相传为魏初太子王玄暕墓前的一坐落也社，明祖开明朝始二，成为守民，秀林境”。清初余亦碑记其胜：“明司女中上回亭，全及古画，皆「若云，刻印甚短，以此较世，一二处一，落空一空，最为不悦也”。在这王司的留，封题而公，了自目袋，守由反，民子弟相碗，以下手嗣者勿氏，显宗、承子、世、世、共百六十八岁，是，“国手，不无其人世，做了个活了，新不死事”，“明三，同守”。从看四百年来的，一次更晚，更替之多，建则一事，更利富一城之最。

南京秦淮河一带，楼阁参差，粉黛群集。明洪武间，于秦淮河经的聚宝门、石城、清凉山、鸡鸣寺、太平桥等七处外建，建十四楼，即聚宝门、清凉山、鸡鸣寺、太平桥、雨花台、夫子庙、白鹭洲、燕子矶、桃叶渡、西津渡、长干里、大市口、小市口、南门外、北市二楼，或减清江、石城二楼，因称十四楼。洪武时进士李泰，“有集句诗二册，中有咏十六楼诗”，永乐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诗》有“花月春江十四楼”之句^[8]。明天顺间名臣李贤等以为建造这些名楼是为了“聚四方宾旅”^[9]。万历年周晖、顾启元《游历记闻》云：“大明初年，金陵城外‘聚宝门’一役，始此，‘秦淮河’畔妓院也”，到万历年间，“诸楼尽废，独南市尚存”。顾启元回忆明初以来妓院兴衰云：“余犹及闻教坊司中，在万历十年前房屋盛丽，连街接弄，几无隙地。长桥烟水，清

朱熹：《金陵古迹图考》第十三章《国庠及第宅》，中华书局，2006。

嘉庆《重修广平府志》卷九《古迹》。

朱熹：《金陵古图考》第十三章《园林及第宅》，中华书局，2006。

1111

《明史》卷一二五《徐达列传》

唐暉：《金陵雜事》卷上《咏十六樓集句》，《國學珍本文集》本，頁四二。

不昇等：《大明一统志》卷一六八《天府》，三秦出版社，1990。

二、北京宫苑与勋戚园林

①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女肆》，中华书局，1987。

③ 《金陵览古》，载《瓜蒂藏明清掌故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⑤ 《明史》卷六八《輿服志四》

②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四《城池》，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5) $\left[\begin{smallmatrix} \square \\ \square \end{smallmatrix} \right]_1$ 上: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隅,“栋宇宏壮,金碧相辉,其后瑶台玉砌,奇石森耸,环植花卉,清香素艳,浓郁可爱”^①。又砌方池,远引西山泉水,逶迤流入,澄波晃漾,其中玉龙吐水,其高流丈此外,又有草殿、草舍、草亭,以及堂斋轩廊,“悉以草覆之”,“四围编竹为篱,篱下中疏如匏瓜之类”,取“古人茅茨不剪”不忘俭朴之意,大学士杨荣诗云,“草径日苍苍,蔬畦亦纷披,殿宇靡华饰,俭朴同茅茨”^②。北京外城南垣安定门外又有南苑,别称南海子。“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旧为下马飞放泊,内有按摩台。永乐十二年(1414年),增广其地,周围凡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丈,乃城郭旁畧种植蔬果之所。中有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时不竭,汪洋若海,以京城北有海子,故别名曰南海子”。南苑水面开阔,保留了正京城郊一片难得的荒野。主人以为放鹰狩猎场所,后人岁时游玩、狩猎,并种植蔬菜瓜果。清代于此设围场,又设“海户”,“一千六百,人各给二十四亩”,“春搜冬狩,以时讲武”^③。“每猎则海户各围,纵骑土地躬于中,所以讲武也”。南海子水源丰富,野生动物极多,“中有水泉三处,獐鹿雉兔不可以数计”。

紫禁城为御花园(后苑)位于中轴线北端,出坤宁门即入园中,规划符合“前朝后苑”的宫殿营造法则。一处在中轴线上的主建钦安殿,体量最大,重檐黄琉璃瓦屋顶,为道教建筑,内供奉玉皇上帝像。玉皇上帝即道教三万尊神真武大帝,传说他在大和山修道得道飞升,被玉帝册封为玄武,大和山因更名武当山。明成祖发迹于燕京,借得玄武正佑而得天下,以证君权神授的大意,因此特别崇奉玄武。《孝宗实录》卷一二六:“太宗入靖内难,祀神有显相助,又于京城民偶并武当山重建庙宇,西京岁时朔望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督祀事”。在紫禁城内苑建钦安殿表明永乐皇帝对玄武和道教的尊崇,其后明代各朝相沿不替。钦安殿东西两侧堂、斋、亭、轩等建筑多呈对称排列,又在这些建筑物前后左右叠山砌池,种植松柏槐榆、海棠牡丹等花木,“因而御花园的已体于严整中又富有浓郁的园林气氛”^④。“御花园里就是一室园体,功能与宫城的前朝子步完全不同,营造者就在保持整体布局的前提下,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手法避免御花园显得过于工整单调”^⑤。御花园承乾门北对宫城玄武门,二门皆在中轴线上,出玄武门即进入宫城外万岁山景区,此万岁山与西苑万岁山同名,实为两地,不可混为一谈,“盖金元之万岁山在西,而明之万岁山在此也”。此亦人工堆叠之山,“其高数十仞,众木森然,相传其下皆聚石炭,以备闭城上虞之用也”,“俗所谓煤山者”,^⑥清人改称景山。万岁山矗立于玄武门之北,金水河

① 杨荣:《文敏集》卷一《赐游东苑诗序》,《四库明人文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② 同上。

③ 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一《京师》,三秦出版社,1990。

④ 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第1231、1267页。
同上。

⑤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598页。

⑥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第120页。

⑦ 楼庆西:《中国园林》,五洲传播出版社,2003,第78页。

⑧ 《宸垣识略》卷二《皇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53页。

镇位于中段（即“冲要”与“靖政大相”）之间，构成青、白水、修明地区五处战略据点，成为整个湘鄂边区军事战略部署的枢纽。因此，这支武装力量——红七军是在黔阳城“镇山”。

明太祖在位三十余年，对官民建造房屋的规格、等级都有定制，并屡屡申明禁令。“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占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等”；“洪武二年，令民间房屋，不得雕饰转角，重檐重拱，受脊等件，违者杖八十”；洪武九年，规定官员住宅，“不许更建宅第园亭，其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正统十二年，令稍变通之，庶民房屋架多而间少者，不在禁限”^[1]。顾起元亦云：“国初以稽古定制，绝饬文武官员家不得多占隙地，妨民居住，又不许士大夫因好湖池田产，而世相沿，散徙四方，鲜有存同列者。”^[2]明太祖崇尚俭朴，官民住宅也不许奢华，对官吏禁束尤其严格。不过永乐以来，迨至宣德年间，随着国力日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奢侈之风渐有“世家”之家兴起，一些官僚贵族之家已开始在宅前修筑园林。这些富丽堂皇的私家园林，成为当时上层官僚、士大夫聚集的休闲游乐之所。沈氏所记有云：“都下中贵园墅，外多土敞豁如田疇，及中贵”，海淀一带贵戚富豪园林，“大数百亩，穿池叠石，所费已巨万”，“豪贵家苑囿甚夥”。宋起凤亦云：“若城内得胜门之水关，后宰门北湖，其间园圃相望，踞水为胜，率皆勋戚巨珰别墅，稻畦千陇，藕花弥目，西山爽气，日夕眉宇，又俨然西子也。”^[3]明末清初之际，北京皇家园林衰落，许多王府被毁，私家园林亦多荒芜，一片清美之地。沈、宋二人所记皆明代中后期事，而明代前期宣德、正统年间已启

[illegible]

1 《市史》卷六九《輿服四》。

① 《客座赘语》卷五《占词》，中华书局，1987，第162页。

朱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饘铺》，中华书局，1959。

① 《神说》卷四《同海》，载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第215～216页。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七《名迹》，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56页。

$$C_1 = \left[\begin{array}{c} 1 \\ 0 \\ 0 \end{array} \right] \quad C_2 = \left[\begin{array}{c} 0 \\ 1 \\ 0 \end{array} \right]$$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部右侍郎韩雍在苏州葑门内姜家巷物葑溪草堂又名天锡庄，“其园林池沼之胜甲于吴下，世拟之李卫公（李德裕）之平泉庄，司马公（司马光）之独乐园”^①。户部尚书殷廉在河北涿州之西杨东郭别墅，“遂擅涿郡一时园亭之胜”^②。翰林学士丘浚出任四十年，中间因母丧曾回故里海南琼山，营构学士庄，颇为将来归老之计。东南世家大族也纷纷构筑山居别业，其址多在山林江湖之地，昔日遭战乱毁坏的名墅大都得到修复，新建的庄园也层见叠出。明代佛教道教俱盛，自永乐以来，历朝所建寺庙宫观不断增加，尤以北京、南京为盛。北京宛平一县，“版图仅五十里，而二氏之居，已五百七十余所”，“盖今天下二氏之居，莫盛于两都，莫极盛于北都，而宛平西白，实尤其极盛者也”^③。尊崇佛道的风气，明初已经开启，播扬。王英郊游时，目睹寺庙塔巍然，寺内“以黄金饰像，五彩绣幡幢，他器物备极工巧，观者目眩”，感叹“此明叔祖创寺，环布城邑，度僧至数百千”^④。而释道的兴盛也推动寺观园林的发展。

这一时期，中下层官吏和文化雅士对园林的热情尚不高，关注度、参与度较低，故文人私园也较少。关于园林建筑的记序之类文章颇多，其间偶存片言只语的鉴赏、美学评价，却未见造园专著专论，更不用说著作了一部园林美学思想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但从这些记录材料中可以提取出美学思想的因子，以为构建学理之用。

第二节 宫苑：天上人间

一、西苑历史变迁

明代西苑是北京皇城内最宏大的一处园林，与紫禁城内御花园，一南一北，一西一东，有门相通，相去仅百步而已。二园同为皇家园林精构，都具皇家气象，而西苑还有“天然山林之致”，澄湖则波之胜，这在阡陌殿宇密布，庙社、寺观、衙署、王府集聚的北京中心城区是非常难得的。

西苑旧地原为金代行宫大安宫和元代御苑万岁山所在地。金主海陵王完颜亮于明成宗元年（1153年）由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迁都燕京，称中都。前二年，即调集诸方夫役在今北京西南营建宫室，不惜亿万，极其侈靡。“营建京宫室，一依汴京（开封）制度运一木之费至二十万，牵扯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遍传黄金，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⑤其高正隆（明语）

① 丘濬：《重编琼台稿》卷一八《葑溪草堂记》，《四库明人文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② 丘濬：《重编琼台稿》卷一八《东郭别墅记》，《四库明人文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③ 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九《僧道》，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237页。

④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七《名迹》，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566页。

⑤ 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二一《国朝宫室》，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第281页。

⑥ 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卷二《海陵淫暴》，中华书局，1980，第115页。

[illegible]

万岁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花通华）岛，中统（元世祖年号）三年修繕之。其山皆以玲珑石叠垒，峰峦隐映，松松隆郁，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后，转机运輶，汲水至顶，出石龙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后，有石刻蟠龙，昂首喷水仰出，然后东西流入于太液池。山上有广寒殿七间。仁智殿则在山半，为屋三间，前有白玉石桥，长二百尺，直仪天殿后。殿在太液池中间坻上，十一楹，正对万岁山。山之东为灵囿，奇兽珍禽在焉。

[illegible]

① 宋有荣：《金史纪事本末》卷三四《章宗嗣统》，中华书局，1980，第580页。

王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二·《国朝宫室》，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第271页。

⑤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万岁山》，中华书局，1959，第15～16页。

①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五《宫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56页。

⑥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第201页。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二、西苑水环境与景观营构

据今人统计,“三海约占地二千五百亩,其中水面约占百分之五十二”^①。其水源引自京城东北郊玉泉山,循金代旧渠金河流进西城和义门,向南复向东,而后注入太液池,池水延连通惠河、大运河。太液池水有源有委,有吸有泄,长年保持水量充足,流动不腐。这一水利工程的设计者便是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明人得其利受其惠,又引进西苑之北近在咫尺的积水潭(即什刹海),设闸门,既补充了太液池的水量,又保水旱无忧。“西苑之东北角为什刹海流入三海之进水口,设闸门控制水流量,其上建‘涌玉亭’。嘉靖十五年(1536年)在其旁建‘金海神祠’,祀宣灵宏济之神、水府之神、司舟之神。”^②积水潭之水源出城东北昌平区白浮村的神山泉,聚合诸水汇于瓮山泊,流程约六十里始达积水潭。这一引水工程“解决了通惠河所必需的充足和清澈的水原供给问题”,保证了漕运的通畅^③,也使太液池水自古及今不枯不竭。其设计者、主持实施者也是郭守敬。明人在元代引水工程基础上加以完善,使太液池保持充足的水量,还根据西苑的环境特点,对其南部进行适度的开发,拓宽水域面积,形成北、中、南三海碧波荡漾的胜概。这一符合环境发展规律的生态建设,是明人之长策与胜算,也是对西苑这座历史园囿的重大贡献。

水孕育生命,也孵化美。清洁广阔的三海有各种水生植物和水禽飞鸟,一派生机,水景很美。天顺间兵部侍郎韩雍《游西苑记》云:“池广数百顷。维时时雨初霁,旭日始升,地之上烟霏苍莽,蒲荻丛茂,水禽飞鸣游戏于其间。隔岸林树阴森,苍翠可爱,心目为之开明。”^④同游者大学士李贤亦云,“初入苑,即临太液池,蒲苇盈水际,如剑戟丛立,芰荷翠洁,清日可爱”,“沙鸥水禽,如在镜中”^⑤。在此之前,大学士金幼孜曾于宣德三年(1428年)春二月赐游西苑,乘御舟泛太液池,作五言长律一首,有句云:“太液相环抱,波光欲荡浮。泓涵通碧海,澄沕秀灵湫。翠荇翻红鲤,轻澜泛白鸥。碧桃晴雨润,杨柳暖风柔。”^⑥广阔的水面,清澈的水体,如此优良的水环境,极有利于芰荷、藻荇、蒲荻、芦苇等植物的生长,也为游鱼、水禽、飞鸟提供了栖息活动的乐园。这幅天然图画,清旷秀逸,天机活泼,更不用说还要加配水面上耸峙的山岛和岛上碧树金殿了。

依据西苑地理空间特点和金元历史遗存,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水环境条件,对西苑作精细的总体规划和局部营构,也是明代西苑建设的一大成绩。太液池东西

① 雷从云等著《中国宫殿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第278页。

②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第119页。

③ 陈美东:《郭守敬》,载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3,第678页。

④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七《名迹》,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556页。

⑤ 李贤:《古穰集》卷五《赐游西苑记》,《四库明人文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29、530页。

⑥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四,《四库明人文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621页。

窄、南北长。三海中北海最大,两头尖、中间圆,形如橄榄球;中海次之,其形狭长,似短柄木梳;南海最小,形如一张圆圆的树叶。北海之琼华岛(万岁山)体量最大,近旁团城(圆坻)土屿最小,南海之南台(瀛台)居中。三岛上都有建筑。三海东岸贴近紫禁城,特别是中海、南海沿岸已无拓展空间,几乎无建筑物,北海东岸建筑较多。三海西岸,有大片空地,元代建筑遗迹亦少,可以增建不少宫殿、亭台及果园、花房、库藏等设施。明人就是根据三海三岛这些地理空间特点来营构西苑景观的。

大岛万岁山据韩雍记载,“磊石为之,高数千仞,广可容万人”,是元人重点营建的景区,建筑甚多,密度最大。明人对其陈旧者修饰之,废毁者重建之,昔时题名也大都沿用不改,保护古树名木,爱惜金人从汴梁艮岳移置于此的奇石,可谓修旧如旧,增新也有历史依据。经过此番修葺重建工程,琼华岛变得更美了。主要建筑都已恢复,又皆在旧址上按原来规制修建。李贤记云:“山畔并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顶,有殿当中,栋宇宏伟,檐楹翠飞,高插于层霄之上。殿内清虚,寒气逼人,虽盛夏亭午,暑气不到,殊觉旷荡萧爽,与人境隔异,曰广寒。左右四亭,在各峰之顶,曰方壶、瀛洲、玉虹、金露。壁间四孔,以纵观览,而宫阙峥嵘,风景佳丽,宛如图画。”建筑规制严整,主建筑广寒殿高踞山之巔,“栋宇宏伟”,韩记亦云“高广明靓,四壁雕彩云累万,结砌而成”,俨然神话中广寒宫矣。其左右有四亭拱卫,山半有三殿围护,中殿仁智与山顶主殿广寒同处一条中轴线上,四殿门户皆坐北朝南。四殿四亭建构虽具庙堂宫室之制,但是毕竟不在封建统治中心紫禁城之内,而建于山林湖海之间,主要供君王后妃、戚畹重臣游憩之需,非同皇政中枢之地。故能随山势灵活造景,铺筑蜿蜒曲折的山径,如韩雍所说,“环殿,奇峰怪石万状,悉有名卉嘉木,争妍竞秀,琴台、棋局、石床、翠屏之类,分布森列”李贤也说,山坡石壁,“藓葑蔓络,佳木异草,上偃旁缀,樛葛荟翳”。深蔚幽秀,如入崖壑。登临广寒殿直觉“寒气逼人”,“旷荡萧爽”,“与人境隔异”,此与进入皇宫内苑被重重殿宇宫墙所包围的感受迥乎不同。

万岁山南麓有石桥与小岛团城相连,桥南北并竖华表,南曰积翠,北曰堆云。团城之西亦白石长桥,横贯太液池,“桥中央空约丈余,用木枋代替石拱券,可以开启以便行船”^①又据明正德翰林编修马汝骥记载,其桥“皆白石镌镂如玉,中流驾木,贯铁索,丹槛掣之,可通舟”^②。此桥制式精美,而且方便行人、行舟。团城体量小,周围建墙垣,中构承光殿。并保存了金代古松三株,形状奇伟,韩雍谓“高参天,众皆仰视”,李贤称“枝干槎枿,形状偃蹇,如龙奋爪擎空,突兀天表”,到明正德间尚存二株,而至清乾隆间只有一株独存了,时人吴长元云,“有古栝一,槎枿如龙,传是金时遗植”^③。承光殿建构颇精丽,马汝骥云:“中构金殿,雕栊绮牖,旋转如环,俗名

①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第118页

②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四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740页

③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65页

中國國歌美羊恩德

 $\frac{d}{dt} \left[\frac{1}{\rho} \right] = - \frac{1}{\rho^2} \frac{d\rho}{dt}$

之。又一浦，藏武皇（明武宗）所造乌龙船。岸际有丛竹荫屋，浦外二亭横出水面。”^①

沿西岸由此向南,有太素殿、天鹅房、凝翠殿(又各迎翠殿)、玉熙宫、平台诸建筑,其殿与西岸凝和殿在统一规划之内。《明英宗实录》:“上命即太液池东西作行殿三,池东向西者曰凝如,池西向东、对蓬莱山(即万岁山)者曰迎翠,池西南间者,以草缮之而饰以垩曰太素。”^[2]其殿形制朴素,前后各一亭亦然。李贤记云,“殿后草亭,画松竹梅于其上,曰岁寒”,“前草亭曰会景”。又云:“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数连,池水通焉,以育禽兽,有亭临水曰映辉。”此即天鹅房。又据韩雍记,“编竹如窗,下通活水,启扉以观,鸟皆翔鸣”。建构也简朴而不失野趣,鸟可飞鸣,人可近观,而“活水”乃是禽鸟存活之本。其南迎翠殿及殿旁澄波诸亭,皆临水。又南为玉熙宫,是明神宗命众乐工习戏演剧之所。再往南便到平台了。马汝骥记云:“台高数丈,中作圆顶小殿,用黄瓦。左右各四楹,接栋稍下,瓦皆碧,南北重接斜廊,面若城壁,下临射苑。背设门牖,下瞰池,有驰道,可以走马,乃武皇所筑阅射之地。”^[3]台、殿、廊、栋,所盖瓦有黄有碧,制作也很别致。明末,台废,改为紫光阁,“阁甚高敞,树阴池影,葱翠万状,一佳景也”^[4]。除东西两岸建筑群之外,北岸闸口积水潭进水处建涌玉泉,南岸闸口太液池泄水处建乐成殿,设九岛三亭。嘉靖间于涌玉泉后隙地建金海(即西海)神祠,以祀宏济之神、水府之神、司舟之神,以显对水神的敬畏和崇奉。乐成殿旁有屋,内设石磨、石碓,以激流水力推转之,可以舂磨稻谷,以示对农田水利的重视和惠景,故曰乐成。

综观西苑包括三岛及环池主要景区,都是按统一完整的规划营建的。金元两代略具雏形,至明初成大观,明中叶列朝及万历年间继有增修,使之更加完善。景区与景区风貌各异,皆因地制宜,借水构景。东岸一线,紧挨宫城,地狭长,几无隙壤,其殿与亭大多贴水而构,精致而不高,密度较大。西岸有大片空地,但临水建筑密度并不大,且形制简朴,除宫殿之外,还有一些游乐设施,仍带野趣。这样东西水岸景观便形成一华一朴、一密一疏的对比关系,相映成趣。同一个景区内的各种建筑,亦多采用对比手法,如“乐成殿”与“藻井”、“丹槛碧牖”与“少朴”等,对比已然。芭蕉园景区岸上红花与池中碧荷交相映辉,藏舟浦景区龙舟与凤舸各呈异致;乐成殿景区建三亭,其一亭“藻井斗角为十二面,上贯金宝珠顶,内两金龙并降,丹槛碧牖,尽其侈丽”,其余二亭则制“少朴”矣^①,侈丽与朴素适成鲜明对比,给人一种奇趣。凡此小小巧构皆含艺术匠心。各景区景点铺设或平直或曲折的道路,有

1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四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741、742页。

于敏中等编《目下目田考》卷三八,北京古出版社,1983,第571页

②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四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743页。

① 于敏中等编《日本国史》卷一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第558页。

⑤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中华书局，1959，第255页。

④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四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742页。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石桥或舟桥可以通达。又通过借景、对景等造园手法,使之互相照应掩映,彼此可以相望互观。

三、西苑“一池三岛”与海上神山传说

唐代西苑皇家园林“一池三岛”的景观构成已基本格局和布局理念,由来已久,可由金元上溯到周秦汉唐。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大文化区系民族交流、融合的增加,地理的“发现”,“人们的地理视野扩大了,得到了更多的关于远方的,较为可靠的地理知识。”^①东部沿海诸齐国区的东方民族在长期航海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洋知识,产生了对神关于“广阔神岛”的向往,最流行的莫过于海上三神山的传说了。相传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有珍禽异兽,奇花仙草,不死之药,有金殿银阙,仙人居住,那是一个美丽、清静、光明、璀璨、活泼、永恒的世界。三神山离人间不远,却难到达,若有若无,恍恍惚惚。“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杂记》中,其大不可计,其广不可测,其高不可登,其深不可测,其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②。经过方士们的渲染,尤其对具有开拓意识和长生不老贪欲的强力君主诱惑极大。在方士说动下,燕齐君主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相继派人入海寻求蓬莱、方丈、瀛洲。威王、宣王之世,齐国处在强盛时期,“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礼遇诸子百家,“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③。方士也是一家,人数众多,“不可胜数”,其说盛行。燕昭王时,礼贤下士,各国人才争相为用,“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④,国家强盛,士人争相为用。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华第一个统一的帝国以后,其雄心似未有衰减,屡次巡游海上,上泰山,登琅邪,刻石纪功,布扬秦德,对海中三神山的仙境、不死之药非常向往,年复一年使燕齐方士率队入海求之,人数众多,所费巨万,一次遣齐人徐市(又名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乘船入海求仙人,后和长史随同不到一年,即返回,秦始皇大怒,方士皆亡。《史记》云:“竇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妇女人海求仙人,止在此洲,共数万家,至今世上人有一小俗,其俗云:‘人死,其魂归于此洲’”^⑤。以后秦二世胡亥及汉文帝也宠信燕齐方士,赐爵封侯,赏赉甚厚。他多次东巡海上,封泰山,幸琅邪,“登之岸,临大海”^⑥,方士徐市等说,方士多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数千人求蓬莱神人”^⑦。但是都无应验,“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

① 唐锡仁、杨文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理卷》,科学出版社,2000,第125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中华书局,1982,第1369~1370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四六《田敬仲世家》,中华书局,1982,第1895页。

④ 司马迁:《史记》卷六《燕召公世家》,中华书局,1962,第1558页。

⑤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第287页。

⑥ 司马迁:《史记》卷一《孝武本纪》,中华书局,1982,第174页。

国以来已经约定俗成,成为海上神山的标志,无须附赘他山。至此,中国以水景为主体的大型皇家园囿一池三山的营造模式便告形成。正如周维权先生所说:“建章宫苑——上林苑在苑中辟出三神山,为后世皇家宫苑三仙山模式之滥觞,建章宫苑区是历史上第一座具有完整的三仙山的仙苑式皇家园林,‘一池三山’从此以后遂成为历来皇家园林的主要模式,一直沿袭到清代。”

[illegible]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中华书局,1956,第5617页。

② 徐松辑:《河南志》图九《隋上林西苑图》,中华书局,1994,第217页。

50 《大业杂记》，转引自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96页。

① 徐松辑:《河南志》图九《隋上林西苑图》,中华书局,1994,第217页。

③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卷九《洛阳下》，中华书局，1991，第119页。

5. 魏征:《隋书》卷六八《宇文恺列传》,中华书局,1971,第1599页。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中华书局，1956，第5620页。

草创于金,扩建于元,完成于明,增饰于清的北京西苑,跨越四朝,明人功绩尤著,使这一皇家园林达到了园林史上最高成就,至今仍保存完好,基本面貌完好。它和秦汉隋唐皇家园林一脉相承,均依“一池三山”模式营构。其所蕴含的造园思想,对后世私家园林产生了深远影响,影响着中国造园艺术,对当代城市、公园、湿地公园、郊野休闲区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第三节 山庄:厚生适意

一、山庄别墅之兴建

山庄又称山居,或简称“庄”。作为私家园林的一个类别,起初由皇族、官僚、富豪所属庄园衍变而来。在庄园基地上建造堂馆亭台等居处,凿池叠石,绿色环境,不但可耕居,还可游可观可赏,可娱耳目适心志,这样庄园就成了山庄园林或曰别墅、别业了。此类私家园林始见于汉代,后世渐多,如东晋诗人谢灵运始宁(今浙江嵊县一带)山居,唐代名相裴度洛阳午桥庄、李德裕洛阳平泉庄,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山庄园林。

明初结束了战乱,天下归于一统,安定的社会环境利于山庄别墅的恢复和发展。官吏年老致仕,或厌倦宦海浮沉,还有科场屡试不中而生退隐之心的士子们,都想寻找一个永久或暂时安顿此身的落脚点、安乐地,以娱暮年晚景,以慰失落意绪,山园则是最佳选择。又其人大多是有家底的,有祖传旧业山庄和田园,其地域在城中或在近郭,或在山林郊野。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水乡山村,分居着许多著姓大族,田产既多,亦置山庄。在元明之际的动乱年代,这些人家大多破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重整家园,修葺或再建山庄乃是情理中事,更不用说那些有子弟在朝为官甚至高官的人家了。于是一座座修饰一新的山庄园林便拔地而起。葑门内在苏州就有两座有名的山庄:一座是吴氏东庄,主人吴融是礼部尚书吴宽之父。另一座是葑溪草堂,主人韩雍(1422—1478年),正统七年(1442年)进士,历官兵部侍郎、右部御史。“治第于葑溪之上,盖豫以为退休归宿之地也,其园林池沼之胜甲于吴下。”^①宜兴吴纶(1440—1522年),字大本,号心远居士,终生不仕,人称“吴隐君”^②。家产不逾中人,“创别墅二于溪山间,南曰樵隐,西曰渔乐,逍遥乎其间”。子吴仕,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官至四川布政司参政,归筑石亭山居^③。从

① 丘濬:《重编琼台稿》卷一八《葑溪草堂记》。

② 王鏊:《震泽集》卷二六《葑泰直大夫礼部员外郎吴府君墓表》。

③ 王世贞:《拿舟续稿》卷六《石亭山居记》。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子吴俨(1457—1519年),字克温,号宁庵,成化二十二年(1487年)进士,历侍讲学士,累升南京礼部尚书。亦置山庄。大学士李东阳、费宏并有题诗,李诗有句云:“买田阳羨皆成梦,犹羨君归有故乡。”¹致仕归去,买田置庄,优游岁晚,是这些显宦的一种梦想,有的能实现,有的未必如愿,梦终究是梦,如曾任前辅的费宏就发过这样的感叹。除了吴中地区,两浙、江西地区亦多庄园。江西乃是丘陵江湖洞天福地之多,重门第,敬宗族,尚节义,讲儒学,宋元以来世族著姓、学术文章颇盛,自然环境与文化风气有利于山庄的兴建。仅以吉安府为例,其下属泰和、吉水、安福、万安、峡江诸县,几乎县县皆有山庄别墅,有关记载常见于明初江西籍名臣杨士奇、解缙、金幼孜、李时敏、王直诸公文集。明初在中国极南之地琼州府琼山县(今海南省海口市),其大姓与任宦之家也乐于营构山庄,其最著者当推丘濬之学士庄,其同乡友人王才之长乐居颇饶一园林之致。北方山庄园林主要集中于北京近畿一带,多为贵戚巨珥所辟。北方大臣致仕也有在故土辟置庄园的,顺天府涿州(今河北涿县)人殷谦(1417—1501年),字文勃,号逊谦,正统四年(1439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左布政使、户部尚书。年届古稀,乞休致仕,即其父城东别墅故址加以改建,“起其废而新之,四周有垣,中有亭,汲有井,疏有畦,补其缺而浚其湮,凡昔所有者,悉复其旧,又加辟焉。曾未几时,蔚然成林,遂擅涿郡一时园亭之胜”。主人殷氏“得以桑榆之景遂其田园之乐”²。此类北方庄园较之南方山居,数量少得多。

设置山庄需要大片土地,其址大都在城郊野外,城中较少。明初城市人口密度低,不像中后期那么稠密,虽繁华如苏州也有荒地。生活于初叶与中叶之交的苏州人王锡(1433—1499年),目击成化前后的姑苏市况萧条和繁盛的两重天: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缮亦隶教坊,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监间,余尝入城,或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³

元末,群雄割据,张士诚称王于平江(苏州),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等江浙富庶地区都曾是他的势力范围。明有天下,实行迁户政策,将苏州等地富户迁往南京、北京、中都凤阳(“三都”),乃至边远地区,导致苏州等繁华城市长期萧条。直到百年后的成化年间才由衰转盛,其中以苏州恢复最早最快。萧条期城中无土地资源,有之则就旧园故地修复之。明代前期经过几十年的治理,社会比较安定,民生有所改善,乡村和城市尚有闲置土地可供建园之用,士习民俗古朴醇厚之气未散,凡此种种都促成了山庄园林的兴起。

1 李东阳:《李东阳诗文集·诗续稿》卷五《园亭雨坐》,岳麓书社,1997,第89页。

2 丘濬:《重编琼台稿》卷一八《东郭别墅记》。

3 王锡:《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中华书局,1981,第12页。

二、山庄别墅之范例

在明初诸臣的文集里,往往收有记录山庄的文字,甚至同一部文集载有十篇以上的此类文章。山庄园记的大量出现,是其园繁盛的见证。作者或为园主本人,或代人捉刀,皆一时名臣。这里举几篇代表作,略作说明,重在探讨其文化审美意涵。

《举冈八咏记》,载周是修《龟庵集》卷六。是修(1354—1402年),初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末为霍丘训导,迁周王府纪善,建文间调衡王府纪善。燕王起兵,陷南京,是修不从,自经于应天府学尊经阁。举冈,泰和城郊山冈名,是修取以为庄名。是园经始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爰始爰谋,爰度爰构,乃疆乃理,以垦以濬,于是基址田园,溪池林路,各得其所,群卉百果,靡不毕植”,越十年余,乃成气候。园有堂,有轩,有池,有亭,凡八景,朝臣名士各拈一景为咏,故称“八咏”。衡王赐大书“厚本堂”,复赐“涌翠亭”额,厚本堂为举冈庄园主建筑,其命名有深意焉。主人特予明示:“祖者,人之本;而启基者,又此地创始之本;至若耕读,以为治生之本;种植,以为利用之本;积善以为传世之本;事上,以敬为本;接下,以恕为本;立身处家以中正勤俭为本。凡此者皆所当厚也。”宗法关系、制度、伦理是构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是一国一家之本,敬祖是维系人伦宗亲和精神信仰之根。且土地田产为祖上所留赠,将来还要传于子孙,因此营建山庄总要留下敬祖奉宗的亲缘文化烙印,并体现于建筑设置上。周氏举冈庄园不仅有衡王榜书“厚本堂”,又建“奉祠墩”,构室其上,“以奉先祠,为龛二层,上叙祖考之位,下将设启基之像,置田以供岁祀,器什物品仪礼具着成式”,考虑布置非常周到,孝敬之心如祖宛在。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基础,是广大民众基本生活来源,士大夫以读书出仕获取俸禄为生活依靠,故耕读乃“治生之本”,至于种植利用也属治生之事。举冈有田地、溪地、果园等农业生产资料,以供治生之需,这是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之本。山庄既为园主居住之所,又为观赏之所,故在观赏建筑上,周氏建有“涌翠亭”,“涌翠”便是观景建筑,登其上,可见泰和武山“浮岚暖翠”,“如波涛汹涌,上薄霄汉”,周遭“山水盘回,原隰平旷”,俱收眼底。山庄之内,辟“洗砚池”,架“演清桥”,“百泉涓涓,会而为溪”,“汪洋澄澈,可濯可湘”,令人耳目心神俱清。

《吴氏西庄记》,载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八。幼孜(1368—1431年),名善,以字行,江西新淦(淦今作干)人。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授户部给事中,洪熙初拜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吴氏西庄在今吉安峡江玉笥山麓,为北京吏部员外郎吴嘉靖世居之地。其它山川奇秀,“前后峰峦秀拔,岩谷杳密”;植被茂密,“长松巨柏,森耸霄汉,修竹茂林,蔽亏烟日”;鸣禽群集,“禽鸟上下,鸣声互答”。吴氏居此,四时享有山水之乐。“而又田有稻秫,林有桑麻,圃有菜茹,池有菱芡蓂,场有鸡犬牛羊,溪有鱼是鳊鸭,可以给衣食赋税,为宾祭之奉。”生活都有保障,无饥寒之忧,也不愁官府追赋之扰。吴氏为地方巨族世家,“自唐成宋元以迄于今,盖千百年于此矣”。“其间文献之相续,世泽之相承,子孙系序是相传,绵绵延延,致久远而不坠”,究其

中国园林艺术思想史

原因,“实由先世积累之深,诗书福泽,有以沾溉于其后者如此耳” 世德不修,诗书不讲,虽有山水之胜,田园之乐,亭台之美,终不能传之久永。环境,土地,人文,三者对构建山庄是最要紧的,园中泉石布景、亭榭建筑乃属第二义,此记无一笔描述庄内人工造景盖缘于此

《学士庄记》,载丘濬《重编琼台稿》卷一九。濬(1418—1495年),字仲深,广东琼山(今海南省海口市)人。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授编修,进翰林学士,弘治间累官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邱氏世居城中,郭外有祖田,成化初以母丧解官归里,与兄邱源字伯清规划庄园,划田为三,其二仍为耕地,岁有所获,其一为园墅。凿沟引水,缭绕入庄,叠石为三小山,山下有亭,环种野花。又开方塘,塘心砌石为“钓台”,台前积土为圆堆名“小鳌峰”。环庄皆种竹,杂蒔花果草木。中构堂三间,翼以两室,前为圆亭,有九曲之渠绕之。其外门曰“学士庄”。此其大概,因地制宜,简朴有致。丘濬有题山水画诗云:“居山不见山中佳,厌饫林壑轻烟霞。一朝别山出城市,黑风黄日昏尘沙。广庭曲巷通幽处,垒石栽花修胜具。眼中仿佛虽逼真,毕竟人为靡天趣。回思旧隐隔世间,欲一见之千万难。”(《重编琼台稿》卷二《题山水图》。)自幼居山中,看惯了林壑烟霞,不觉其佳,及来京为官,遇到沙尘暴雾霾天,但见“黑风黄日”,这才觉得家乡青山绿水之可爱。城中人家在幽曲中叠石造园,虽然逼真,但总乏“天趣”。丘濬回到故郊野营构山庄,尽量利用原来的溪水田陇特点叠山凿池,砌屋构堂,不仅节省人力物力,又自然环境相协调,而含“天趣”。“天趣”也是当时山庄园林所共有的审美法则,不独学士庄为然。

丘濬服母丧三年期满,即回京复旧职,此后二十年间一直怀念着故乡琼州,怀念着学士庄。《风入松·学士庄》词云:

琼城西畔小瀛洲,景到十分幽。玉堂天上仙凡隔,人归也,带得风流。占断丹山碧水,移来玉宇琼楼。

冬檐暑簟趣休休,暂乐北林丘。虽云绝岛穷荒地,清高处,不减中州。不自承恩归老,那时任意优游。^①

可是没有获得皇帝的恩准,放他归山,晚处“以疾卧家,连章乞致仕,优诏不允”,“薨于城东之私第”^②。“私第”指丘濬在北京的第宅。史称:“濬廉介,所居邸第成瓦屋,中无纤尘。一辟书室,北窗,左右以几,中设几一席。”^③丘濬面对了现实,他明白,“臣等所居官舍,皆以官舍为名,而实非官舍也。臣等所居官舍,皆以官舍为名,而实非官舍也。”^④“老之计”,他五十岁时构筑的学士庄便是拟将归田之地。他认为出仕者当明出处进退之理,知其时,循乎礼,“出处有其时,而进退当以礼,苟知进而不知退,有以进之而无可以退之地,以是而事君则昧”。他筑学士庄还基于对士与农、仕与耕相互

① 丘濬:《重编琼台稿》卷六

何乔新:《椒邱文集》卷五《文庄丘公墓志铭》

③ 《明史》卷六九《丘濬列传》

的又一事证)。吴氏故宅旧园“既荒落不可居”，乃徙他处而依姑父顾氏。“顾方以柴堆里中，久而家渐衰”，又见其诸子“鲜克承家”，病中垂危之际，托付孟融代理其家业。经他长年打理，“以勤俭谨畏拓家以大”，而于城东祖居旧业，“未尝一日敢忘”，“晚岁益种树结屋，为终老之图，因自号东庄翁”。后以其子翰林修撰吴宽赠封儒林郎，命下之日已遘病，旋卒，年七十有七^①。综观吴孟融生平大略，可知他是平民百姓中的一位仁者、智者、勇者，他耕田种菜，似曾经商，治家理财，都精明有方。又以数十年之功经营庄园，“岁拓时葺”，兢兢业业，终于在繁华昌盛园林相望的苏州建造一座占地数十亩具有田园风光的山庄别墅，这是他生涯的一大创造。常言道，文如其人。园林艺术亦然。东庄古朴本色的建筑特色，稻畦菜圃的田园风味，不就是庄主孟融的精神品格和审美情趣的写照吗？

孟融之子吴宽(1435—1504年),字原博,号匏庵。成化八年(1472年)进士,状元及第,授修撰,弘治间为翰林院学士,升礼部尚书。《明史》本传称:“宽行履高洁,不为激矫,而自守以正。于书无不读,诗文有典则,兼工书法。有田数顷,尝以周亲故之贫者。”同郡友人、大学士王鏊则称:“公好古力学,至老不倦,于权势荣利则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时于所居之东,治园亭,杂时花木,退朝执一卷日哦其间。”^[2]吴宽立高声隆,而端确恬淡不改父风。他长期在京任职,常常惦念故园东庄,一草一木皆关心。尝闻园中其父手植冬青树死于风雪寒冻,自己幼年所种木犀两株也遭摧折,不胜伤感,有诗记之:“我家冬青树百株,先子手种东庄上。年深郁郁丈余高,能与东庄作屏障。我家木犀树两株,亦复团团高丈余。少时我种东园里,犹忆此地称山庄。家僮寄书来报说,园林遭厄家家同。去岁何期大风雪,冬青根远犹日疼。木犀叶落仍不发,其余橘柚与篁竹。畏冷固宜难尽活,吴中三月春已残。生意萧条如十月,嗟哉气候何如斯!”^[3]东庄竹树茂树,品种亦多,有些为园主亲植,吴宽少时也曾参加植树的劳动,对东庄是很有感情的。其侄吴奎取东庄竹田为号,喜其“不忘旧业”,赋诗一首赠之:“断桥流水接村墟,中有修篁一亩余。附郭久为先世业,筑场已近王官居。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4]吴宽也写了首诗给侄儿,说在竹田种竹,“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5]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6]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7]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8]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9]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10]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11]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12]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13]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14]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15]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16]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17]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18]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19]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20]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21]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22]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23]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24]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25]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26]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27]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28]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29]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30]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31]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32]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33]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34]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35]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36]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37]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38]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39]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40]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41]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42]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43]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44]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45]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46]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47]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48]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49]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50]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51]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52]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53]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54]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55]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56]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57]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58]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59]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60]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61]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62]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63]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64]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65]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66]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67]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68]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69]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70]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71]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72]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73]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74]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75]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76]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77]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78]吴宽还有一首诗,说“竹田可种竹田宜,竹田可种竹田宜

1 吳寧：《平藏集》卷六。《先考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府君墓誌》。

3. 王翬：《世泽集》卷二《文定公仲直碑》。

③ 另见：《宝藏集》卷二八《国子监树为大岁风折而死》。

⑤ 吴宽：《家藏集》卷七（二）《隆池阡表》。

多科第仕宦显盛之门,亦不乏栖居林下高隐之家,两类家族可以互相共存,同一个家族在不同时期的位置可以互易,而淡泊荣利,风韵高逸,则为“吴人称慕”。吴宽及其子孙为了继承前代旧业和家风,保留家世美好的记忆,没有对东庄折旧翻新,进行豪华的装修,而是尽量保持原貌旧观,唯增建“看云”、“临渚”二亭,是另一从子吴奕所为,以待叔父“归休与诸老同游”。吴宽闻报,喜而赋诗一首,末二句云:“兴优步履作轻便,更欲池边置小舟。”¹ 届时只怕年老体衰,足力不济,行动不便,故托侄备小舟一艘,以为游具,回归东庄之心怦然跃动。当时与吴宽同朝高官闻孟融翁之贤与东庄之胜,或作文,或题诗,吴门名士如沈周、文征明等也有题咏。文诗云:“渺然城郭见江乡,十里清阴护草堂。‘知乐’漫追池上迹,‘振衣’还上竹边冈。东郊春色初啼鸟,前辈风流风夕阳。有约明朝泛新水,菱潭堪着野人航。”² 时吴文定公已下世,而东庄“十里清阴”、“匝地绿阴三十亩”的绿色环境³,吴氏“前辈风流”的文化底蕴,给世人留下无限景慕的情思。



沈周西溪图

三、山庄别墅农耕文化与审美功能

“夫田庐者,耕者之所憩息也。”⁴ 金幼孜云:“予谓墅者,田庐也。古者田中有庐,以为耕者之所憩息,后世大家巨族往往即山林幽绝之处,作为陂池亭榭,以为游观临眺之所,谓之别墅。”⁵ 起初在田间建屋,只是为了农

¹ 《家藏集》卷二八《奕侄构亭于东庄》

² 《文征明集》一九《游吴氏东庄题烟嗣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05页

³ 《文征明集》卷二《题东庄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25页

⁴ 《全文靖集》卷二《田庐记》

致力焉,梗秫菽麦黍稷诸种皆树艺。溪有芰蒲荇藻,溪之外,山麓多美苻,马驴牛羊、鱼鳖鴈鸭之类,纵饲其间,皆博硕肥腯,生育而不穷。凡祭祀宾客、养老饬幼、冠婚庆吊诸用,不外求而足。

农业是衣食、赋税的来源,也是延续宗祧、敦睦亲友的依靠,山庄作为永久居留之所,生产是其根本,不能不多开垦耕种。早在先秦即传习的基土营生之道上,古人早已有所认识。《礼记·礼运》云:“孔子作春秋,而乱世衰微,天下无道,耕者多而食者寡,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因此为长远计,虽世族也不废农。”正如丘濬所言,“仕者其暂,而耕者其常”,这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一种常态。这也决定了山庄必须置田,不脱离耕稼种植。

《金文靖集》卷八《长溪别墅记》云:“山庄虽行于世者久矣,然非特田田而活耳,还要满足居者的审美需要,精神愉悦。《礼记》云:‘乐其山水之胜。’”^①王直云,“有田园之利”,“有江流之胜”^②。杨士奇也并举土地田园之利与山水林泉之适,来赞美泰和梅溪山庄的:“其山水环抱明秀,其原田广衍,弥望皆沃壤,处乎是者,皆有以厚其生而适其意,无幕外之累”^③。“厚生”与“适意”,点出了山庄别墅的特质与功能。

山庄之设必择溪山环绕、林木苍蔚之地,生态环境绝佳,宜居宜体,赏心悦目。《金文靖集》卷八《南园别墅记》云:“南园在长溪之南,背山面水,环以竹树。如李杜所云‘开轩俯乔木,坐卧看苍苔’;‘清冷可受,其下,乱石;佳木茂林,阴森蔽日;禽鸟上下,鸣声相答;白云烟光,蔽亏朝夕。诚幽绝奇胜之所萃’”^④。吉水胡氏山庄,“环山四傍,川原林壑,远近映带,而烟云风日,变态之状,四时朝暮,粲然呈露,无不可赏而可爱者”^⑤。又新干萧氏山庄:“上距玉峡,下接涪湘,前瞻玉笥、羊角诸峰之秀,后据百丈均山、鹤峰之胜。其地夷旷饶沃,居远近皆竹树桑麻,缘江多兰芷,鱼雁凫鸥,游泳上下。风帆浪舶,往来蔽亏,水光云影,浮动太空。而四时之间,凡可以供临眺者,举出于履舄之下”。^⑥此类记载还可以举出许多。山庄别墅处于广大辽阔、清洁幽美的生态空间,丰富多样、朝夕变幻的自然山水景观,是其他诸类园林难以提供的。

田园和农作物早已成为中国文人的审美对象,田园诗与山水诗并为中国古典诗歌王国的重要领地。山庄一般都有大片土地和水面,以供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栽

① 《抑庵文后集》卷五《长溪别墅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金文靖集》卷八《浙江八景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抑庵文后集》卷三《南园别墅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东里文集》卷一《杨溪书室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金文靖集》卷八《南园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金文靖集》卷七《胡氏山居八景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金文靖集》卷八《象江八景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长东居的规模较一般山庄别墅要小,其庄田也不种稻麦菽粟等庄稼,更不养家禽家畜,而植果蔬、花药、竹树等经济类林木,乃重资生之利。同时又引山泉,为曲水,凿深池,莳百花,构亭开轩,则完全出于流憩玩赏的审美需要。因此,称其山庄别墅,可以;叫它私家花园,亦可。王氏长乐居还透露了这样一个文化心理信息:当明初叶与中叶之交,即天顺、成化之际,在文士中已有人把构建和欣赏园林作为人生价值的追求,作为生命的寄托和终生的乐趣。地处中华版图“天涯海角”的琼州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繁盛的苏州和江南地区了。这是推进明代中后期园林走向全盛的内在驱动力。

① 《重编琼台稿》卷一八《长乐居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同上.

(3) 《东里文集》卷八《中溪八景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 《东里续集》卷一《萧氏林泉居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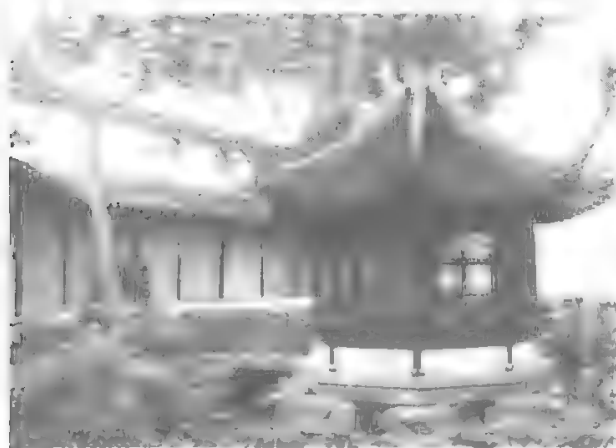
之墟，则或数数易主，可胜慨哉！”^①家族、子孙尚且不保，又况其居其园乎？也有宗族绵延千百年，山庄田园历久而不废，长享山水园池之乐的人家，江西新淦吴氏山庄便是一例：

天下山水奇胜之区，所以娱乐极耳目之欲者何限，曾不转瞬鞠为草莽，无复遗响者有之。吴氏自唐历宋元以迄于今，盖千百年于此矣，其间文献之相续，世泽之相承，子孙系序之相传，绵绵延延，致久远而不坠者，岂偶然之故哉？实由先世积累之深，诗书福泽，有以沾溉于其后者如此耳。^②

决定园林的兴废有主客两种因素。客观因素是社会历史的安定与否,主观因素则是主人家族的贤良与否。昔人特别看重园林的人文积淀,家族的德泽流传。《世说新语·容止》云:“桓温尝问王右军:‘世当复有如卿许?’王曰:‘无复有。’”王羲之的为人、为人文积淀,二者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人文是园林艺术的灵魂、命脉。

上《东里续集》卷一《萧氏林泉居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金文靖节》卷八《吴氏西庄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三章 明中期园林审美之振兴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一、借奇观 因故有

王鏊记其陆巷园居静观楼所见胜景：

2. 文征明：《文征明集》卷二八《大傅王文恪公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楼在山之下,湖之上,又尽得湖山之胜焉。山自莫厘(东山主峰)起伏逶迤,有若巨象奔逸,顿首还顾,遂分为二:一转而南,为寒山,郁然深秀,楼枕其坳;一转而北,复起双峰,亭亭如盖,未如长蛇,夭矫蜿蜒西驰。西洞庭偃蹇如屏障列其前,湖中诸山或远或近,出没于波涛之间,烟霏开合,顷刻万状。一登斯楼也,亦可谓天下之奇矣!

又记其弟秉之且适同东望楼之胜:

北望则横山、灵岩若奔云停雾。西望则穹窿、长沙隐现出没,若与波升降。东望则洞庭一峰,秀整划净,松枫郁郁,若可掇而有也。茂郊原翠雨,草树有辉,或时落斜阳,烟云变态。于是为劝兄觥,举酒相属曰:“乐哉游乎!”

园林小小天地,却能广揽天地山川万千气象生动气韵,“天下之奇观”,“若可掇而有”,而为我国中之物,这是妙用借景的美学效果。王鏊又有怡老园,为其子延哲所筑,以娱父致政养老之地。园在苏州阊、胥两门之间,旁枕夏驾湖,临流筑台,雉堞环其前,有“清荫看竹”、“玄修芳草”、“撷芳笑春”、“抚松采霞”、“阊风水云”诸胜。^①此为城中园,也有景可借,而具野趣。文征明诗云:“名园诘曲带城闉,积水居然见远津。”^②园中池水与“远津”指运河相通,河水流光远影也是引借远景而入园。

崇尚自然的造园审美理念,不仅体现于“借景”,收摄天地山川之景使园内狭小空间与园外山水巨观对接;而且体现“构景”,根据园林划定范围内的地形地貌地势地物以至地质条件,叠石累山,凿泉引水,构屋架楼,充分利用原有的地理优胜来规划、营建园林景观。这种造园构景方法省力省钱,又保留了景观的本来面貌而存天趣,符合亲近自然、顺乎天然的美学观念。

福建延平多佳山水,萧九成之园特占其胜,园景皆据其地山泉形貌态势构之,“因其故为之”,“故”者,本来也。园有十景:

园东抵东山,山之麓青壁数仞,苍翠巉绝,有岩岩之气象,是为“石壁”。石壁之下,巨石坡陀,平衍可坐数人,曰“盘石”。泉出山下,自南流入,旱涝不见盈涸,曰“源泉”。源泉灈灈,西北诘屈流,导为流觞,曰“曲水”。曲水流数十步,渚以大池,广可数亩,曰“方池”。水自池下流,日夜不息,作碓其旁,其机自动,不烦人力,曰“水碓”。水抵北复南,折为大溪,有石临之,曰“钓矶”。石壁之左,有窟如屋,相传昔人炼丹于此,曰“丹穴”。曲水分支西流,有轩瞰其上,曰“漱清”。缘溪作亭,溪外诸山隐隐可见,曰“知高”。山之松竹杉桂,四时苍翠郁然,名花叠列,怪石骈峙,皆可以供游观者。^③

① 王鏊:《震泽集》卷一五《静观楼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王鏊:《震泽集》卷一六《东望楼记》。

③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二《吴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④ 文征明:《文征明集》卷一二《传子奚先生西园游集》。

⑤ 王鏊:《震泽集》卷一七《天趣园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萧氏园十景,全依天然山泉构成。有些景点几乎全然不施人工斧凿,仅题命而已,如“石壁”、“盘石”、“源泉”、“钓矶”、“丹穴”;有些稍加人工疏导即成,如“曲水”、“方池”;有些人造农具、景物,如水磨,也用自然水力推动机关,“不烦人力”,这已符合许多人对景观水磨高明多了;园内建筑仅有两座,“漱齿轩”与“仰高亭”,皆依溪而筑而建,一俯瞰清流,一遥观峭岳,构思为妙,意在出水之间,非大建章之界。同园林主人和园记作者对这座园林作了很好的诠释。王鏊云:“凡所规划楹,巨人力为之则费且劳,因其故焉则省且佚;吾之有是园也,吾无作焉^①。”建园是为了“游观”,寻求佚乐,倘不自量力,“则费且劳”,而失游观之旨,也无乐趣可言。王鏊进一步指出:“予以为今之事游观者,绝涧壑,隳丘垄,披濯莽,疲极人力,甚者如李卫公、李太白,其劳且费矣,然求之园之天趣不可得也。”当时也有造园的人学做法与萧氏完全相反,不是因地制宜,而是破坏自然生态,截夺水源泉脉,破坏一木一石,不植木植被,不但劳民伤财,自然美也失殆尽。王鏊从成功与失败两种事例,指出遵从“天趣”造园美学准则的重要意义。

福建莆田柯奇征石庄也是一座饶含天趣的园林。莆田有乌石山,“在城东北隅,城西北有梅山,与乌石山相连,两山之间有小西湖”。^②柯氏读书山下,寻得“异境”,“辟其翳以为圃,亭其流,一为池,掘其蓄以为亭,一为戒,而亭左右皆奇石,立者,立者,仰者,俯者,奔者,翔者,啄者,攫者,皆若来效于前,因名曰石庄”。^③主人对此非常得意,以为较之唐代名贤牛李相国、李南谷等爱石相国,“万万上之万万,且目之玩”,“易代之后,云散鸟逝,或为豪强所夺”,而已之石庄“不劳一夫,不破寸壤,不为豪右所嗜,而常为吾有乎少”,其胜牛、李之徒远矣。“不劳一夫,不破寸壤”,尽量不动原石的石泉摩,更不掘凿,也不大兴土木,构建豪华的亭馆,以保存自然景观风貌,表现了园主对自然生态的尊重和珍人力物力的心态,而且构建亭馆而不费一钱一工,不加任何修饰,不增任何兴建,关键在于不失天趣。

二、保物性 存天趣

顾璘(1476—1545年),字华玉,号东桥居士,上元(今南京)人,祖籍苏州吴县。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仕至南京刑部尚书,少负才名,擅诗文,璘与同里陈沂、王士玉,号“金陵三俊”。弘治十四年,移居南京,筑室常满园于城南城东,青溪附近,即陈沂卒之后。此城中小园,“袤五十步,广半损之,中取纤径通步,余尽蒔植以延从绿,修竹后挺,嘉木前列,周除芳卉美草,期四时可娱”。有“爱日亭”、“谋斋”、“促膝轩”、“缘率室”等建筑。狭小逼仄,似乎无景可借了,而与园紧邻的竟是数百亩旷野,此地原

① 王鏊:《震泽集》卷一七《天趣园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六《福建二》,光绪二十五年图书集成本。

③ 王鏊:《震泽集》卷一七《石庄记》。

④ 同上。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第二节 陆深、杨循吉诸家园论

一、寄情托志

自晋宋缙绅士大夫筑园林兴起以来,园林的对青意味、个性化渐浓,园林主人借园以寄山水之作,高隐之志、终老之志,其高士、文人墨客更是如此,构建园总是力求合乎自己情志所尚、审美趣味。北周诗人庾信有《小园赋》,谓其居园时,如处“一枝”、“一壑”,有寄易安之情,“闲居之乐”。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洛阳城东南阡陌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住宅改建新园,以需士人知足常乐,“如鸟择木,姑务安妥,如鲋居坎,不知游颡”的思想情感^①。王祐洛阳,名园相望。神宗熙宁四年(1067年),司马光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上疏自劾乞致仕,王祐造独乐园。各中诸园,是园最为简朴,“卑小不可与他园比”。“可适徜徉,唯适所适”。王祐在朝四十年,正德间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虽居清要,但受口舌之辱嫉恨排挤,“时憚日益骄横,疾视文臣如仇”,因此这首相做得并不如意,遂乞疏乞去。之前,曾在京西筑独乐园,名“小适园”,以慰宦情乡思。偶见小园花开花落,发为小唱:“鱼鳞满地鸟斑斑,蝶怨蜂愁鹤惨颜。只有道人心似水,花开花落总如闲。”^②及由内閣告归,乃于故里东山筑真适园,实现了初志。王祐自云:“予于世无所好,独观山水园林花竹鱼鸟,予乐也。昔在京师作园号曰小适,今日为閣告归,又作园号曰真适,盖自是始足吾好焉耳。”何谓“适”?“穷达进退,一委诸天,而不以概于中,是其所以为适也。”^③也就是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穷达进退任其自然,乐其情志所好如山水园林花竹鱼鸟,此即所谓“适”,或曰“自适”。

其时吴人在北京居官为清要者,每于宅第旁构小园,除王祐小适园外,吴宽于所居崇文街第辟亦小园,有海月庵、玉延亭、春草池、醉眠桥、冷泉、养鹤诸景。陆深居第有高楼,改葺为园。陆深(1477—1511年),字子渊,号俨山,上海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正德初因忤宦官刘瑾,出为南京主事。瑾诛,复官编修,历国子司业、祭酒。嘉靖间忤权臣,谪福建延平司知,升山西提学副使,改

①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六九《池上篇并序》,中华书局,1979。

②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载陈植、张公驰选注《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③ 司马光:《独乐园记》,转引自《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

④ 文征明:《文征明集》卷二八《太傅王文恪公传》。

⑤ 王鏊:《震泽集》卷二《花落又作》。

⑥ 王鏊:《震泽集》卷一六《且适园记》。

⑦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五《内城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浙江，迁四川左布政使，召为太常卿兼侍读学士。弘治间任翰林院编修时，母吴氏多病，乃迎养于京，就楼居辟园。主人有记云：

陆子卜居长安，爰得高矮，硕柱劲梁，下为三宇，悉朝其南，高明静虚，是故夏凉而冬暖也，以奉吾母。

吾母喜深退，而亦喜登兹楼以望焉。面临广园，南风徐来，城堞蜿蜒自东直趋，而正阳、宣武二门卓立相向，若两山然。西山隐起半空，霄环奔斗，吐抹云雨，变态立异。回睇崇文，若孤峰插霄，平眺则绿城卉木，高低隐映，万瓦鳞次，如陈几案，都城之异境也。背负巨槐，团栾扶疏，寿可百岁，偃覆檐除。每朝曦初起，则浮绿满楼，动摇不散，因援古诗“绿槐荫雨”之句，命之曰“绿雨”，盖将于此息焉。

楼既高爽，又洞中含风，于高处下宜，乃障其东偏一楹，覆以承尘，饰以起椅，视具而纯白焉。纯白曰素，素存而天下之变具矣。传曰：“素位而行。”故命之曰“素轩”。又障其后为小室，启一户与轩通，中设木榻一，棊几一，古琴一，铜香鼎一，左居内，右架史，正为槐处也。北为两窗，槐幹肖龙，每欲开窗而入，颇暑时，于是读书纳凉。盖楼至此穷矣，有潜之义焉，故命之曰“潜室”。又启一户，折而西通中溜，榜曰“书窟”。广可五尺，长丈有咫，穴北壁以取明，杂藏书三千卷。斯楼之大观云。素轩之东二楹，可娱宾时享，窗之外有露台，可眺，可坐，可玩月，或二三良友可觞咏，有则可箕踞而凭其下，有求当离离时，可啜而啖也。吾之取于兹楼备矣。

夫“雨”，及时也；“素”，正行也；“潜”，毓德也；“窟”，厚蓄也。尚冀无负于兹楼焉。」

此园主要由“绿雨楼”、“素轩”、“潜室”、“书窟”四座建筑构成。楼盖原有之物，为全园主建筑，其余轩、室、窟三处建筑均在楼下，经园主稍加改制装饰，顿改旧观。楼盖原有之“绿雨楼”，因“绿雨”二字，园主嫌其“俗”，在楼前“别筑”一室，名曰“素轩”，“轩”者，敞亮之意也，故“素轩”即“素敞”之意。楼盖原有之“潜室”，因“潜”字，园主嫌其“暗”，故“别筑”一室，名曰“书窟”，“窟”者，幽暗之意也。园中“露台”也腾出了空间，可供主人栖息坐观，或与二三良友雅集，饶有生活情趣。园中“书窟”也腾出了空间，可供主人栖息坐观，或与二三良友雅集，饶有生活情趣。园中“露台”也腾出了空间，可供主人栖息坐观，或与二三良友雅集，饶有生活情趣。园中“书窟”也腾出了空间，可供主人栖息坐观，或与二三良友雅集，饶有生活情趣。

① 《伊山集》卷五《绿山楼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本。
② 《伊山集》卷九《答张君书》。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明代

石坞”并有记,《柱石坞记》略云:

俨山西偏澄怀阁之下,小沧浪之上,复以暇日,周施栏槛,用备临观徙倚之适。有川石者三:高可丈许,并类削成,有奇观焉,因错树之为三峰。中峰苍润如玉,弹窝圆莹,丰上而锐下,藉以盆石,有端人正士之象,却而望之,擎空干云,逸焉寡群,岂八柱之遗非耶?题曰“锦柱”。傍麓两台,其左曰“龙鳞”,石苍碧相半,比次成文,俨然鳞甲之状,森耸而欲化也。其右石首嫩媚,而婀娜拱揖,有掀舞之意,名曰“舞花虬”。合而名之曰“柱石坞”。曲径其下,以通往来。每当朝日始升,夕阳初下,曳杖徘徊,聊以寄吾孤岸之气。时时赋王右丞五言短篇,或歌陶彭泽《归去辞》一两解,俯槛观游鱼,为之一笑,意甚乐也。^①

俨山园中三奇石,在园主观照下,成为拟人拟物的形象,或如“端人正士”,乃“八柱”(天地赖以支撑)之遗,或如神奇的虬龙,三石都是园主理想人格、“孤岸之气”的外化。俨山园其他景观的营构、命名也都寄托着主人的情志。中国私家园林不是单纯挖园、假山水池、花草树木和客寓的堆砌、拼凑、布置,而是“经营”(包括规划、设计、施工等成分)因地宜、依材料进行艺术创作的结果,其间不但蕴含着匠师的巧思,还包含谙熟园艺的主人及其友人、顾问的意图、情趣和创意,在主体意识高扬,以园寄志,以园显艺的明代中后期尤其如此。园林作为艺术之一种,既有自身的艺术规律,亦必契合心与境、意与象、情与景交融的艺术通则。许穀论市隐园:“景缘情会,象与意谐。”又谓情性超朗虚恬者乃得园林真乐:“景自外得,乐山内生,苟中罕超朗之襟,性匪虚恬之秉,虽青苍迭睹,何益凡踪。”^②顾璘论徐天锡东园:“故妙用裁乎幽抱,徒物不足以名世。”^③仅有充裕的物质条件,而乏构园人的“幽抱”,还是不能成就名园。在同等的物质下,襟抱情性各异的造园者其所构便有高下之别。常有这样的情况,其情怀高逸者虽财力、物力、人力较弱,却能建起高品位的园林。陆深俨山园便是一例:“役数夫之力,假旦夕之工,高卑以陈,动静以位,清浊以判,冶忽以区,夷险以奠,不曰俭操而博取乎?”^④

南京市隐园规模不大,而建制精雅,虽位于市声嘈杂的油坊巷,紧邻繁华绮丽的秦淮河,却清幽脱俗,俨然城市山林。主人姚淞,字符白,号秋涧,南京上元人。弱冠入太学,仕为鸿胪郎,不久谢去。其人“性颖异,美风仪,笃学嗜古,佚宕好士,神游翰墨,兼写梅枝。辟地为园,名曰市隐,回塘曲槛,水竹之盛,甲于都下”。^⑤嘉靖、隆庆间许多名士官员都曾游市隐园,题咏甚多。姚淞同乡好友、南京尚宝卿许穀作《市隐园十八韵》,序云:

^①《归田稿》卷一〇《市隐园十八咏序》。

^②《息园存稿文集》卷一《东园雅集诗序》。

^③《俨山集》卷五四《柱石坞记》。

^④《无声诗史》卷三《姚淞》,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三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吾乡姚元白辟园于秦淮之东。东桥顾尚书(顾璘)题曰“市隐”,盖取大隐隐朝市之义,厥趣远矣。余与元白投分最久,暇尝游衍其中。乃其结构则简阁与文轩竞爽;树艺则梧桐与棠柳齐芳;山水咸得之目前,鱼鸟总呈于槛外。盖地当屠井之间,而寓目殊远,躬处喧嚣之境,而抒兴称幽,城市丘樊。此其独盛者矣。^①

“结构”云云,指楼阁堂轩等建筑物的参差交错;“树艺”云云,指梧桐、杨柳、花柳等植物;“山水咸得之目前,鱼鸟总呈于槛外”,指山水、鱼鸟等自然要素。这一类要素间纷繁多样的因子组合,市隐园有十八景,每一景都有寓意,又共同体现整个园林的主题:市隐。如“玉林”云:“檀栾千挺竹,色比青琅玕。散发坐林下,清风生昼寒。”“中林堂”云:“陪京胜名园,岂不恣延赏。何如此堂中,开帘见泱泱。”“青雨畦”云:“春雨满平畦,蔬甲总抽绿。登盘有余清,早厌庙堂肉。”“秋影亭”云:“凉月散梧阴,空亭人复静。伫立候携琴,乍觉衣裳冷。”一踏进市隐园,赏对十八景所营造的意境,自然能体会到“市隐”的真义:“市隐者,非市朝之隐也,非山林之隐也,非取足游方之外者也,以故散睥怡颜,放歌招隐,此焉永日。”^②

二、匠心独运

园林构成要素主要有三项,即山水、花木和建筑,三者缺一不可。园中山水、花木半出于天然,半出于人工,至于建筑设施则全出于人工,三者都倾注着人的劳力和巧思。园林又非三者之简单堆砌、拼凑,而是按照艺术规律,对三者进行巧妙配置的空间艺术,天之巧构与人之匠心妙合天成,此即明代中叶人士提出的“全胜”园林美学原则。造园家在设计、布局、造景时,必须胸中自有丘壑,即所谓“胸中自有丘壑”,待动工时,再依此“胸中丘壑”为蓝本,造园家还要将心中的蓝图告知同师,甚至亲自参与设计、布局和造景,以体现其情志意向、造园理念、审美追求,故造园家必须是文学家、画家和诗人。造园家必须具备文学、绘画、书法、音乐、园艺等多方面的修养,方能达到“胸中自有丘壑”的境界,方能创造出“胸中自有丘壑”的园林艺术之美,尤重内情之幽,惟其主与客、人与物、意与象、情与景达到完美统一,方臻园林艺术之上乘。

浙江吴兴(今湖州)山水清远,南宋时偏安一隅,士大夫之家多好造园,园池之胜盛行一时,遗民周密撰其地园池三十六所。独称俞氏园“假山之奇,甲于天下”。主人俞澄字子清,号且轩,吴兴人。尝官侍郎,能作竹石,有文全、苏轼遗意,又擅山水,又以画意叠石累山。周密云:“盖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画,故能出心匠之巧。峰大小凡百余,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锲削,而羣株玉树,森列旁午,俨如群玉之圃,不啻子清胸中自有丘壑。”^③“胸中自有丘壑”是造园家必须具备的素养,也是造园家必须具备的修养,只有胸中自有丘壑,旁通画艺。中国私家园林从它兴起之初,就和文人士大夫结下不解

① 《自太常归田稿》卷一〇《市隐园十八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② 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假山》,中华书局,1988。

之缘，他们是园林的欣赏者、拥有者，还是园林的规划者、设计者、创建者。园林主人中有一部分人，如文徵明等，其大抵是江南吴门文人雅士。他们一方面在创作上对造园艺术有着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将这一认识付诸实施，已经体现出将“作者对园林文化的理解与追求，上升到‘作品’文化的高度，并将造园视为一种特殊的值得投入甚至为之竭尽心智的艺术创作，而不仅仅是把园林当作权且栖息游乐之地，其间还包含对艺术创作、艺术价值的新认识。明代中叶，这一园林美学价值观已为不少文人所接受。

三、得全胜合自然

园林由山水、草木、建筑物三者组成,或者说,是构成园三要素,基本的必备的条件,缺一不可。三者俱备,并按照美的规律加以配置、组合,才能称为园林艺术。此即杨循吉说的“全胜”,得“全胜”须具“匠心”。

杨循吉(1458—1546年),字君谦,号南峰,吴县(今属苏州)人。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弘治初即致仕归,与吴门文人画士沈周、文征明、祝允明等过从甚密。他以苏州周氏园林为例,阐述其园林构成论即“全胜”的美学思想:

有名园而无水，是尘土犹未涤也。有水而无临观之亭，亦弃水耳。所谓园者，林木一胜，水二胜也，有是二胜，又必亭馆点饰，而后可游。植亦易植，水亦易浚，亭馆亦易构，但使苍郁成林，回绕成流，照映成境，难耳。

周君亭宛治园在吴中。围旷清远，植杂树百余本，开沼为回抱之势，周匝相通，水亘馆下。乃作一亭，跨于梁沚之上，群窗洞开，可以参游舫，周卧麓。微梁之因风，随云之在汉，波皆可得而鉴也。余欲名之，莫得其似，总名之曰“池亭”。周君之园，可谓足乎林木，饶乎水，侈乎亭馆者矣。

大凡胸次不高，虽顿赏一树一石，必不得其地。若兹园之水、木、亭馆皆以匠心出天巧，合乎自然，而有些全胜也。好游者可不至哉！

水石、林木、亭馆建筑三者还只是构建园林的不可或缺条件、构件,得此三者并不难,难的是要将每种物件、材料做成艺术。比如水池要有“回抱之势,周匝相通”,林木要使“苍郁成林”,种植搭配得当,亭馆之类的式样、位置也要恰到好处。仅仅孤立地处理三者,即使做得很精致,仍然算不得艺术,唯有将这些部分艺术地组合成有机整体,营构出一种艺术境界,“照映成境”,而且“合乎自然”,如此始臻园林之美。关键在于园林的设计者、建造者“胸次”要高,怀抱“闲旷清远”之意,且能“匠心”独运,如出“天巧”。“全胜”的园林美学概念即包括这几层意思。其他赏园、论园者虽然没有明确标举“全胜”这一概念,却也心存此念,有类似的想法。

① 《松蘿堂集》卷二《周氏池亭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竹墅”“曲池山”“柳堤”“探梅桥”“太虚亭”“九山草堂”等，其中“竹墅”“曲池山”“柳堤”“探梅桥”“太虚亭”“九山草堂”等，均为陈鹤所建，其中“竹墅”“曲池山”“柳堤”“探梅桥”“太虚亭”“九山草堂”等，均为陈鹤所建，其中“竹墅”“曲池山”“柳堤”“探梅桥”“太虚亭”“九山草堂”等，均为陈鹤所建。

越城东南有隙地焉，广不百步，蔓草交荒，败垣四穿。余爱其市远而径偏，人烟不邻，惟前傍畎亩，后临古河，危桥修木，远近映带，往来延伫，宛然一村落也。乃就其中浚池二百余丈，为三曲，若围龙屈蟠，水波澄深。即池之西累土为山，周栽花树，箭郁披靡，每至林日半舍，则山影在水，上下摇曳。故名之曰“曲池山”。山下丛竹森立，若蔑若罗，支筇而入，不异高岩穷谷之中，阴寒袭人，万虑俱远，遂名曰“竹墅”。池中有堤二带，傍植柳树数百株，春至则条叶舒青，丝垂堤上，望之萧然，乃名曰“柳堤”。引堤道为池梁，西穿山麓，绕梁有老梅双峙，时则淡香霏微，疏影横月，其名曰“探梅桥”。桥通小轩，开轩见池，容至轩际，鱼游萍间，往来不惊，浮沉相乐，若忘于客也。因扁曰“拟濠轩”。轩后复左，循一坡乃会于山路，而上直躋其巅，有亭兀然，但见霄汉，平临秦望、天柱诸峰，星月之所照耀，云霞之所吐吞，扞危瞰远，莫可穷际。梁溪王仲山闻而寄其题曰“太虚亭”。而北数十步，构堂三楹，弱楣曲梁，任其野朴，木门土槛，仅可栖迟。郡守江村沈侯、通政甬江赵公访予坐堂上，网鱼为黍，摘柑荐觞，乃顾其山而言“佳哉是山！崢若天产，排拱中附，列八山而俱也。甬江手书扁曰“九山草堂”。^①

“九山草堂”有“太虚亭”，“曲池山”“竹墅”“柳堤”“探梅桥”“太虚亭”“九山草堂”等，均以人工建筑为主。每一景点都极尽特色，饶含意境，虽与景之间又互相映带照应。由水池和土山构成的“曲池山”是全国的主体、骨架，其他景点皆依附于此，或方此延伸。水长二百丈，却曲折有致，“若为三曲”，由土堆成，植花树箭郁，枝条舒青，丝垂堤上，望之萧然，非“堆砌”之静，而是“柳堤”之动，为山影在水，上下摇曳，令人神往。“竹墅”“柳堤”“探梅桥”景观因植物取舍，种植树种不同，株数疏密也不一样，意趣迥异。山下竹林茂密，且枝而入，“不异高岩穷谷之中，阴寒袭人，万虑俱远”，境界幽深清静。柳植长堤，也数百株，“条叶舒青，丝垂堤上，望之萧然”，呈现出一种柔曼之美。桥畔老梅双峙，给人带入高人林岫吟咏“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如醉如痴意境。轩、亭、堂、桥建筑营造了一种各异的境界，轩的位置有低处，有池，人可徜徉，得庄子濠上之趣。亭在之巅，位于全国最高处，可以触及天际“秦望、天柱诸峰，即双峰又云物，远望无际的天际，顿时令人如临天界，腕手云霄。堂为土建筑，也是主人会客之处，建制力求“野朴”，“弱楣曲梁”，招待贵宾的食物

① 《无声诗史》卷三《陈鹤》，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三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② 《海樵先生文集》卷一七《山水园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发展的主要动力。

[illegible]

“世系如日月，日月有常明；宗族如星辰，星辰有常经。修家谱，族谱繁多；修世系，‘千年之家，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6]“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世一变，世系亦是一变万化，降世好，村落家的信局，岁时合族上祭。”^[7]“每家有谱，诸族有祠。

第四, 中国园林的构成要素, 除植物、建筑、山水外, 为修建一些供游赏和休憩的亭、台、楼、阁, 都是与园林环境紧密结合, 成为园林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而形成了与异国园林相同又相异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中国古代园林艺术。

王世贞(1534—1601),字伯敬,号弇州山人,太仓(今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刑部主事,累迁员外郎,官至太仆寺卿。世贞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领袖,也是明代文学流派“后七子”的领袖。他提出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对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世贞著有《弇州山人四部丛书》、《弇州山人诗归》、《弇州山人集》等。世贞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对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世贞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对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世贞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对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吴氏曲水园之巨丽

曲水园在歙县溪南里,发源于黄山的丰乐水流经其地,“水浸深广”,溉田千亩,

1) 《飲雪閑譚》卷四《丰南溪山記》

②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第30页。

③ 王道昆：《太溪集》卷七七《判司记》。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其上则诸吴千室之聚”，其东即曲水园，占地十亩。主人吴屿每年以余钱用以购园，每年费金“十缗”，用工百人，“积二十岁乃成，故力不诎而赢”^①。徽州地区多山少水，“新都(徽州古称)什九山也，水几一焉，游者浮慕江湖，辄病其山赢而水诎”^②。曲水园之规划处直上，充分利用山与水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引水入园，开凿五池，营构优美的水景。如王世贞云：“西湖(杭州)为湖而，全湖内外，如镜其中。凿出堦南北，如天堑。刚入涧道，涧道入池，句(同勾)如规，桥如盘。故曰曲水垣。”曲水园也因此得名。沿曲水架桥，建亭，垒石，为鱼防，钓矶，又筑堤，堤上构水榭。榭三面临水，“东望池畔，楼台花鸟，相与沉浮”；“西望群山在门，若良史出绘事，盖山水一都会也”。设计构思精巧，园中亭阁互相断连，园外景物尽收眼底。曲水园中讲究叠石，其石运自苏州太湖。“聚美石为山，震泽产也。辟山大者岳立，小者林立，疏茂相属，其高下有差。高则为仞者三，下则为仞者半。石如雕几，如枯株，如垂天云，如万顷田，如轩，如鼎，如墩，如大龟，如翔凤，如结绳神人，如青田，如舞雩，如荷戟。”供人游息居住的建筑，有“十二楼”、“藏书楼”、“青莲阁”、“清凉室”、“水竹居”、“四宜堂”、“高阳馆”等，一应俱全。高阳馆南，“为垣屋，阖户以居”，全家都居住在园中门内清静幽僻的园屋里面，这和主要供游赏的一般园林类型不同，园中除游憩外，还有生活起居，甚至生产的功能。此园近旁有四五亩，种庄稼，有田舍、“饁舍”(给农夫送饭处)。“主人就舍明农饬力作者”。园中建造了许多楼台亭阁，“诸所建置备游观者”，还有成片的住宅，但园中仍留有正大的空阔。植物丰茂，禽鸟成群，天机活泼，“垣以内，花数十百品，木千章，鸣鸟千群，涧道芙蓉千茎，鱼千石”，堪称徽派园林的代表作。王世贞亦称为富丽堂皇，曲水园记云：“此文如西湖，安得不奇”，全文照录于《欽事闲谭》。其行文之美，源于园之美。王世贞对其建造，“但奇石与一方池存耳”^③，恐今汪氏曰“奇石”、“方池”也湮灭无存了。

三、汪氏遂园之淡逸

遂园在徽州府城东汪氏问政山之支脉下，近市街曲巷，园依山而建，幽而旷。主人汪氏，为汪道昆族兄，曾出仕，既归，乃拓祖居之地为园，修广约二百步。“园以内，为客坐，为楼，为屋，为室，为河，为阶各二，为台，为阁，为斋，为卧中，为屏，为书，为居各一，为亭者五，为径者三。其费殆千缗，伯力单(同憚)矣。”投入很大，所费不貲，堂、室、楼、阁、亭、台诸类建筑比较齐全，且同一类建筑而形制装饰各异。同样是亭，“杨枚亭”以方舟，“蕘泽亭”翼然出莲池上，台上之亭则剪茅为之，又有结柏为亭者。墙垣，或编竹，或树柏。因为是“就山为园”，又用旁借艺术方法，使邻山为我所有，故登台即可触及西南之斗山，东之华屏山，主人自署曰“手扞屏斗”，“勒之石而

① 《太函集》卷七二《曲水园记》

② 《太函集》卷七四《水嬉记》

③ 《欽事闲谭》卷五《溪南曲水园》

卧之”，因此未花大气力运石叠石。此园似缺水，有池，池上建水榭，有阁，“壁为绮疏，有渚水当牖下”，有“蓬池”、“菊渚”，含惜水之意。虽铺地树石也具水意，“北攒黦石数峰，宛在洞庭之渚，密布石卵，为地黑白成文”。得一井也甚贵之，“池东得美井一，碑曰灵露泉”。入园，随处可见古树名花，布置山石池水、亭台楼阁之间，“当楼群木林林”；“长春陌”西边隙地，“什七树桃，什二树梨，什一则山茶也”；“绕台而树者，为芍药，为古梅，为绯桃”；“绕亭而树者，为玉兰，为红梅，为辛夷，为绛桃，为素桃，为雪球，多名卉”。仿佛一座植物园。

主人汪氏为何要造园？他自言喜佚，园能使他安乐，成为他的归隐之地（“菟园”）；他亦爱，园是他“胸中自画”；他亦“自得”，园是他“自合”之所，即“胸中自画”而市器。也就是说，为了实现自我，“不失故吾”，寻求和满足个性的自适，个体的乐也，故园于他，实为“吾人个地”，其自适也，非园之自适也。园之动性在于：汪氏造园不仅在于满足一己之乐，追求自适自遂，尤其可贵的是，还有“乐与人同”、“各遂其遂”的思想，也唯其如此，个人方能获得真正的乐趣。因此其园常开，任客自由进出。

自遂则傲，傲则凶，遂人则偕，偕则乐。且也百鸟遗音，朝曦夕月，天之章也，莫非我也，则亦莫非人也；松筠弥望，众卉代兴，地之章也，莫非我也，则亦莫非人也；亭榭台池，曲房飞观，大块假我以人官之能，莫非我也，则亦莫非人也。与其为夜壑，吾宁为春台。是故客翛然来，应门者入之。吾何敢拒？客翛然去，应门者出之，吾何敢留？宁诤乐与人同，陶陶然各遂其遂而已。^①

汪氏用古代哲人关于天文、地文、人文的思想来阐释园林的美学构成要素和园林的归属，既属园主个人，也属于天下众人。天之文如日月，地之文如松竹，本属于天地，人之文如亭台楼阁以及人之审美官能也是大地所赋予，园林集天文、地文、人文于一炉，自应与众人共享，而不可独自享用。汪氏为人胸襟和园林思想深得汪道昆的赞赏：“大哉恢恢乎！”

四、园林美学之“中度”说

不少徽州园林往往承载着太多的功能。有居住的功能，甚至合家聚居一处，就要建造许多住房和有关生活设施，季园主人吴氏举九子，造九间房，牖列于主建筑“石壁山堂”之侧。有既耕且读的功能，园侧置田亩场圃，筑农舍，园中有书房、藏书楼。徽俗盛行尊祖敬宗，宗有宗祠，家有家庙，园林主人为追念祖先、垂教后人，也建纪念性质的祠堂之类建筑，季园有“承恩祠”，遂园有“思初祠”、“荫堂”。徽人笃信儒学，尊重朱子，遵晦园立朱文公祠，尊道也，为后世师。主人们也礼佛，敬道教，以祈福祉，季园东为“众香阁”，“以奉瞿昙”（释迦牟尼）。季园主人则合儒法道三家，各有建置，其“古佛庵”以供观音大士，“玄玄室”以奉玄武大帝，道旁间植芦橘、从桂则

① 《大所集》卷七十七《述记》。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若七十子之引孔轍”。此园包容儒法道三家,“其象函三,万法一矣”,可见主人思想之融汇。此园山水叠石较多,亭台楼阁较多,“一水一石一木一草,皆有其理”,是自然天成,还是人为,指与回甘的了然,汪道昆观其园后,与园主相与有乐,但灵淡雅不足,人工较重,天趣略乏。

对徽州某些园林的不足之处,汪道昆已有所察觉,他曾比较过吴、徽两地园林:“夫吴会以名园盖当世,则山出而水赢。新都保界群山,水出矣;其不出者,皆人力也,卒莫能胜天。是园都山水之间,殆天胜矣。”¹吴地园林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是水多,故其园多以水胜。惟山少耳,然太湖石闻名天下,吴人也善叠山。徽州多山,出产奇石,故其地名园常以借山景叠假山取胜。又由于少水,每每多用人力挖沟凿池,其胜终不及天然之水,“皆人力也,卒莫能胜天”。但也有例外,如季园“都山水之间,殆天胜也”。汪道昆论造园,评徽州园林,未尝轻视人工、人力,更注重山水天胜,包括自然山水和人造山水。他在论及园林的华朴、文质、天人关系时,还提出“中度”、“中制”的美学准则。通常简朴的园林或“俭于文”,即文采不足;华美的园林或“害于雅”,即有伤大雅。吴氏曲水园“乃得中制”,有可取之处,“有足术者”²。又称吴氏季园兼得人力与天胜,“其制最为中度”。又以“人不胜天、文不灭质”来评价、赞许蒋氏黄山猗中之园³。汪道昆根据古代天人和合、文质彬彬、华朴兼美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并结合自身“周游四方”、观赏各地园林特别是徽州园林的审美经验,提出“中制”、“中度”的园林美学观,很有见地,对造园实践也有指导意义。

1. 《太函集》卷七四《季园记》

2. 《太函集》卷七二《曲水园记》

3. 《太函集》卷七二《猗中记》

第四章 散曲名家咏园



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35页。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八《河东学案下》,中华书局,1986。

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九《三原学案》,中华书局,1986。

④ 同上。

隋唐以来,政治更迭;唐人“自古朝野多异尚,故其取舍”^①。朝代更替,政治之隆替,经济之升降,文化之兴衰,都发生巨大改变,汉家宫殿,唐代苑囿及众多城市宅园和郊野别业,大都毁灭不存或埋于荒原,而宋元以来关中私家园林的数量、规模、美学效果很难与汉唐时代匹敌。经过一千多年衰微期,到明代中叶正德、嘉靖时,私家园林始有复兴的迹象,与王阳明心学外溢于士大夫、城市民间有关。这一文化现象值得注意。

明代中叶西安园林的复兴和其时其地文化学术的昌盛密切相关。明代关中学术源于明初大儒薛瑄(1386—1464年)。瑄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永乐进士,天顺间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其学一本程、朱,又重践履,居家八年,从学者甚众,在西北诸省影响很大,陕西人张鼎、段坚、薛敬之、李锦等皆其传人。薛敬之,字显示,号思庵,西安渭南人。成化初,以岁贡生入国学,与同舍陈献章并有盛名。其门人吕柟最著。吕柟(1479—1542年),字仲木,号泾野,西安高陵人。正德进士,授翰林修撰,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明史》本传云:“柟受业渭南薛敬之,接河东薛瑄之传,学以穷理实践为主。官南都,与湛若水、邹守益共主讲席。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终身未尝有惰容。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柟独以程、朱为宗,非此不取。”^②他在南京时,“时从学人,皆名流,柟平生好讲学,几十年不疲,在南京做官时,吴楚闽粤之士从学者百余人。西安士子也纷纷从学,如泾阳吴潜、张节、郭郭,咸宁李挺,皆著录于《明史·儒林传》,泾阳、咸宁、郭郭皆渭南人”。^③《明儒学案》卷八《河东学案下》云:“自、若、潜、节、挺,皆自柟时俯仰。”^④关中泾野之学为明初薛瑄河东学派支脉,也有自身的地域特点。

关中学术又有“三原”一派,开创者是明代前期与中期交替之际名臣王恕(1416—1508年)。恕字宗实,号介庵,晚又号石渠,西安三原人。正统进士,弘治间进吏部尚书,正德三年(1508年)卒,年九十三,谥端毅。《明史》本传赞誉其人品与政绩:“恕扬历中外四十余年,刚正清严,始终一致。”又好学不倦,在家闲居,编辑《历代名臣谏议录》百余卷,年八十四而著《石渠意见》,八十六为《拾遗》,八十八为《补缺》,“其耄而好学如此”^⑤。其少子承裕,字天宇,号平川,弘治进士,嘉靖六年累官南京户部尚书,帝手书“清平正直”褒之。“登第后,侍父归,讲学于弘道书院,弟子至不能容。冠婚丧祭,必率礼而行,三原士风民俗为之一变”^⑥。平川能承家学,其弟子马理,字伯循,号溪田,亦三原人。曾游太学,与吕柟、崔铣相切磋,名震都

① 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35页。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八《河东学案下》,中华书局,1986。

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九《三原学案》,中华书局,1986。

④ 同上。

中国园林艺术思想史

下,高丽、安南使者慕之重之,举正德九年进士,以事归,教授生徒,从游者众。马理“学有纯笃”,“与吕柟并为关中学者所宗”^①。还有荆川人韩邦奇、富平人杨爵、临潼人王之土,三县皆属西安府,又同属三原学派。此派与薛氏河东学派有渊源关系,黄宗羲云:“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②

弘治、正德年间,文学复古思潮流行,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康海云:“我明文章之盛,莫盛于弘治、正德。当时文坛巨流诸公,虽不在关中人,然时寄幽谷,正色孤仲默、鄢杜王敬夫、仪封王子衡、吴兴徐昌谷、济南边庭实,金辉玉映,光照宇内,而予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③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王廷相、徐祯卿、边贡六人,以及康海本人,时称“七才子”,亦即“前七子”,以别于后来王世贞、李攀龙等“后七子”。李、何七子除徐祯卿是南人(江苏苏州),其余六子皆北人,其中二人武功康海和鄠县王九思并为陕之西安府人氏。七子有其二,已见关中文学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了。康、王二子周围尚有韩邦奇及其弟邦靖(人称“关中二韩”),康海之甥张炼,又与杨武、张治道等同乡均有唱和。治道,字孟独,长安人,正德进士,官刑部主事,与邵俊甫、胡侍、刘储才友善,都下号称“西翰林”^④。康海与王九思同乡,“南游中南、鄢杜间,唱和无虚日”^⑤。康、王二子早年以诗文得名,及斥逐罢归,“洪东、鄢陵二子,相与唱和,名震天下”^⑥。康海一生交游甚广,“交游遍海内”,^⑦与当时名宦、名士、名儒如杨一清、陆深、湛若水、李开先等都有交谊,至于七子之间关系更密切了。中海和王九思还受到外地青年才俊白原的举荐,白原(1498—1551年),字贞夫,号洛原,常州武进人。出身世家名门,大父昂,刑部尚书,父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有惠政功德。悦少负俊才,善文词,举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为人恢廓豪爽,好接交海内名士,素仰康、王文名,乃入关谒之,“两公相与言,大相喜,留置其家数十日乃安”^⑧。当时,康海年三十有八,王九思咏《送白贞夫八首》,三人共同谱写了一段文坛佳话。康海、王九思与同郡名儒吕柟、马理也有乡谊。康海【北中吕·普天乐】《有怀十君子词》称颂吕柟“千人器宇,绝代豪贤”,赞美马理“关西凤羽,世上真儒”。一代名臣杨一清对吕柟、马理、康海三人学问文章十分赞赏:“康生之文章,马生、吕生之经学,皆天下士也。”^⑨吕柟、马理、康海及王九思,是关中学术、文章和文化昌盛的标志,也是正、嘉之世影响及于海内乃至外裔的人士。关中园林艺术正是在上述文化环境的催生下发展起来的。

① 《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九《三原学案》,中华书局,1986

③ 《对山集》卷一(《江陵先生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④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内集《张主事治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⑤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内集《王寿州九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⑥ 王维桢:《尚宝司丞洛原白公悦墓神铭》,景印《献征录》卷七七,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⑦ 《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

中,园林成为许多好山好水之地,当成风景,而园林则是居住颐养、传道授业的最佳场所。吕柟“所至讲学”,“正德末,家居筑东郭别墅,以会四方学者,别墅不能容,又筑东林书屋”^①。马理恬于仕进,屡进屡退,“每出不一二年即归,归必十数年而后起”^②,一生居林下之日多,小园花下亦得其乐。马先生六十六诞辰,康海作散曲【双调·新水令】《寿溪田先生》贺之,句云:“山堂近水村,花坞开新酝。同予闲散人,共忘机心。”^③马理一生受学于吕柟,吕氏又筑东林书屋,马理筑东林书屋于汴西、汴东二园,王九思之春雨、碧山二亭为其典型。其亲朋中文士也往往有自家园池,如张潜之东谷草堂,东汉之渭川精舍,马应祥之公顺园,吕氏之北泉精舍,符瑾之东谷草堂,王九思之春雨、碧山二亭,康海之东林书屋,徐子【双调·醉中天】《子》《饮中四首》其三前二句云:“十亩园林万种花,翠云亭不近繁华。”这一座座私家园林点缀于鄠杜、汴东一带青山绿水之间,路程相去不远,分布相当密集,建筑格调野而文、朴而雅,颇似江南郊园风致,难怪康海要自矜自赏其园了,“这其间瞧破俺,小园林不说江南”^④。其园主人多为学者文人,而非显贵豪强,体貌远不及汉唐宅园别墅宏大奢华,却有天然之韵。跨越约八百年历程,迨至明代正、嘉间,关中私家园林这才显现复苏振兴的气象。

二、小园亭游息胸襟大^①

康海(1475—1541年),字德涵,号对山,别号汴东渔父、汴西山人,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年)殿试第一,授修撰。正德三年(1508年)^②,为救李梦阳坐党附刘瑾落职,永不复起,放归三十余载卒。居官时,与李梦阳等倡言复古,称七才子,及斥逐田里,每与王九思等相聚汴东、鄠杜间,征歌制曲,以山水园亭、声伎自娱自乐。康海《对山集》卷一《汴东灵药记序》云:“予自戊辰归田,戊辰即正德三年,是年康海落职,放归田里,与王九思等相聚汴东、鄠杜间,征歌制曲,以山水园亭、声伎自娱自乐。”(《武功县志》)

康海汴西、汴东二园,在武功城南郊约五里,皆临水而构。县志载汴西庄:“汴西,漆水之西也,为康太史对山别业,因自号汴西山人。其地去县南五里,今土人皆称其旁村落为汴西庄。”又载汴东庄:“汴东,在漳水东岸,有草堂曰杏花亭,为汴西别舍,故康公又号汴东渔父。明启、祯间贼乱,与汴西俱毁。”^③汴西庄是康海经常栖居之园。散曲集《汴东乐府》以此园为题者甚多,如《汴西即事》、《汴西小集》、《步过汴西作》、《汴西赏花》、《汴西喜诸老过访》、《再缮汴西》、《重缮汴西别业》等,尝经多

① 《明儒学案》卷八《河东学案下》

薛应旂:《南京光禄寺卿梁田马公理传》,《献征录》卷七。

② 陈鼐沅编校,孙崇涛审定,《康海散曲集校笺》,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第117页。

③ 《汴东乐府后录》下卷【中吕·醉高歌】《春游有感》,陈鼐沅编校,孙崇涛审定,《康海散曲集校笺》,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以下所引康海散曲俱见此书。

④ 《对山集》卷一《汴东灵药记序》:“予自戊辰归田,戊辰即正德三年。”

⑤ 清雍正《武功县志》卷一《地理》,景印《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次修缮,一直伴随着他到老,度过三十多年逐归田里的生涯,《六十五作》自寿曲云,“许西庄日日盟鸥鹭”此庄属郊野园林,规模小,主人自称“小园林”、“小园亭”,“小庭”、“小池”,茅屋数间(自云半间,极言其小),屋内轩窗小,蒲团小,床亦小,“过园林坐小床”,书籍却不少,“满架牙籤”。园内园外植物品种繁多,如松、竹、梅、槐、桃、杏、菊、荷、牡丹、荼蘼、海棠、石榴等等。中辟草径,隔以花栏,园虽小而有层次,有幽深感,而不见局促填塞。疏篱为墙,屋绕绿水,门对青山,“青山映门水绕除”,“青山绿水绕柴扉”,“万里平芜,一望绿色”,环境绝佳。在西北地区竟出现酷似江南的私家园林——较之江南园林更见平远清旷,令人惊叹。试举几首康海散曲以见许西庄之美与主人园居之乐。小令【正宫·醉太平】《许西即事》四首云:

许多时困苦,那里讨欢娱?匆匆节序又春余,恰归来此庐。雏鹰远远啼深树,修篁矮矮遮茅屋。重门款款歇肩舆,请渔翁坐语。

看千章夏木,映万里平芜。南城一望绿模糊,似王维画图。有山有水无拘束,宜歌宜舞无忧虑。不丰不俭好规模,请先生自睹。

翠岚岚碧山,绿渺渺柔澜。半生唯有这其间,尽持杯换盏。游丝万缕垂杨岸,香风十里桃花涧,轻蓑一笛晚云湾,这逍遥是罕。

醉时节放歌,醒已后评跋。百年身世渐无多,且随时过活。浇花种竹闲功课,烹鸡漉酒权安乐。铺眉扇眼强开阖,甚名缰利锁。

这四支曲对园林本身仅点出“茅屋”而已,而对园之周遭环境景色则详加描绘,层层渲染。此园位于城南郊外,平芜万里,绿色弥望,层林森耸,远山近水,垂杨岸,桃花涧,深树莺语,修篁掩屋,如一幅王维山水画,园只占其中小小一角。由此可以想见茅屋中人定非凡庸之士。作者正是用画家的艺术方法来处理这座小园的。散曲还抒写园主人即作者的园居生活和恬静的心情。他被逐不久,“恰归来此庐”,摆脱了“名缰利锁”的束缚,尽情享受家乡“碧山”“柔澜”之美,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地度过“半生”了。【水仙子】《水居》二首也是写许西庄的:

一溪流水一重山,万缕云烟万顷滩。四时花柳佳无限,许东君随意拣。小蒲团不够三间。石鼎黄鸡饌,青篱紫芋栏,又何须画戟朱幡。

小桥西岸野人家,十里垂杨数亩瓜。春来帧出王维画,那般儿不俊杀。灿疏篱几点桃花,门对青山下,园围绿水涯,窗屯竹丹霞。

许西别业从建筑设施看其实很简陋,没有楼台亭阁,只有茅屋三间,但它又何尝不是一座别致的园林呢?这个“野人家”与一望无际的田野平芜山水滩涂,与十里垂杨数亩瓜田的环境非常融洽,清静的自然环境是建筑别业园林的基础。作者对园林环境有认识,所以他对园中环境建设——包括山水、植物、建筑、道路、门向、窗户和溪流的设计、引导方面作了一些设计,使门对青山,园围绿水,疏篱上点缀几枝桃花,窗户掩映翠竹与丹霞,美丽极了,“那般儿俊杀”,巧用匠心,顺乎天然,充分表现了郊野园林的清远简朴之美。主人居其间,尝不到玉盘珍饈,但有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高歌】《浒西即事》叙说邻里之情：“又管甚村南村北，庄前庄后，溪左溪西，他来我去无回避，衡一味喜笑欢怡。”这才是人间的真情纯情，扫除了污垢和伪装，回复到人性的本真。回想当年在朝为官，蒙受不白之冤，使远在家乡的妻子也感到大祸临头，焦急万分，柔肠寸断。【中吕·粉蝶儿】《己亥元日》回忆当年情景：“忆年时，叠情况。山妻伏枕，巫觊盈堂。惊惶十二时，风浪三千丈，似醉如痴言难状，那里讨喜笑徜徉。孤衾短床，神劳梦想，泪眼愁肠。”康海伉俪情笃，悬想出事那年妻子惊恐万状、忧愁百端情态跃然纸上，摹山水，写人情，都是白描手。今昔对比，倍觉家庭的温暖，天伦之乐的珍贵。【越调·寨儿令】《漫兴》又云：

虽是穷，煞英雄，长啸一声天地空。禄享千钟，位至三公，半霎过檐风。马儿上才会峥嵘，局儿里早被牢笼。青山排户闼，绿树绕垣墉。风，潇洒月明中。

南亩田，北溪园，荷锄带蓑心自便。晚照晴原，翠竹鸣泉，随处尽堪怜。喜山妻酿酒能甜，爱痴儿诵曲成篇。也何须红袖舞，也不索大官筵。仙，快乐任年年。

作者鲜明地表现了他的人生态度，以为富贵爵禄不可湊不足恋，它瞬息即逝有如“过檐风”，又吉凶难卜，才显峥嵘即入牢笼；唯有与青山绿水为伴，与荆妻稚子欢聚，最安适最长久，才是人生之归宿。二曲豪情洋溢，好恶分明，笔调铿锵有力，诙谐有趣。曲之末句，“风，潇洒月明中”，是光风霁月胸襟的写照；“仙，快乐任年年”，是逍遥自在风度的表露。这便是康海屡屡自许的“粗豪”，一个关西汉子的气魄和性格。

康海将他描绘的山水世界比作图画，比作“王维辋川”，此类比喻频频出现。说明他对山水的一片深情，也说明关中山水确实很美。他又说奇丽的山水难描难画，用语言文字和笔墨丹青都难传神写照，但他还是出色地承担起为家乡山川风物写真职分，成为曲坛描绘山水的一大家、白描手，与其同乡先贤李成和范宽用画笔摹写北方山水均可载之史册。康海对于自我心灵世界，重在抒发摆脱功名富贵束缚，享受山水之乐、天伦之乐的愉悦感、自由感，也是他经常提及的一个“仙”字，“看山玩水兴悠然，这情闲似仙”，“便是活神仙”，“名园优游便是仙”。两个世界，山水与自我，境与心，画与仙，“人在图画中”，“人似画中仙”二者交融一体。连接画与人、境与心两个世界的中介便是园。园虽然在山水巨幅中只占小小一点、一角，却拥抱广袤山河，并为居中人提供一个“安乐窝”，激发他胸中万种风情，康海【中吕·醉高歌】《春游有感》尾声吟道：“小园亭游息胸襟大。”这大胸襟气吞江河云山，情关世事人生，小园亭而寄寓大胸襟之人，故园小而实大。山水、园林、主人，三位一体，相辅相成，以之标示康海山水观、园林观、人生观之一端，也未尝不可。

三、坐小园四时佳兴美相连^①

王九思(1468—1551年)，字敬夫，号溪陂，别署碧山野叟、紫阁山人，陕西鄠县

① 王九思：【南仙吕·傍妆台】《芭蕉雨》。谢伯阳编《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1，以下所引王九思散曲俱见此书。

(今户县)人,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寻调吏部,至郎中,亦以附刘瑾获罪,谪寿州同知,复勒致仕,时年四十五岁,后半生放浪声伎,纵意园亭,“年年行乐在锦亭侧”¹。著有诗文集《溪陂集》、词集《碧山诗余》、杂剧《中山狼》、《杜甫游春》、散曲集《碧山乐府》、《乐府拾遗》、《南曲次韵》等。

九思居鄠县西域,其曲有云“春梦绕城西”,“远不出城西路”,宅后有园,占地十亩许,曲所谓“老景迟回,十亩田园得早归”,故称“十亩园”。县志载:“十亩园,即溪陂书院(盖为后世所改),内有春雨亭,康对山为之记,又有且坐亭、紫阁峰。”²这是明代关中地区一座典型的县城文人宅园,研究陕西园林史者鲜有论及。春雨亭为此园主景,也最有名,主人散曲常常歌咏它。此亭始建于嘉靖二年(1523年),由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右副都御使陕西巡抚王珣助建(珣后升为兵部右侍郎)³。康海记云:

溪陂于宅后有园几十余亩,近宅百步,为场以纳禾稼,场以后皆园也。列植花木,翁翫蓬蒿,崎岖逶迤,其后又有修竹万竿。及场西望,遥若丰秋,城市之中,能若此者,其亦鲜矣。亭趾,虽筑楹栋,未树,每至则坐北而忘归焉。嘉靖癸未夏四月,湾江公(王珣字汝温,号湾江,河北永平人)巡抚过鄠,访溪陂于衍庆之堂,民事既均,偶闻斯作。于是携樽至园,卉木荣欣,好鸟群至,公忻然自适,不知逸兴之所自也,辄已诗成数首,击缶狂歌,若将神游八极之表,地虽有然,而公之胸次亦可知矣。于是以廩余畀知县黄生,曰:“我为作亭于园,永为溪陂夫子之所憩游。”⁴

早在二十年前,即弘治十七年(1504年),王九思即欲构斯亭,其后坐废,事亦止,幸得王公赞助,遂了多年的心愿。亭名“春雨”,是因为初营十亩园时,“适有春雨”;⁵又,王公也上奏曰,“臣在任鄠,见王公欲为十亩园,事之始也。”⁶亭名命名含有双重寓意。建亭者王公,记亭者前状元,风风雨雨二十载,对王九思来说春雨亭非常值得珍重纪念,故歌咏之曲特多。

十亩园前有场圃,“以纳禾稼”,用以屯庄稼,或打谷晒粮。近处有水田,“水田十数亩,茅屋两三家”,“桑麻坞,水竹村”。园与场与田虽有分隔,仍属一个人居整体,颇具农耕风味,也是鄠县城中一景。园之四周,绿水环绕,南对青山,“草堂南对碧山高”,“山屏正对草亭前”,“山当户,水绕村,青山绿水一闲人”。郊园春色最可爱:“红杏一枝春,绿杨千树青,桃花红似雨,柳絮白如雪。”⁷王九思《金碧图》同样写关中山川风物,王九思之曲柔淡华丽,康海之词深秀苍劲,且带莽原荒寒之美,二人思想气质、审美情趣有别,词曲风格色调亦异。康、王都歌颂天地自然之美,大化神工之妙。王九思【南仙吕·傍妆台】“草芊芊”一曲云:“草芊芊,正

1 【南仙吕·傍妆台】《草堂四时行乐词》

清乾隆《鄠县新志》卷一《地理》,景印《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2 《南征集》卷四《兵部右侍郎王珣传》

3 《对山集》卷一四《春雨亭记》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头古典读难尽,天下名山走未周。”“韶华欲买难酬价,山水贪游不害廉。”“是非须信皆由我,愚智何劳更问谁。”“高悬心事无边月,看破名字底底花。”归安、归田,徜徉湖山,径造诗酒,人问其归田如何,此老答曰:“破万卷书,造酒簪花,品人不着,作诗如醉,放奴不挂。”七语尽漫,开全了淫逸,还世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名教士做,对王九思理学大儒心存敬畏,又直接点到同时理学名宰马陆(号静山)的足踵,王因陆文升人王年瑞,读其平生十十五句词称道:“岐嶷明儒考,指画一自麟,一语一理文,有可世罕闻。”马陆曾致书九思,规劝他作曲要合诗教,发乎情,止乎礼义。“乐府风情甚矣,《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公其哉之。”王九思的回应是:“然予前此已有反正之渐矣,奉教以来,每有述作,辄加警惕,语虽未工,情则反诸正矣。”^①时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九思七十四岁,距归田已有二十九载。两位就王九思散曲作品(“乐府”)展开讨论,九思以为自己对于散曲创作的情感抒发是有所警惕约束的,务使情归于正。所谓“前此已有反正之渐矣”,最迟不晚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作者《碧山续稿自序》云:“尝闻曲、少集、白诗,方任其有艳而奇,或效唐人世世,或托为二条子,想其贻于青楼者,其散曲附于二子以附于曲。”王九思的思虑更复杂含蓄的表明,其曲学观点。他引“柳子青丘”,在曲中当“反诸正”,因此,碧山之前有王侯世戚盛行,曲政曼舞一曲,激愤戏谑话语,也有人生哲思,劝世箴言,要之逸乐与风规并存。

王九思对于荣华富贵尽管常常给予抨击、讽刺、笑骂、鄙弃,有时还表现出决绝轩轾的态度,“一拳打脱凤凰冠,两脚蹬开走豹丛,单身跳出麒麟洞”,“归田看车马荣,再不明金门屈”,但是果真如此吗?想当年在朝为臣子的荣情华贵情事,连朝服的式样、颜色也记得一清二楚。【北双调·水仙子】《忆昔》:

虎须雪纽彩丝绦,鹭翅云盘紫锦袍,象牙风动白银铍。想当年早退朝,三般儿落下青宵。绦儿长虹光连络,袍儿宽天香杳,袅扇儿月影飘摇。

早朝归来,穿戴着精美的朝服佩饰,长绦、宽袍、羽扇这“三般儿”,足以显示出朝贵的荣耀。他对这一切还是心向往之的,甚至做梦也回到了金殿之上,见“御炉香袅”,闻“乐奏凤凰”,又披示对朝廷和君王的一片忠心,不改其“葵藿性”、“犬马情”。不止一回做这样的梦,“几回夜梦神京”。废黜在野的王九思在思想感情上并没有同过去显赫的身份和地位彻底切割,仍有丝丝缕缕的联乎,朝臣的结不断。他心中有纠结,有矛盾。不能说他对于昨日之我的反省反思,对富贵荣华的批判全是假话,基本上是真的,但不解带点假情。他没有全然割断昨日之我,过去的荣禄,又有今日之我,田园生活甚是满意。他后半生的心境总的来说,平和安怡,“心和而气和,形和而声和”,制为曲则和雅温润,“飒飒乎太和之遗诗”^②。

明代曲论家评康海、王九思二家散曲,多扬王抑康,称王“秀丽”、“蕴藉”,讥康

① 王九思:《碧山新稿自序》、《碧山续稿自序》,《全明散曲》第997页

② 同上

③ 吴孟祺:《叙碧山新稿》,《全明散曲》第997页

“喜生造,喜堆积,喜多用老生语,不得与王并驱”。当今曲论家赵义山先生指出这种批评是“以词绳曲”,“混淆了词曲的体式区别,实不足取”^①。晚明大地理学家王士性根据人地关系理论,认为关中人的气质、性格与其地水土涵育有关,“盖关中土厚水深”,“故其人禀者,博大劲直而无委曲之态”^②。康、王二人均受关中水土滋养,而个性有别。康海性格粗豪,所制散曲本色雄健,沉郁悲壮,气魄大,境界阔,生造中蕴含新奇,沙砾不掩其精金美玉。衡之康、王二人,谁更能体现关中人的文化性格?当然是康海。二人性格的差别也影响到他们的园林审美趣味,康取雄秀简朴,王重婉丽精细,康主于外景,王偏于内观。大致如此。

第二节 夏言、金銮、冯惟敏咏园

一、园林风月无边好

夏言(1482—1518年),字公瑾,号桂洲,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嘉靖间为兵科给事中,升吏部尚书,入内阁,位居首辅。后渐失帝意,为严嵩所挤,以请复河套事败,论斩西市。有《桂洲文集》。诗文宏整而平易,擅词曲,合刊为《鸥园新曲》。夏言在内阁,数入数罢。嘉靖二十一年罢官归里,二十四年复召入阁,归里三年间,构“白鸥园”、“后乐园”,制小令二十八首,套数七篇,都以园林为题材,除咏“后乐园”、“东园”、“水东山庄”外,其余皆咏“白鸥园”,以嘉靖十五年入阁参机务,十七年为首辅,荣宠至极,却不曾提防严嵩之辈媒孽其间,因失帝宠,二十年被斥,旋又召入,及明年严嵩入阁,言乃致仕归田。这才感到宦海浮沉无定,人生无常,套数《癸卯元夕宴丹桂堂》云:“人间万事真飘瓦,风波宦海无涯”^③。甚至产生四大皆空的幻灭想法,套数《夏日白鸥园泛舟》云:“万法归空,神仙那有?”间或流露出对朝廷群小的愤懑和自己环抱孤忠而不见用的不满情绪,但对皇帝还是感激涕零的。小令《后乐园独酌》云:“怀抱向谁开,十年旧事和雨上心来。愧迂儒难用世,空教他,英雄泪洒苍苔。”^④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⑤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⑥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⑦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⑧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⑨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⑩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⑪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⑫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⑬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⑭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⑮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⑯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⑰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⑱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⑲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⑳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㉑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㉒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㉓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㉔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㉕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㉖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㉗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㉘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㉙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㉚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㉛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㉜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㉝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㉞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㉟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㊱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㊲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㊳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㊴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㊵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㊶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㊷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㊸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㊹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㊺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㊻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㊼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㊽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㊾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㊿套数《白鸥园中秋》云:“天运循环,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如电掣。”

这三年斥放故里的园居生活,使他感受到家乡山水风物的清丽,“山水爱吾乡”,“风景胜仙乡”;小园柴门竹径的平静悠闲,“清风明月可徘徊”,“身世外无妄想”;心灵获得了慰藉和恬适,“兴味萧然”,“情兴悠然”;从此,再也不用受人猜忌、受

① 赵义山:《明清散曲史》,人民出版社,2007,第111页。
② 吕景琳点校《广志经》卷二《汇北四音》,中华书局,1981。
③ 谢伯阳编《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1。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野老，朝夕相从，农谈不了。

园林风月无边好，学诗呼酒任逍遥。青山共难老，岁月尽饶。

凭君莫话长安道，池上风烟堪画描，感谢君恩赐归早。

观此曲并及他曲，在夏言心目中白鸥园有以下诸好：其一，此园主要景观为“八角塘”，池塘不大，清澈如银，故称“银塘”，池虽小，而有沧浪烟波之意，池上白鸥翱翔，鸳鸯成行，可供兰舟画舫巡游。绝句《八角塘》云：“旁舍新开八角塘，往来身在水云乡。绿波剩有西湖意，与客时时泛一航。”^①其二，环池建“蓬莱阁”、“环漪亭”、“水云轩”、“明月榭”、“停桡处”，规制皆小巧。其他建构如堂，如楼，如庄，如竹房茅亭，柴门竹坞，花厅水榭，长廊曲径，竹篱四围，竹都堂诸处，皆如“世外仙”，“世外楼”略显华贵，朴中带华，小中寓巧，饶含雅趣。其三，园中花木茂盛，如松竹槐柳桃李，金桂芭蕉，水上时时送来荷风菱香，又闻莺啼燕语，蜂喧蝶闹。其四，白鸥园位于贵溪城一角，“一水抢城隅”，偏离闹闹市嚣，构园者又注意留有空间，使此园与近水远山相接，“千峰出林表”，收揽自然界无限风光，“青山可樵，绿波堪钓”，“青天白鸟影茫茫，四面遥山护短墙”，“引清风招皓月”。置身此间，特别是当月明星稀之夜，令人油然而生飘然飞升之想，“便乘鸾飞去从此上青霄”，“今夜里梦绕蓬山思欲飞”。这正是中国园林建筑以狭小空间容纳天地自然，以有限见无限的美学法则的妙用。

夏言咏园诸曲对园林美的观照和心理体验丰富而精细，艺术表现也是成功的一位高踞相位而被逐田野的显贵，在三年园居生活中，抚今追昔，细味人生，体会到由炎而凉，由忙而闲，由闹而静，由进而退的许多滋味，觉得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而优游林下，“赢得闲情玩物华”，乃是一种“福缘”，人生难得的人生价值，“风月真无价”。在当时，把园居快乐与人生幸福联系在一起的官绅文士还是不多见的，此与后来万历之世施绍莘等视园居为“清福”的体验实为同调。更难得的是，这位下野高官愿与百姓分享此福，“楼台灯影开图画，花月帘栊映彩霞，把阳春挽取散与江城百姓家”。

二、自然铺叙谁安排

金銓(1494—1583年)，字左衡，号白屿，陇西(今属甘肃)人。随父侨居金陵，遂家焉。性俊朗，好游任侠，结交四方豪士，往来淮扬两浙。洞解音律，善填字谱曲，因自号“左衡”，著有《白屿集》。金銓在南京时，曾筑园于南京青溪，溪发源钟山，入秦淮，逶迤九曲。【北仙侣·点绛唇】《八十自寿》：“试看取傍青溪萧爽斋。”^②“萧爽”是园名、斋名、曲集名。小令【南仙侣·一封书】《闲适》四首，每首第一句如“青溪畔小舟”，“青溪畔小堂”，“青溪畔小

① 《桂洲文集》卷六《八角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② 谢伯阳编《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

园”，“青溪畔小庵”，可知四首皆咏萧斋园。

金銮与市隐园主人姚淞友善，亦市隐园常客，且是词曲名家，不能没有题咏套曲【北南吕·一枝花】《姚秋涧市隐园》（秋涧是姚淞别号）第二曲云：

我则见钟陵山千重翠霏，石头城万点苍烟，更和那清溪一带明如练。尽着他繁花耀日，老树参天，一群啼鸟，几处鸣蝉。绿杨如陶令门前，红莲似周子溪边。

作者先从市隐园的大环境、大背景落笔，“我则见”二句又仅表现出钟山和石城的雄胜，而且渲染出山上和城中层层绿色点点苍烟。如果说这是“面”和“点”渲染大片烟霞翠色，那么“更和那”句则用“线条”勾画出鲜明如练的“一带”青溪。钟陵山、石头城、青溪水都是市隐园诸名园附近标志性名胜，园林借此雄秀山水人文景观为背景，即便没有什么人工建造，已令人陶醉其中，此天造地设之可贵处。走进市隐园，但见“繁花耀日，老树参天”，花木繁茂绚烂，长势蓬勃向上；又闻“一群啼鸟，几处鸣蝉”，天籁声传响所到之处。及至市隐园门前，绿杨婆婆迎客，溪上红莲绽放，可爱喜人。“陶令”指陶渊明，“周子”指周敦颐，皆古之高士，暗譬市隐园主人姚淞。“尽着他”六句描绘市隐园小环境之优美，与前三句展现其大环境之雄丽，均显示出南京姚园所以成名的重要基点在于得地之胜，环境之佳，同时也与园主品格有关。

昔人论人地关系，高尚士与名胜地的关系，每每称人因地着，地以人胜，山水名胜与高人雅士的名声流布、历史影响乃至价值评价，关系密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们还举出许多历史例证，如王羲之与兰亭，王维与辋川，柳宗元与永州，苏轼与赤壁，等等。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园林美学。品评园林的美学价值要看多种因素，其中，园主之品格与园环境之在否（地胜），园主之人品格与园环境之历史人文积淀（人的因素），就是两点重要的园林审美准则。关于主人的品格，《姚秋涧市隐园》之第二曲已点出秋涧之贤，其人“如陶令”、“似周子”，末曲再次吟唱姚氏之人品，“醉深不觉游人倦，乐极方知地主贤”。第二曲下半则着重歌咏市隐园人文之美盛：

早难道吹台高李白寻诗，习池佳山公醉酒，草堂幽扬子谈玄。比着那息园、快园，几十年文物人争美，发扬深品题遍。得个王维画辋川，意趣天然。

姚氏之有市隐园堪追前贤之芳迹，如汉扬雄之与成都草玄堂，晋山涛之与襄阳习家池，唐李白之与开封吹台，更可媲美当时金陵诸多名园，如顾璘息园，徐霖快园，徐达后裔徐天锡园，等等。息园、快园、徐天锡园等名园，皆因园主的名声而扬名，而姚氏园得名流题咏者甚多，积淀了“几十年文物”，为时人羡慕，有如王维辋川图，为后世所宝。而“意趣天然”四字是点睛之笔，既评诸家题咏，兼美姚园高品。

金陵为明朝开国故都，王公贵族之园以徐达后裔徐天锡园最著名，园分东西，其西园陈沂有记云：“在凤凰台迤南，徐君天赐之别墅也。杳樾靄深，灵区幽邃。近台则有风游堂，临流则有泳游阁，而芳亭华馆，层见叠出，故虽不出城市，而景物娱

人,若在世外。至其蔚花木以养风烟,纡丘壑以跻霄汉,叠崑岑以象蓬岛,骋日畅怀,境与神会。盖其征奇萃美,甲于南国,实前此所未有也”^①。徐天锡慷慨好客,数开筵席,名流士女,常集其家,有句云【《南齐书·徐孝穆传》】:“徐孝穆家,有‘桃李争春’之句”^②。可见,徐天锡家有一派华贵富丽气象,与作者别记“峦樾靛深,灵区幽邃”云云,相去甚远。唯《四门子》一曲涉笔西园湖山:

天桃艳李兼含笑,问春工何太巧,金樽莫惜频倾倒,赏芳时须及早。花拥看堤,柳拂着桥,指湖山远通云窦。小蜂阵儿,狂蝶翅儿,飘趁清波一双娇鸟。

桃李笑问,春工为何这等巧妙?春色究竟在何处?寻春赏芳当走出画堂绣房,来到湖山,这儿是西园的一部分,显现出这座华林绮苑另有清远疏散的一面;特别是当早春时节,花堤柳桥,湖山一带,充满了万物生长自由活泼的气息。

金銮尝游吴氏丽春园,作套数《过吴七泉山居》,凡四支,其三、四云:

闲亭榭,小楼台,半亩方塘一鉴开。好山似画溪如带,妆点出烟霞寨。桃花流水遍天台,切莫招世人来。

尽着他春去秋来,雾锁云埋。吟天就杜陵诗,写不出王维画,赋不尽子云才。自然铺叙,谁与安排?清风振丽泽堂,淡烟生水竹坞,明月满桂兰斋。

盖吴七泉是位隐士,久隔红尘,长住白云间,不愿与世人常相往来,而他打理的丽春园却小有名气,为金銮等骚人逸士所赏。此园面积小,半亩池塘,亭榭楼台,堂坞斋馆,具体而微,自然得体,又以远山近溪为背景,妆点如画,远看园林如“烟霞”一般。“自然铺叙,谁与安排”,主人深得造园妙理,并付诸实践,“青松岭手亲栽,绿荷赏手亲裁”,可见主人是亲自参与此园设计、打造的。金銮赞许吴七泉具有“别一个幽雅襟怀”,“玲珑剔透疏狂态”^③。有此等样人,便有此等样园。

又游仪征(今属江苏)蒋山卿休园。山卿号南冷,仪征人。正德九年(1511年)进士,授工部主事,以谏武宗南巡被谪。嘉靖初复起,官至广西布政使参政。有《南冷集》。仪征辖扬州,南滨大江,蒋氏休园也临江。金銮两游其园,作套数《重过蒋南冷休园有怀》九首,有句云:“天开成绿野堂,门临着濯锦江。”其地又邻隋代运河堤,(沿河植柳)及古代宫苑,相传为晋代遗迹。故曲云:“淡濛濛烟锁垂杨,带隋堤,连晋苑,恍疑是习家池上。”视野开阔旷远,“放怀处天高地广,赏心时风清月朗”,有潇湘清疏迥远之致。而园内布局精致,“翠竹轩窗”,“绿槐门巷”,“梨花院落”,“柳絮池塘”,“野塘新雨芰荷香”;南楼月照,“卷帘时无限风光”;路径狭长曲折,而其境却不显逼仄,“细路绕羊肠,福地从来萧爽”。建筑与花木匹配相宜,楼宇设置,乃至道路铺设,在在都见匠心。有明郑侠如家园亦名“休园”,与蒋氏园名同而实异。又,

① 陈丘:《金陵世纪》卷三《后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最为具体精详。曲凡十首,其首曲与第二曲云:

乾坤清气,林泉佳致,恍疑似方丈蓬壶,端的是洞天福地。暖溶溶玉池,暖溶溶玉池,源头活水,珍珠乱撒,一片琉璃。海山三山秀,人间万古奇。

浮山胜概,冶源烟霏,又不是香雾空蒙,又不是轻云绶带。不移时闪开,不移时闪开,神仙世界,十洲三岛,阆苑蓬莱。天上黄金阙,壶中白玉台。

此二曲描写冶源王景瞻所品赏与规划袁芦蓊的奇崛景象,运用比喻,有最大与最奇瑰的修辞政境,如海上三山,天上金阙,洞中仙境等,融恰而最知委的有第三、四曲分写冶源谭边、龙湾景色和别墅湖山幽致:

白鸥轻漾,红鸳翻浪,恰才过捉马潭边,又早到小龙湾上。绿阴阴两行,绿阴阴两行,青丝飘荡,千条弱柳,万绦垂杨。好一似连环锁,牵人入醉香。

山居幽静,湖光相映,翠巍巍四面云屏,碧澄澄一轮银镜。听悠悠数声,听悠悠数声,禅林清磬,动人诗兴,信步闲行。雨过沙边路,风来水上亭。

“捉马潭”与“小龙湾”是冶源两处水景。水面上,“白鸥轻漾,红鸳翻浪”,色彩互映,物态各异,鲜明生动。两岸杨柳夹水,千条万绦,青丝飘荡成帘。“好一似连环锁”,极言垂柳之浓密,使人不可解脱,而“胜乡”则形容柳荫诱人的魅力。及至“山居”,又是另一派风光。这里四面环山,千峦叠嶂,“翠巍巍四面云屏,碧澄澄一轮银镜”,以自然界高峻为“云屏”,澄湖为“银镜”,来反衬“山居”,此伸云“层峦”,天然图画,是市肆中狭隘的亭台所无法比拟的。又禅林悠悠钟磬声,动人清听诗兴,雨过路平铺,水亭竖立,疏淡幽致,如同投书前,令人神清。第五、六曲写冶源别墅造境和有关景物:

冶宫遗庙,千山环抱,铸剑池彻底澄清,飞云阁半空缥缈。柳阴中小桥,柳阴中小桥,渔樵径道,游人登眺,终日逍遥。上到摩天岭,方知此处高。

堂开云岫,泉分石窦,倒坐着水月观音,生就的净瓶杨柳。有前朝古槐,有前朝古槐,千年依旧,龙蛇技斗,隐护灵湫。黑水洪洋峪,深藏景最幽。

冶源以古冶官得名,有祠庙祀之,又有深池,相传为古冶官铸剑处,凌空建阁,与池高下相对,巧构奇景,又有小桥、径道,可出屋宇绝顶,更有景致晋唐入画。飞云阁是另一座古祠庙,其位置、佛像均出自天然,亦一奇。特别捉马堂前千亩古槐和黑水灵湫,增添了景点的历史感、神奇感、幽深感。

七、八、九曲写冶源山居泛舟、宴饮、吟哦、禅悦种种乐趣。第十首总括冶源诸好:“快来看去,四围成趣。家住翠竹丛中,人在白云深处。看天然图画,看天然图画。眼前诗句,水芹香稻,鲜酒活鱼。一观虎丘南好,一观虎丘南好。红绿冶源观,红绿冶源观,曲,景观描写注重清泉澄湖、高岭古山、古柳垂柳、翠藻红莲、飞瀑水帘等等自然景物,有时也涉及笔力实迹迹如飞云阁、飞云阁、冶官祠、香泉院,以及十桥四行,行道人上建筑供居憩游观的亭台楼阁之类并不留意,或一笔带过。中国园林审美取向,在于

第五章 文化巨匠与园林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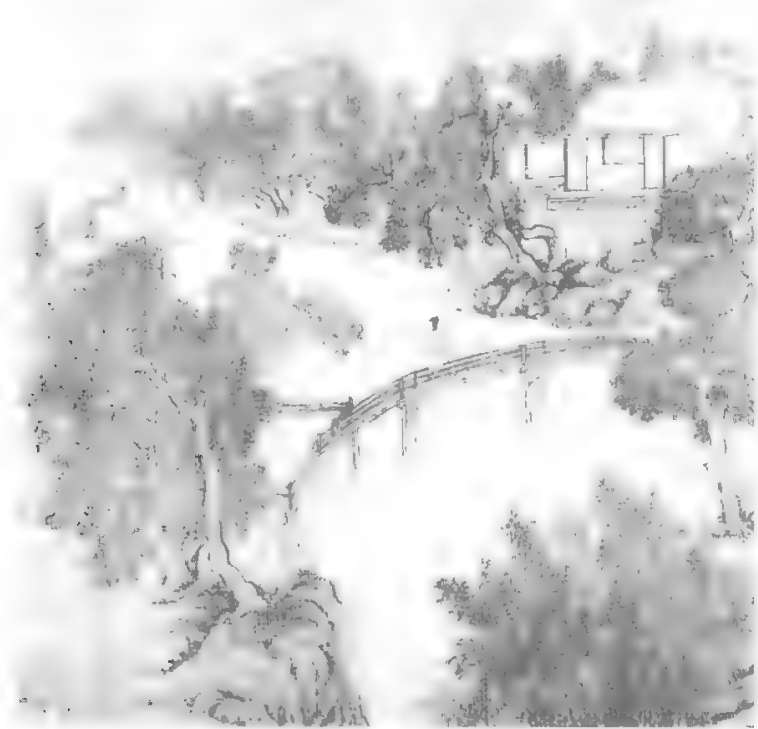


文征明与王世贞,一为明中叶书画苑大师,一为明中后期历史过渡阶段文坛领袖,二人籍贯同属苏州府,而且相敬相亲,结为忘年之交。文氏王氏乃园林世家,衡山与弇州皆有自家私园,又广览吴中名园,也观北方园林。他们对园林嗜好甚深,著书造园一部,毕力以赴题旨创作的《方胜园林旨记》和日记,文氏还绘制了多幅园林图,对园林乃至园中树木花卉都有巨幅描绘。文氏偏重于绘画,细加描绘,其园林造园史均已编著和花卉书籍的辑录,成就卓著,目下园林史上矗立其身,首推第一人。

第一节 文征明之园林情结

一、艺术生命之依托

吴门画派杰出代表文征明,在他九十年生命长途,大部分时光、精力都倾注于诗文书画的研究创作,以绘画、书法的成就最高,为有明一代艺坛宗匠。在艺术理论上,诗论、文论、书论、画论均有建树。文征明还深爱园林,精悉造园,平时多半栖居于家私园,每游吴中名园,曰云“还寻名园得真趣”。园林艺术中,创作和欣赏,也是他寄托高尚情怀、汲取创作养分的佳境。他创作了许多,一作为园林作品,包括诗歌、散文、书法、绘画诸艺,而以诗最多,篇有数千首,目下仍存和刻较多,在明代乃至清代诗人中是很丰富的,反映了他对园林的爱好,甚至可以说,园林创作,富有丰富的园林审美体验和精湛的园林审美思想,代表了明代中叶吴门园林美学成绩,集中体现了园林艺术与绘画以及诗文书法诸艺的亲缘关系。



文征明画

二、小园幽居之乐

文氏停云馆为明代苏州名园。查《文征明集》,“停云馆”最早见于篇什者为有七《停云馆燕坐有怀昌国》(昌国即作者友人徐祯祿,号字昌国),题一标明写作年代“己未”,为弘治十二年(1499年),作者时年三十岁。是年其父文林卒于温州知府任上,此馆是其父留下的遗产。“停云馆,在三条巷西北曹家巷。文温王林所构,子待诏征明所居之,嘉靖间明敕帖谱十二卷盛行,其名益著。”与《文征明集》中又屡屡出现“西斋”,卷九《岁暮重葺西斋》,一本题作“岁暮重葺停云馆”,疑西斋即停云馆。集中又屡见“南楼”,与停云馆处于同一园中。《丙戌十月致仕出京》:“玉堂堂下秋风早,缃白黄花不尚余。”玉堂也是园中一景。此园原是祖产,年久失修而致倒塌殆尽,为几间,“不堪岁晏撤宫帟,愁对西风瓦砾堆”。撤而复建,屡被屡葺。主人诗云:“偶得南荣佚此身,世堪展席对嘉宾。南荣落日盈盈水,梧馆封泥盎盎春。如复高明吾故处,依然俭陋本先人。堆床更有图书在,岁晚相看不当贫。”晚年,辞翰林院待诏,全家,于宅东构玉磬山房,“树两桐于庭,日徘徊堪咏其中”。其形制中的如玉磬,故名。文林为言清正兼清,征明雅有文风,年三十一奉父丧,温州吏民赠上卷以为丧仪,不受,为修却金亭旌其事,一时传为美谈。征明平生久享大名,其家并不富裕,而安于斗室蜗居,停云、玉磬二园也显寒俭,“小园”、“小斋”、“小楼”、“小室”、“小窗”、“小砌”、“小山”、“小池”,其园种种都不离一个“小”字。主人却心安理得、安贫乐道,又善于在狭小的空间经营布置,营造出一片艺术天地,“小阁疏窗,位置都雅”。其诗云:“横窗修曲带修垣,一室都来斗样宽。谁言细柳能日永,我知容膝易为安。春风雉草通荆棘,夜雨编篱护药栏。笑杀杜陵常待诏,长思江夏正人寒。”另一首七律也是咏玉磬山房的:“小斋如喜两楹分,短折分湖玉磬陈。一亩地,要王三世事,过门谁识有心人。屋头日出乌桕晓,檐隙泥香草亭春。手种双桐生数尺,浓荫已见绿匀匀。”⑥

文征明是怎样秉承“俭陋”家风,利用位于老旧的里巷中一处湫隘的故居,来营构他的“小园”呢?又体现他什么造园理趣呢?首先,尽量留留空间,珍惜勾寸土地,不使有填塞之病。建筑设景少之又少,一斋一楼一山一池而已,体量又极小。室内陈设装饰也很简单俭朴,竹榻竹几、书案,此外别无其他家什用具。一多梧同地,空地留给了几间天井和草木。文氏小园的设计和布置充分体现了中年艺术家留留自的美学理念。其咏园诗与题园诗时见“虚窗”、“虚亭”、“虚阁”、“虚庵”、“虚明”、“虚

① 《百城烟水》卷二《吴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② 《文征明集》补辑卷六《岁暮撤停云馆有作》。

③ 《文征明集》卷九《岁暮重葺西斋》。

④ 文嘉《先君行略》,见《文征明集》附录。

⑤ 《文征明集》卷一二《玉磬山房》。

⑥ 《文征明集》补辑卷一〇《缺题》

虚”等词汇,还特地写了一首题为《虚窗》的七律:

送根针启带挨牙，雅称空明照碧纱。静里隙光行野马，夜深月色弄梅花。此心
寂久还生白，万籁听来自不哗。却是读书声未散，隔松遥入野人家。^①

疏棂斜启,让阳光映照在碧绿的窗帘上,室中人透过一隙之光可窥见外面如画的景致,如“窗含西岭千秋雪”,这种借景入格到室外的处理方法,不仅为室内空间增色,实际人心亦虚,清空一白,不留渣滓,不觉视听之迷乱嘈杂。这是虚窗疏棂的妙用。岂止一窗,园中一切建构若善用虚,皆能产生美感。虚则通透,气息流贯,面面俱到,处处皆景,达到“空纳万象力”的效果和境界。人文景观,丰富的造詣,情趣无限。如苏州拙政园,古木参天,奇石遍布,这种虚实相生的手法,为园林建筑增添一种空灵、幽雅的氛围,达到“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效果。

[illegible]

十月十三夜，与客小醉，起步中庭，月色如昼。时碧梧萧疏，流影在地，人境俱寂。顾视欣然，因分童子（一本作山童）烹苦茗啜之。还少风埃，不意至丙夜。东坡

1. 《文征明集》卷一(《唐寅为陈秋官赋》)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云,何夕无月,何处无竹柏影,但无我辈闲人耳。嘉靖壬辰仲夏以

当年苏东坡谪居黄州,偕友人张怀民夜游承天寺,步于中庭,见“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遂发其闲情逸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四百五十年后,时年六十三岁的文征明在白晳小园玉磬山房所遇月下桐影仿佛当年东坡所见承天寺夜景,二人闲情亦同。惟东坡有友人相陪,征明则无,仅有一童子侍侧,然而其景寥廓空蒙,其兴雄奇飞扬,“更阑斗转天苍然,满庭夜月霜寒烟;蓬莱何处亿万里,紫云飞堕栏杆前”。如此清空之境,遄飞之兴,皆生于小小园庭,亦主人清思妙构所致。

其三,文氏旧园即所谓“停云馆”或西斋建有小楼,即征明诗中常常提及的“南楼”,登斯楼可俯瞰城中千门万户,远眺西郊青山,这样就把“穷巷”、“陋巷”中的一座小小园林和外面的大千世界联系起来。登楼凭栏,成了主人生活起居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他在楼上清楚地见到苏城繁华锦绣气象,自然界四时景色、欣欣生意。《南楼》:“西山开晚霁,返照落窗中。”《病起试笔》:“碧云千里日,黄叶四檐声。”《春日雨中》:“野色送青山半出,暖痕回绿草先知。”《南楼雨后》:“徙倚南楼酒半醺,新晴物色总欣欣。烟中万瓦初斜日,天末孤飞有断云。江燕差池先社至,林花狼藉过春分。一般寂寂啼山鸟,不及横塘树底闻。”又《南楼》:“南楼三月尽,飞絮满江城。野色烟中断,斜阳雨外明。绕檐风燕燕,千树暖莺莺。岁有伤春感,兼兹白发生。”穷巷小园尚无此楼,焉能见西山晚霁、千里碧云、万瓦斜阳、满城飞絮,以及林花、野色、江燕、群莺种种景象,最先感知物候之新变、动植之生意。登此楼有时会触发忧国忧民天下之情,而非斤斤于伤叹自身困厄穷愁一己之情。《南楼》:“烟色葱茏万瓦流,夕阳如锦下城头。满城饥困人皆死,高处那知地上愁。”繁华的苏州因遭饥荒,死者枕藉,满城凄惨景象。时在弘治五年(1492年),作者二十三岁。史载弘治四年秋八月,“苏、松、浙江水”,又“南京地震”,至五年水未退,秋七月,“振南京、浙江、山东饥”,“停苏、松、浙江额外织造,召督造官还”。^①诗盖实录,有感而发。《登楼》:“万里新寒袭敝裘,故人何在独登楼。江山摇落愁无际,鸿鹄哀鸣去有求。北首长安云日暮,西风边徼戍尘秋。谁怀杞国千年虑,目断碧天空自流。”正德、嘉靖间,蒙古部落小王子占据河套一带,成为西北边患,“数入寇”,“出没寇西北边”,“数扰边”^②,文诗“边徼戍尘”云云,盖指此,时年盖五十余岁。又《南楼》云:“狂搔白发倚南楼,落日边声入暮愁。万里长风谁破浪,一时沧海遂横流。敢言多垒非吾耻,空复崩天负杞忧。安得甘霖洗兵马,浮云明灭思悠悠。”作者时年八十四岁。文征明长期过着闲适的园居生活,沉潜书画诗文创作,但自少至老都未尝忘怀民瘼时病,这种忧患意识常常是在登临南楼时触发的。

① 《文征明集》补辑卷二。

② 《明史》卷一百五《孝宗本纪》。

《明史》卷一百五《外国传·鞑靼》。

文征明一生与园相伴,他的生命与园息息相关。在北京任翰林院待诏三年,见朝政混乱,“然居恒邑邑不自得”^①,屡上疏乞归。期间,思乡情切,作《秋夜不寐枕上口占五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栖止寝食其间的小园,是停云馆、玉兰堂,“中夜无眠思故乡,梦成刚在玉兰堂”,“中夜思归梦不迷,停云馆在玉兰西”,较之朝廷“虎豹场”,自家小园却有“幽居乐”、“幽斋乐”。文征明的前半生由于家业不丰,科举九试不中,贫与困、病与愁,每每发诸诗歌。幸而祖上留给他一座小园,经过亲自打理,获得了一个幽静优雅的家居,一个小小的艺术天地,能够在其中安度一生,沉潜于文学艺术创作,难怪他对“停云馆”、“玉兰堂”怀有深深的情愫,视为乐居、乐斋了。辞官抵家在嘉靖六年(1527年),他已经五十八岁了,生活似较以前宽舒。归家第一件事就是修葺停云馆,诗云:“京尘两月暗征衫,此日停云一解颜。道路何如故乡好,琴书能待主人还。已过壮岁悲华发,敢负明时向碧山。百事不营惟美睡,黄花时节雨班班。”^②随后又新筑玉磬山房。其弟子书画名家陈淳来访,作《新秋扣玉磬山房获观秘籍书画》:“秋暑殊未解,言向城北隅。爰登君子堂,如坐冰玉壶。纵观《循吏传》,载展《醉仙图》。如恐穠穠讥,此意真成孤。”^③玉磬山房与停云馆相邻,在苏州城内西北角。山房内收藏古书秘籍、法书名画甚丰。

从青年到暮年都和园居生活密不可分,长期受到园林美的熏陶,这对文征明的精神世界和审美心理浸润殊深。他体悟到,这幽美的小园比起那纷纷扰扰的市朝,特别是朝廷险恶的“虎豹场”,要洁净、宁静、清纯、美丽千百倍,深感陶渊明“环堵萧然,不蔽风雨”,“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其所叙所咏之味深。文征明也屡有吟咏,如《答陈道济》云:“平生容膝无余念。”《答吴次明》:“席门环堵心如水。”《答钱孔周》:“元亮平生难适俗,尧夫一室自藏春。”元亮,陶渊明之字。孔周,钱谦益之字。钱谦益《初学集》卷一《初与钱孔周书》云:“浮世自知闲有味,贫家聊以淡为欢。”清适的小园,如蜗的居室,乃使主人贫而能乐,乐而忘忧,“吾尝笑子真,弃官学放浪,乃知子真非放浪,乃知子真非放浪。”^④而“尘缘”、“世俗气”,如功名杂念、利欲熏心等,则是审美活动、艺术创作的障碍。在园中空庭或透过室内虚窗,或登上南楼,可以观听长空玉宇、朝晖夕月、春风冬雪、莺啼虫鸣、草木竹树,接触天象地景、动植万汇,感受自然生命的盎然生意。“生意”一词频频见于文征明诗作中,如《次韵孔周岁除之作》:“花竹渐看生意动,安知生意在吾心。”^⑤《次韵孔周岁除之作》:“花竹渐看生意动,安知生意在吾心。”^⑥七律:“见说近来生意足,一庭草色映帘明。”意涵相近的词还有“欣欣”、“物华”、“

① 王世贞:《文先生传》,见《文征明》。
② 《文征明集》卷一《初与钱孔周书》。
③ 《文征明集》附录。
④ 《文征明集》补遗卷一《题东坡画竹》。
⑤ 《文征明集》卷一《次韵孔周岁除之作》。
⑥ 《文征明集》卷一《次韵孔周岁除之作》。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华”等,如《南楼雨后》:“新晴物色总欣欣”。《饮王敬止园池》:“春去依然有物华”。《初春书事》:“疏帘掩映物华鲜”。《同王履约过道复东堂》:“绿树黄鹂有岁华。”天地自然生命与主体自我生命之生意融合无间,由是形成审美意象,创为“气韵生动”的艺术。这一审美活动、审美心理对文征明而言,往往发生在园林这个特定空间。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月十三夜,月色如昼,征明适在其玉磬山房,乃起步中庭,“时碧梧萧疏,流影在地,人境俱寂,顾视欣然”,作七言古诗一首:

星河垂空秋耿耿,碧瓦飞霜夜堂冷。幽人无眠月满户,一笑临轩酒初醒。爽空无人万籁沉,惟有碧树交清影。裴衣径起踏流水,拄杖半醒警栖鸟。风携石鼎煎幽竹,夜久香浮乳花鼎。银杯和月泻金波,洗我胸中尘百斛。更闻斗转天苍然,满庭夜色雪寒园。蓬莱何处几万里,紫云飞舞如干言。何人为唤李谪仙,明月万古人千年。人千年,月犹昔,赏心且对樽前客。愿得长闲似此时,不愁明月无今夕。^[1]

玉磬山房在皓月映照下,现出一个别样的世界,空明、寂静、清幽、奇妙,其间事物物无一不美,乃至茶具、茶汤、茶色也奇丽异常。幽人置身其境,心灵净化了,如经一番清洗,胸中百斛尘埃尽除,而且超越了时空,超越了人神界域。这正是审美活动、艺术创作与欣赏活动的心理特征,园林艺术亦然,文征明的体验特多,丰富而深细。

三、吴中名园赏评

文征明平生好园,饱览苏州园林,足涉江南名园。“驾言求友生,名园欣独往。”^[2]“名园欣独往,佳客喜相寻。”^[3]“名园欣独往,佳客喜相寻。”^[4]《文征明集》卷八《孔周池亭小集》记,其中王献臣拙政园、王鏊真适园、徐缙西山园及史际玉阳山房,是其重点歌咏、记叙对象,也是研探文征明园林美学思想的生动资料。

王献臣,字敬止,号槐雨,吴县人。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为东厂所诬,谪福建上杭丞,广东驿丞,武宗立,迁永嘉知县。后解官家处,筑室种树,自谓“此亦拙者之为政也”,因名拙政园。文征明与王献臣有通家之好,“直躬殉道”而被斥,又幸其优游余生,享园居之乐二十余年。于嘉靖十年(1531年)作拙政园诗三十一首,十二年增诗一首,同年又作《王氏拙政园记》。

拙政园在苏州城内东北,原为唐陆龟蒙故宅,虽在城市,而有山林深寂之趣。元代废为寺。明正德间,王献臣解官归里,购得之,“居多隙地,有积水亘其中,稍加浚治,环以林木”,“凡为堂一,楼一,为亭六,轩、槛、池、台、坞、涧之属二十有三,总三十有一”^[5]。拙政园首先以水取胜。主要水景“小沧浪”,“横亘数亩”,“洸漾渺弥,望

1 《文征明集》补辑卷一《十月十三夜与客小酌起步中庭》。

2 《文征明集》卷三《入日王氏东园小集》。

3 《文征明集》卷八《孔周池亭小集》。

4 《文征明集》补辑卷二《王氏拙政园记》。

若湖泊”。又水体形态多样，有湖、塘、池、泉种种，或涓涓细流，或浩浩碧波，水流或显或伏，或急速而清驶，或平缓而淳蓄。这在繁华的都会尤其难得，也是营造城市山林的基本条件。其次广植竹木繁花。尤多美竹，“倚玉轩”旁“碧玉万竿”，“深净亭”周围“修竹环固”，“湘筠坞”前“种竹绕平冈，冈回竹成坞”，“竹涧”夹岸美竹千挺。“紫香坞”畔，古柏参天：“……上林松柏地可步，下苑梧桐叶堪书”，“王猷园”中种前楹，珍重王猷属我情。“王猷”，晋王徽之号子猷，有竹癖，此借指王猷臣。竹之外，又种莲于“水花池”，种柑橘于“待霜亭”，种江梅百本于“瑶圃”，又种柳、松、桃、李、槐榆、芭蕉等，并因之构成一个个景点，如“柳隩”、“听松风处”、“珍李坂”、“桃花渚”、“槐雨亭”云云。“繁香坞”景区杂植牡丹、芍药、丹桂、海棠、紫琼诸花，“春光烂漫千机锦，淑气熏蒸百和香”。园中建筑，“凡诸亭槛台榭，皆因水而面势”，与水色波光相掩映，美不胜收，是拙政园的又一绝胜处。桥梁“小飞虹”在梦隐楼之前，横绝沧浪池中，落日晴波与朱栏高楼交映，“朱栏光炯摇碧落，杰阁参差隐层雾”，如入仙宫。芙蓉榭北，有土山名“知不足”，山上有“卷石楼”，登楼可眺太湖，太湖西望洞庭山，高可寻丈，登台也能见远山白云，心目为之旷然。文征明拙政园诗与记，未有关于此山的一字描述，盖此山为乾隆时增筑。此外，尚有“梧竹居”、“紫香坞”、“待霜亭”、“水花池”、“听松风处”、“珍李坂”、“桃花渚”、“槐雨亭”、“湘筠坞”、“倚玉轩”、“深净亭”、“竹涧”、“紫香坞”、“繁香坞”、“春光烂漫千机锦，淑气熏蒸百和香”等景。

“尔耳轩”于盆盎置水石，上植菖蒲、水冬青，亦寓“崇丘”之兴。拳石片玉也含重岩高岭之意，固不必广采奇石以叠高山群峰。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思想

王鏊之婿徐缙,字子容,号崦西,吴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授编修,官至吏部侍郎。筑薛荔园于太湖西山。文征明与徐缙过从甚密,作《徐子容园池十二首》,时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五十岁时,亦每首咏一景,即“思乐堂”、“石假山”、“水槛楼”、“风竹轩”、“蕉石亭”、“观耕台”、“蔷薇洞”、“荷池”、“留月峰”、“柏屏”、“通泠桥”、“花源”、“钓矶”。徐缙和文征明的友人南京刑部尚书顾璘《息园存稿诗》卷四有《徐学士子容薛荔园十二首》,无“石假山”,故题作“十二首”。徐氏园十三景每景一诗,其诗云:“包山巧得太湖石,冥搜等泽奇。近割包山巧,冥搜等泽奇。”包山即太湖西山,笠泽乃太湖别称,诗谓园中所植太湖石能得湖山奇巧,令人赏玩不尽。《风竹轩》云:“琐窗晴送影,金粉细吹香。”竹影令人神迷,竹香令人心醉。《蕉石亭》云:“院静浮苍岛,窗虚拂翠翘。”亭边叠怪石,上植芭蕉,“院静”、“窗虚”谓亭轩,“苍岛”拟奇石,“翠翘”指芭蕉,景境清幽奇幻。《荷池》云:“细香浮露气,疏雨占秋声。”田田绿荷得池水、露气、疏雨涵化,浮出细微清香,传出悦耳“秋声”,这方小小池塘也含清致妙境。“水槛楼”是薛荔园中唯一华丽建筑,同样因水而增胜:“高楼凌万象,正俯曲池端。画栋浮晴藻,风帘泻急湍。”高楼“凌万象”,“正俯曲池端”,“画栋浮晴藻”,“风帘泻急湍”,射,高楼的“画栋”、“风帘”仿佛有藻荇浮动,急湍直泻而下。秋日,池水深碧,似有千日,高窗日影落于池中,浑圆如规,且有寒意。如此景象,何等奇妙!此园设计者善将建筑、植物、水石等要素,巧为配置,互相映衬,并考虑到天象气候等因素,从而营造出诸多景色有别、主题鲜明而各具意境的景观、景点。文征明观赏、吟咏薛荔园也特别注重此园所具美学意境和主体审美意趣。

文征明另一篇与《王氏拙政园记》齐美的长篇园林记《玉女潭山居记》,所记玉女潭山居又名玉阳山房、玉阳洞天。杭人田汝成《田汝成小集》卷四有《玉阳洞天雨游记》,但不若文记翔实精美。园主人史际(1495—1571年)字恭甫,溧阳人,嘉靖名士。溧阳与宜兴为邻县。玉女潭在宜兴县东南二十里穿石山,附近“岩窾虚巖,湍瀨联络”,“最为奇胜”,如张公洞、玉女潭皆是。史际对玉女潭自然景观并不作伤筋动骨的改造,惟精心打理,除其芜秽,疏其土石,通其湮塞,使其天然奇骨秀色尽显。诚如文征明所说:“乃疏土出石,决浚导流,剏辟蠲刈,尽发一山之胜,幽岩绝壑,灵湫邃谷,悉为标表,而兹潭实首发之。”山居以玉女潭为中心营构亭台楼阁等人工建筑,以便观赏,而撷景之精华。如就潭边高突处建台,台上构重屋,名“玉光阁”。玉潭之水“莹洁如玉”,日光下射,“光景澄澈”。登阁俯览,“而潭之盛益靚而显”。潭有伏流,出岩石之下,汇为小池,玉洁不流,为亭其上,曰“凝玉”。其南,占樗一株,根柯郁蟠,磊砢如石,“其下湍瀨滌洞,与树映带”,其旁建轩,曰“漱玉”。其亭阁轩皆因天然水石而建,且以之命名。玉阳洞天范围内许多景点或稍事堆叠,或不施一斧一凿,仅仅冠以佳名,便成一处胜景。如琼树湍折旋西流,曲处成湾,长石累累相

人坐“虚斋”，耳闻庭院竹声，清美异常，如玉佩鸣戛，如孤琴发流水之音，竹声所以能引起听者如此美妙的感受正是由于心物感应的作用，“泠然如有应，声耳相诺唯”。再追究下去，若问心与物何以能交感相应，则缘于二者质性有相同之处。

1 《文得明集》卷一《听竹》

中国园林艺术思想史

人。二十二岁举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出为山东青州兵备副使,隆庆间迁浙江右参政,山西、湖广按察使,万历二年(1574年)以右副都御使督治鄱阳(今湖北襄阳),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三疏乞归,后卒于家。著述之富,时称第一,有《弇州四部稿》、《弇州续稿》等。

世贞学问博洽,涉猎经史百家佛道二藏,尤深于史学。为嘉靖后期及隆万间文坛宗匠、七子领袖,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他不但是大文学家、大学问家,而且是园林家、旅游家、游记家,他的文学成就,特别是他的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文名籍甚,而园林艺术成就遂被掩盖,有关论述甚少。世贞雅好山水,宦辙所至,遇名山胜水辄游,只因公务在身,不能因游废事,但所涉非少,纪游尤详。如《游云门山记》、《海游记》、《游张公洞记》、《游善泉洞记》、《游太山记》、《历三关记》、《历黄榆马岭记》、《泛太湖游洞庭两山记》、《游东林天池记》等,游武当山凡四记,《适晋纪行》与《江行纪事》各长三四千字,这些游记表现了王世贞模山范水的非凡手段和高旷超脱的胸襟。世贞盛赞友人、同年进士处州(今浙江丽水)人何镗胸怀“旷朗宏博,纵心世外”,性好游,“足迹几天下半”,“遇佳山水必游,游必有咏歌叙述之类”,又选汉唐迄明游记,编为《古今游名山记》十七卷凡五十余万言(一说七十万言)。又谓自己与何君有同好,但足迹不若友人之广,“余固尝仕宦,踟蹰于燕、齐、晋、楚、吴、越间,然其迹尚不能当君之半,自岱宗、太行、匡庐、寥岭、两洞庭、张公、善权、桐庐外,其胜不能得君之十三”^①。另一位朋友归安(今属湖州)人慎蒙也是旅游家、游记家,改编何镗《名山记》而为《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凡十六卷。世贞之弟世懋也好游,著有《名山游记》一卷。王氏昆仲手足情深,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均嗜山水与园林,非唯王氏兄弟,其时士流大率皆然。与山水结缘者,又大都雅尚自然山水,拙于因借自然山水,巧于堆叠假山,凿池引流,以人工模仿再造自然山水,以满足居处之需,故世贞在《游张公洞记》中慨叹“吾人之所以爱山水者,非真爱山水也,盖爱其可居可游而已”^②。这种对自然山水的缺憾

王世贞好园殊深,自称“癖迂”,置家“计必先园而后居第,以为居第足以适吾体,而不能适吾耳目”^③。在他看来,精神的愉悦重于身体的享乐,故先园林而后宅第。世贞在青少年时代已经体尝到园林的乐趣。其家族为太仓巨室,富甲一方。祖父倬,成化进士,仕至南京兵部右侍郎,父忬,嘉靖进士,累官兵部右侍郎。伯父世杰,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世贞之父世承,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世贞拓,尝出为山东布政司都事,既受即归,归而极意园亭:

公故豪,有园亭声色之奉,至是益发舒,于居第后种竹万余竿,长松半之,他奇卉异木复半之。筑山凿池,列峙洞壑、锦川、斧劈诸峰,间以亭榭桥道,宛转向背,恍

① 《弇州四部稿》卷六九《游名山记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弇州续稿》卷六二《太仓诸园小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若有神，窈窕深靓，非复人境。春时，游者鸟屐相啮，衫珥狼籍。¹

园主静庵公亲自参与规划设计，“其所规擘匠缔，且损夕益，往往出人意表，以故丽甲东南，虽夙称名园者逊弗能抗”。王世贞年十七八为诸生，常陪伯父游园，春夏之交，但见苍翠满眼，繁花霞铺，百鸟啁啾，“纵履游目，靡匪趣会”，“爽沁肺腑”²，其乐无穷。静庵公性好客，故园门常开，每当春日，游园者踵接，其所殊好他人难及，“为园主人者亦逊莫与静庵公抗”³。还有“乐施予赴人之急”、慷慨好客的性格，视人生如寄，“自少至老无一日不乐”的人生态度，对少年时代的王世贞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王世贞出仕后，营造过两座园林——离蓺园与弇山园。离蓺园在太仓城西鸂哥桥左，宛宛通官河。原为里人朱氏菜地，东西长十余丈，南北宽仅三丈余，面积狭小。然而建筑有亭台屋室楼轩之类及庖厨浴室设施，“碧梧数株，戢戢欲干云”，“种竹千余竿，露翠风簧”，“复有老梅玉蝶、绿萼各一”。叠石为山，涧洞岭梁皆具，山俯小池，中蓄金鱼，轩后池较大，种白莲百本，榜曰“芙蓉沼”。小圃前植立太湖石、锦川石、斧劈石。具体而微，小巧玲珑。园名“离蓺”取之《离骚》“蓺茝施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蓺茝施”，皆恶草；“离”，弃去。时世贞遭家难，父王忬为奸佞构陷致死，居家服丧，及服除，“乃请于太夫人（母郁氏）以创兹圃”。时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世贞三十八岁⁴。弇山园，又名弇州园，俗称“王家山”，在隆福寺西。隆福寺全称隆福教寺，原名报恩院，梁天监四年（505年）建，北宋大中祥符改今额。寺在太仓城内武陵桥北⁵。此园占地七十余亩，规模宏大，建构精丽，名播东南，非复离蓺所可比拟。主人记云：

园之中，为山者三，为岭者一，为佛阁者二，为堂者三，为书室者四，为轩者一，为亭者十，为修廊者一，为桥之石者二，木者六，为石梁者五，为洞者，为滩若漱者各四，为石坛者二。诸岩岭洞壑不可以殚计，竹木卉草卉药之类不可以勾股计。此吾园之有也。园亩七十而赢，土石得十之四，水三之，室庐二之，竹树一之。此吾园之概也。⁶

园分三大景区，即东弇、中弇、西弇，三弇各具特色。主持设计、营造者，西弇与中弇为“张生”，东弇为“吴生”，二生皆“山师”，又称“园师”，即今园林建筑工程师。张生就是声名籍籍的上海人张南阳，俗呼小溪子，后更号卧石生，王世贞弇园、潘允端豫园及三吴诸缙绅家名园多出其手。事详陈所蕴《张山人卧石传》，而所谓“吴生”者已不可考。世贞论中、东二弇景观之胜与张、吴二生技艺之长：“大抵中弇以

1 《弇州续稿》卷一。《明故奉直郎山东承宣布政使司都事静安王公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

《弇州四部稿》卷七四《先伯父静安公山园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弇州四部稿》卷七四《先伯父静安公山园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郑利华：《王世贞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第113页。

4 民国《镇江县志》卷一《封域》，《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5 《弇州续稿》卷五九《弇山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石胜,而东龛以日境胜;东龛之石不能当中龛十二,而日境乃蒔之;中龛尽人巧,而东龛时见天趣;人巧皆中摩,而天趣多外拓。”人巧与天趣,各擅胜场。尤可贵者,以人巧取胜而能内敛,否则便故弄其巧;以天趣见长而能充分表露,否则便现拘禁而不合其天。论艺观景,细微精湛。世贞好道书神仙家言,览《山海经》、《庄子》、《穆天子传》诸书关于仙山龛州传说,“不觉爽然而神飞”,因以名其园,“以寄其思”。由兹园命名与主人别号皆取“龛州”,可以窥见王世贞对于道家道教玄妙神奇境界的神往。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离簪园告成,而园与州衙邻,“旦夕闻敲朴声,恶之”,另求得隆福寺之右方耕地,颇僻静,建一小阁,奉佛经,“前种美笈环草亭,后有隙地若岛,杂蒔花木”,名曰“小祇园”^①。此即中龛“小祇林”之前身,与《龛山园记二》所记“始之辟是地也,中建一阁,以奉佛经耳,小祇林所由名也”正相印合。又于经阁西购得邻人隙地,欲筑一土冈未果,而构书屋三间,周植竹柏果蔬。及万历元年(1573年)出任湖广按察使,产业悉付仆入政某,“其人有力用而侈”,明年,自楚迁太仆寺卿,“则所谓土冈者皆为石,而延袤之,倍中龛再矣”。万历四年(1576年),“自太仆领郕镇迁南廷尉以归,则东龛与西岭之胜忽出”,“崇薨杰构”,巍然大观矣。中龛先成,东龛、西龛继之,始于小祇园,经营十余年,“盖园成而后,问橐则已若洗”^②。为了建造这座江南名园,园主人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岂非“癖”与“迂”乎?世贞之弟世懋,字敬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仕至南京太常寺少卿,手创淡圃。世贞长子士骥,字固伯,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由礼部主事,改吏部稽勋司员外郎,依王氏旧居改建为小园曰约圃。士骥尝比较王氏三园,谓其父龛园“以泉石奇丽甲郡国”;其叔淡圃名为淡而实“宏垵饶名材卉”;而其约圃“广袤不能当其十一,足不待疲而竟,日不待瞬而息,执役不二丁,蓐费不倾囊,以此名约,盖真约也”^③。士骥又有泌园,与其父龛园也有比较:“先人龛山园,叠石架峰,以堆积为工。吾为泌园,土山竹树,与池水映带,取空旷自然而已。”父子构园异趣,治学有别,钱谦益笑问士骥:“兄殆以园喻家学乎?”骥亦“笑而不答”^④。观乎太仓王世贞家族,谓之簪缨世家诚可,谓之学术、文苑、园林世家亦可。这个家族所以能作出这样的文化贡献,孕育出王世贞这样的文化巨子,营造出龛山园这样的名园杰构,原因固多,而系于王氏家族历史文化遗产与积淀甚重。

王世贞历览南北名园,江南园林最多。早年在南京刑部任职数岁,曾游书园、宁园、崔都尉庄、谢司徒庄、朱锦衣别墅等,多为宦官中贵园林。后调山东青州兵备使,至济南谒德王府,观珍珠泉。任浙江参政,至湖州访沈园遗迹,至南浔访礼部尚书董份园,至杭州访刑部尚书洪鍾之孙二园。晚年为南京刑部长官,“唯是职务稀

①《龛山园记》卷一六:《题龛园八记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龛山园记》卷一六:《题龛园八记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龛山园记》卷六:《约圃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王司勋士骥》。

唯一的担心是,子孙不能继承保有,而为他姓所得,故谆谆告诫:“若余子孙,惟永戒前车之辙,无培一土植一木,则善矣。”^①这是园主们的普遍忧虑,由来已久,成了一种历史心结。唐朝宰相李德裕在东都洛阳伊阙南置平泉别墅,卉木台榭,若造仙府,特作记以诫子孙:“留此林居,贻厥后代。冀吾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后,为权势所夺,则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②潘允端作《豫园记》给子孙留下嘱托,正是效法李德裕的作为,不过没有讲得唐贤那么悲凉直截,“无培一土植一木”云云,语气缓和,多从正面诱导,以避不

但是,严酷的现实是,自晋宋私家园林兴起以来,如晋代石崇之金谷园早已灰飞烟灭,唐代诸公名园别墅如王维之辋川别业、白居易之履道里园池、裴度午桥庄别墅、李德裕伊阙平泉山居等,也都没于荒野草丛,或有遗迹残存,只能供后人凭吊罢了。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感叹:“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尤余处矣。”虽有孑遗,已数易其姓,早就不属原主了。李格非以松岛园为例,“在唐为袁象先园,本朝属李文定公丞相,今为吴氏园,传三氏矣”。白居易履道里园后为寺庙,称大字寺园,“今张氏得其半,为会隐园”,“寺中乐天石刻存者尚多”,而白氏所称其某堂某亭者,“无复仿佛矣”。李格非进而诘问园林难成易废的原因:“岂因于天理者可久,而成于人力者不可恃耶?”园林“成于人力”,故易废不可恃。宋人笃信天理以至绝对化,若问天理与人力是否绝对不能兼容,二者有无同一性,李格非没有回答也回答不出。但他指出“万物皆有时”,“凡物之存,固有时,而物之废,亦有时”,我国正有数易数姓的情形,还是符合历史现实的。

园亭池馆易废难久的现实与园林主人希求长有的心理正好相悖反,难以消弭。于是退而求其次,虽不能奢望子孙世世代代承家业,永保其园,还是可以延长保有的时间,如三代数世,在现实中也确有这样的家族。有人认为是由于其家能积善积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彼积之不已,故其子孙世世有之”,“世世有之,故其子孙世世有之”。家大族萧氏,百年之间自曾祖而下五代人“敦本务实”,“入孝出弟”,以故“田园日绕”、“门第益盛”,而能长有其庄园及静深之堂。其后,宣德间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则称江西安成刘氏葛溪别业,“父子祖孙三皆贤,相继守之不失。”又引唐李德裕之平泉庄与宋初名臣王佑之三槐居的史例,进一步申明园池久暂系于主人贤达与否的

① 清嘉庆《上海县志》,转引自陈植,张公弛选注《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

② 《全唐文》卷七百八《平泉山居诫子孙记》。

③ 《金文靖集》卷八《静深堂记》。

弇山园图



弇山园图



之者,独有兹湖而已。”¹

其二,因山与因圃。“因山”是说根据地形、地貌、地势、地质条件,审视山川植被自然景观及城郭街宇人文景观,来营构园林。这是一条爱护环境、尊重自然、顺天法地的造园路线,依此营建者,每成精构,且省工节用。石湖行春桥之左,“迂回可数百步,有乔木榆柳之属,沟水湾环清冽,桑圃数亩蔽其阴,而王子玄静(王宠之子)之庄据其阳”。筑室三楹,东为亭,西为书屋,“皆修竹数千竿环之”,而最后因地势成小圃,杂树三之,杂花果二之”²。这是因湖之胜构园筑圃的范例。赵志皋(1524—1601年)以广东副使谪归故里浙江兰溪,后迁南京吏部右侍郎,累官内阁大学士,入参机务。谪归期间,在兰溪灵洞山麓构楼三楹,楼前建堂建轩,名曰“灵洞山房”。山下有泉,“自地涌出,莹可鉴发,其甘若饴,盛夏冰齿”,称“天池”。“其始方广仅尺许”,主人“拓而浚之,至径丈余,于是尽受诸泉,泉盛而池溢”,“自是委曲纵流,深壑琤琮不绝,音与风俗相应”³。主人因天然山泉加工拓浚、疏导,尽显幽美,成为灵洞山房绝胜。“因园”与“因山”相反,从人的主观意志出发,肆意凿山填壑,伐木毁林,大兴土木,构筑豪华的园池别墅。这是一条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态环境的营造路线,其园不可持久,历史教训很多。“且夫袁广汉之北邸,石季伦之金谷,皆因圃于山,竭其财力而飭之,其壮丽几与上林埒,然不及身而没之县官荡为樵人牧豕之场”⁴。

以上两点是讲园地关系。造园者对地理位置的选择,环境景观的评估,能否得地之胜,因地之宜,直接关系到园林的品质品位。园因地而景胜,地因园而名著。

其三,山林与廊庙。“山林”指山水、花木,“廊庙”指富丽堂皇如皇家宫苑之私园建筑,这两个概念常被王世贞用来评价园林景观,衡量园林要素山水、花木与建筑的配置关系。如评北京宦官贵戚园墅大多“有廊庙而无山林”,如西直门外诸中贵园林,“其寺舍堂室之瑰壮严丽,尚方(朝廷)所不逮,延袤皆青石垣,中所植桃李枣杏林檎之属以万计,菜畦亦以十万计,而无奇石清池足以澄悦心志者”⁵。这些贵倖们看重的是位显资雄,是阔绰气派,讲究享乐,其庄园别墅建筑之“瑰壮严丽”,圈地围田之广,果园菜畦之大,却偏偏看轻了园林的审美本质,观赏“奇石清池”以“澄悦心志”。园林也要构筑楼台亭阁,追求精致美观,但不能唯豪华壮丽是求,甚至模仿、比攀皇家建筑,从而压缩了山水泉石的空间,导致喧宾夺主的弊病。其他地方一些世族名门所构园林也有重廊庙而轻山林的偏失,如南京徐氏东西二园,“东园以廊庙胜,西园以山林胜”,又上海潘氏豫园和顾氏露香园,“皆以廊庙胜耳”⁶,又评

1 《弇州续稿》卷六《越溪庄图记》

2 《弇州续稿》卷六《越溪庄图记》

3 《弇州续稿》卷六《灵洞山房记》

4 《弇州续稿》卷六《灵洞山房记》

5 《弇州续稿》卷四六《古今名园墅编序》

6 《弇州续稿》卷四六《古今名园墅编序》

同时,在曲折中寻求变化,指的就是线是园林骨架的有机组成,对各个景点、建筑、道路、桥梁、亭台楼阁等,通过人的视线、站停位置、行走距离等的变化,使景物产生不同的视觉和心理效果。从形式上可归纳为三种:直线型、折线型和曲线型。折线型如游廊、甬路、有曲有直的木桥,结合水石、树花卉能构成美妙奇绝的景象。苏州园中有五湖“荷香径”、“香林迳”、“梧竹幽”、“紫云曲”,这些名称已暗示各景的特点都是迂回的转折,也就是王世贞经常提及的“磬折”、“宛转”、“湾环”、“逶迤”、“迤邐”、“蜿蜒”等。又贵乎变化,能将多样的矛盾统一妙用于园路创作,如高低、上下、阔狭、深浅、夷

(5) 《拿州续稿》卷一六(一)《题拿山园八记后》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修葺,以成新园。以王世贞所记为例,如北京崔都尉庄,主人病月余不起,则为陆锦衣物,锦衣没,又他属。大抵京师中贵园墅,屡屡易手,“朝秦暮楚,不无少陵秋兴之吟”^①。苏州徐廷祿参议园,“因吴文定(吴宽)东庄之址而加完饬,饶水竹而石不称”^②。正德间,御史王献臣因元代大弘寺兴造拙政园,园成,主人居此二十年,后归另一徐氏,鸿胪徐佳,“以王侍御拙政之旧,以己意增损,而失其真”^③。这是旧园改造的通病,常见的社会病态心理,古今一揆。首创新园也要利用旧园、旧物,善借附近的旧园环境。如王世贞所记,“园中乔木,有自他园移来,有从山麓取者,有从市上得者,有从山麓取者,有从市上得者”。弇山园之旧石多取之旧园。如麋泾故居,“最饶美石,皆数百年物,即山足可峰”^④。王世贞所记,“园中乔木,有自他园移来,有从山麓取者,有从市上得者,有从山麓取者,有从市上得者”。王世贞治中弇,“石从而徙”^⑤。也有从其他旧园购得者。偶得一古石,且有古人题字,乃视若珍宝,树之池边,以为弇园点景。“会吾乡有从废圃下得一石,刻曰‘芙蓉渚’,是开元古隶,或云范石湖家物。”^⑥王世贞尝云:“园之胜在乔木,而木未易乔,非若栋宇之材可以朝募而夕具也。”^⑦他每游一园,评价园林景观,都非常重视古木有无和生长情况,对古木生长良好的园林都予深情赞美。如评述太仓诸园,称田氏园“颇独有大树十余章,美荫婆娑”;称曹氏园“其地多乔木,森然而古,长夏之际,虬龙舞空,赤日不下,修竹千挺,苍翠交映。”^⑧弇山园中乔木有从旧园废圃移植过来的,也有原来就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对于后者主人不但不砍伐,还以高价回购。东弇基地上有一株古老的朴树,“大且合抱,垂荫周遭,几半亩,旁有桃梅之属辅之”。产权原属寺僧,“始僧售地,欲并伐此树以要余,余谓‘山水台榭皆人力易为之,树不可易使古也’,益之价至二十千而后许。为亭以承之,曰‘嘉树’。朴,恶木也,而冒嘉名,亦遇矣。”^⑨王世贞珍爱古树,也善于以古树造景。新与旧相因相生,新园与旧园相辅相成,王世贞以弇山园为例说明,是令其受益匪浅,“此皆辅弇山之名也”。

此外,王世贞还记述了弇山园中其他树木的移植情况,“园中乔木,有自他园移来,有从山麓取者,有从市上得者,有从山麓取者,有从市上得者”。王世贞还记述了弇山园中其他树木的移植情况,“园中乔木,有自他园移来,有从山麓取者,有从市上得者,有从山麓取者,有从市上得者”。王世贞还记述了弇山园中其他树木的移植情况,“园中乔木,有自他园移来,有从山麓取者,有从市上得者,有从山麓取者,有从市上得者”。

① 《弇州续稿》卷四六《古今名园墅编序》

② 《弇州续稿》卷五九《弇山园记五》

③ 《弇州续稿》卷六〇《太仓诸园小记》

④ 《弇州续稿》卷五九《弇山园记三》

⑤ 《弇州续稿》卷六〇《太仓诸园小记》

⑥ 《弇州续稿》卷六〇《太仓诸园小记》

⑦ 《弇州续稿》卷五九《弇山园记六》

⑧ 《弇州续稿》卷五九《弇山园记一》

中不可或缺的艺术珍品。”^①为王世贞弇山园题额作画者,有文彭、周天球、钱穀、尤求、李牧、俞允文、张佳胤等,除张佳胤外,皆为吴人,是继文征明、唐寅、祝允明之后吴门书画才俊代表人物,文彭是文征明长子,周天球与钱穀并为文征明弟子。这些书画名家多为布衣,或曾为小吏,主要以笔墨丹青为业。唯张佳胤身份特殊,他字叔胤,号居来山人,四川铜梁人,官至兵部尚书,节镇雄边,早年在北京为郎官,与王世贞诸人酬唱,入“后五子”之列,又与余国德(字德甫)、张九一(字助甫)并称“三君”。^②文彭游弇园,至小祗林一带,欣然题占隶大书“清凉界”,甚怪伟,主人命工勒石。文彭还题“文彭”,“文彭”二字,“字大如斗”,“字大如斗”,“字大如斗”,“字大如斗”。^③俞允文也曾游弇园,以大篆署“来玉阁”,又以擘窠大字书“文漪堂”,是其平生得意笔。文漪堂左壁“平湖”,右壁“雪岭”,皆钱穀所书,而“雪岭”二字尤壮美。俞允文,字仲蔚,昆山人,年未四十,谢去诸生,专力于诗文书法,家贫至不办治饭,以糜充饥,与王世贞善,为作《俞仲蔚集序》。允文也似亲过弇园,以行书作记及诗,主人誉之为“三绝”。这些书画名家都曾足历其园,身临其境,故其所作能与园林情境相合,又纸上生烟云,“如身临其境”,“如身临其境”,“如身临其境”,“如身临其境”。^④一幅为尤求所作《武陵源》,在“振屨廊”,因廊遭暴风雨,画也毁,“倾坠无余”。另一幅为李牧所作《武陵源》,在“来玉阁”,李牧,字子牧,一人,以画名,尤求所作《武陵源》,在“来玉阁”,李牧,字子牧,一人,以画名,尤求所作《武陵源》,在“来玉阁”,李牧,字子牧,一人,以画名。

五、六两点讲园林要有历史积淀,构筑新园须保护利用旧圃遗物,如老树古石,“如老树古石”,“如老树古石”,“如老树古石”,“如老树古石”。^⑤书画创作与园景色调取得一致性,此为吃紧处。

其七,目镜与意境。王世贞观赏园林景象常用“目境”一词,如《弇山园记》所云,“目境为醒”,“目境忽若辟者”“东弇以目境胜”,间或易以“眼境”,如云“忽眼境豁”,“忽眼境豁”,“忽眼境豁”,“忽眼境豁”。^⑥“目境”与“眼境”同义,通常用于园林,偶尔也移用诗文,二者艺理相通,不妨借用。“目境”概念反映了时人对园林艺术的审美追求,“目境”一词,“目境”一词,“目境”一词,“目境”一词。

① 曹林娣:《苏州园林匾额楹联鉴赏》序言,华夏出版社,2011。

② 于安澜:《画史丛书》《明画录》卷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③ 《弇山园记》卷五八《来玉阁记》。

④ 《弇山园记》卷一四八《艺苑后言五》。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础”、“方式”，“园林艺术的思想与实用内容，是通过景象而表达出来的”^[1]。王世贞超越具体人物、事件和作品，着重从审美观念上，“造园图”、“亭榭论”，乃至“造园书”，“造园中旨”，“山水十二诀”，综合中国园林营造理论和实践，不仅对造园者提出了“造园”任务，又提出“主脑”、剖别题旨的构思方法，使关于园林设计、营造的讨论上升到思想的发展和进步。王世贞还认识到，单单“目境”构园、观园有一定局限性，因为园林出自人力而非天然，空间有限，不可能搜揽自然界的森罗万象，“且以其自人力，目境狭而杖屦易穷”^[2]，如松江顾氏园南廊之左所筑上山，“虽气势轩豁雄壮，要之一览而尽”^[3]。《艺苑卮言》也以山水园林景观致为喻评文征明的朋友蔡羽诗歌：“蔡九迹如灌莽中薔薇，汀际小鸟，时复娟然，一览而已。”有目境而无远意。此例再次见到园林评与诗文评的联系。因此，“目境”须要拓展、深化、丰富和提升，在有限的空间包蕴广阔的境界，生动的物象，不尽的趣味，有景外之景，象外之象，正所谓壶中别有天，芥子纳须弥。由是“目境”便化为“意境”，意境是园林构景艺术的最高境界。在王世贞的园林著述中虽未发现“意境”一词，但揣摩细味相关记叙，是含有意境之义。如卷二《造园书》云：“造园之法，不外乎‘胸有成竹’、‘神行笔端’、‘如指诸掌’”。“兴与境诣”、“情景妙合”、“彼我趣合”之类语句，都把握住了意境的真谛。造园家可以“以园多如古人诗，以诗少似园林于眼前”^[4]。譬如，“昔人常言：‘咫尺山林’，盖探宜兴三洞，如泛武夷九曲，九穿巴蜀三峡”。王世贞推“罄玉峡”为“中冓第一”：“其峭壁高千仞，下临深潭，水石相激，声闻数里，舟楫不通，非猿猴可及也。其山高不能三寻许，而有蜀夔府岷峨势，涧旁穿不过数尺，而乍使灵威丈人探之，当必有不足取者。”（卷二）“东望‘留鱼洞’亦穿岩路出仅一穴，径半亩许，上陷一井，四壁皆石，卧卧一岸，如釜扣釜，俯仰化，市井之声，如隔两间，红日一照，映于其间，一泓开一室，乃有变化，目镜不易穷，兴味不易尽”。又如，设置高点，远眺旁览，使小园景象与园外融为一体，如卷二《造园书》云：“登斯楼也，‘启东户，则万井鳞次，碧瓦雕甍，纤悉莫遁’；‘西望，秋水如练，马鞍山三十里而遥，木落白露’；‘北望虞山百里而近，天日晴美，一抹弄碧’。视野顿时旷然，乃至极远。弇山园之缥缈楼、罄玉峡、留鱼涧等局部景点景区都含意境之美，更难能的是这座七十亩巨园按人间仙境、城市山林主题设计营构，三阜异观而同体，山水相因而益奇，沿水路可达各处景点，瀑、峡、洞、滩、岛、涧、潭、楼、堂、亭、台、廊、阁、桥、磴，皆可得之绿水之上画舫之间，全国景物勾连，气息相通，具大境界，似大文章、大写意、大乐章。最令主人得意的是水月之奇：

吾尝以春日泛舟，处处皆奇花卉色，芬馥目鼻。当欲谢时，寄命微颺，每过，酒杯衣裾皆满；花事稍阑，浓绿继美。往往停梳柳荫筱丛，以取凉适，黄鸟弄声，啾啾

① 杨应勋:《王阳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21页。

2 《牟川校稿》在六三《灵洞山塔山》

3. 《雋川叢稿》卷六。該書係川云回松陵清詞記》

可爱。薄暝，峰树皆作紫翠观，少选月出，忽尽变，而玉玲珑嵌空，掩映千态，倒影插波，下上竞色，所不受影者，如全在塔，万颖射目。回桨弄篙，逶迤琐碎，惊鲙拨刺，时跃入舟。间一奏声伎，棹歌发于水，则山为之答，鼓吹传于崦，则水为沸。圆魄之夕，鸣鸡自狎，毋论达丙，而无倦色，即曙光隐约浮动，客犹不忍言去也，曰：“吾不憚东眠，安能使东眠为西眠也。”盖弁之奇果在水，水之奇在月，故吾最后记水，以月之事终焉。

山水花鸟、波光月影、棹歌乐声相融相和，人与境、情与景相感相应，这水月相映的意象中如慧能大师所言“真如自性清净心”，有良师清静心映照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月”，“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趣，又与佛书所言“应物现形，如水中月”的禅趣，皆相吻合。

其八,人巧与天趣。园林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综合艺术,集合了土、木、瓦、石、水、竹、花、鸟、鱼、兽、人物等要素,其中园林建筑设计要素到明清时期都基本齐备了,但“天趣”尚未出现,只是追求“人巧”,即“巧”而已。王世贞论人巧之“巧”的重要,指出是“巧人”而非“巧天”,更明确指出选择“巧匠”即“匠师”建造:“大抵石巧于取态,果树巧于蔽亏,卉草巧于承睐,亭馆巧于据胜而已。”^①构成“巧”的要素是“人巧”,即“巧匠”、“巧匠手”、“巧匠心”,“巧匠”在巧,各形争巧,千态万状;同时,“匠心”在巧,将各种景物以“据”(“据”),或据高,或据下,或据一“亏”);花草以“承睐”为巧,互相衬托,顾盼生姿;亭馆建筑以占据最佳位置为巧,使亭“据高”,使馆“据下”,使轩“据中”,使榭“据水”,使廊“据曲”,使桥“据通”,使门“据阻”,使窗“据透”,使轩榭廊窗“据景”,使山水竹石“据理”,使花木禽鱼“据时”,使人物“据情”,使日月星辰“据天”,使日月星辰“据地”,顷刻变幻,势态殊绝”^②。治此者为某“匠氏”。又称无锡王氏西园善引慧山泉水,“宛转三叠,中注大池”,此为某“巧工”所治^③。《弇山园记六》赞扬张、吴两位园师各擅胜场。张任中弇与西弇,以叠山取胜,能尽“人巧”;吴任东弇,以造境见长,时见“天趣”。合而观之,张能充分发挥人巧,故也含天趣,吴造景见天趣,也必具人巧,两位都是高明的匠师。造园仅仅追求人工人巧、技术技艺是不够的,还必须再进一步,更上一层楼,臻于“天趣”,如“天造之奇”,无意无思,自自然然,乃为艺术之最高境界。人巧之极致,是为“天趣”,人工之绝妙,乃称“化工”。世贞论园林:“人巧易工,而天巧难措也。”^④《艺苑卮言》论诗文:“人能之至,境与天会,未易求也。”又推崇“化工造物之妙”,园论与文论可互观。王世贞使用的“天趣”(包括“天巧”、“天工”)概念,含二义。第一,指自然界的鬼斧神工,天地造化陶铸万物的

《全川四部稿》卷七四《先伯父靜菴公山田記》

1. 《弇州续稿》卷六四《游金陵诸园记》。

13 《弇州续稿》卷六、《游慧山东西二王园记》。

① 《弇川集稿》卷四六《古今名臣野编序》。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妙制奇功,通常指雄奇秀美的山水,如称金陵“江山雄秀”,“皆有天造之奇”,“不必致之园池以相高胜”^①。园林要以能得自然山水奇胜为贵,这样的园林最令人羡慕,因使不能因借自然山水的园林主人感到缺憾。世贞赞美温州王氏旸湖别墅能见山水之胜:“风上碧千仞,湖下碧千亩,朝暮之异态,晴晦之异状,寒暑之异姿,皆悠然与公(王阳德)会,而公亦悠然会之。”^②而觉其弇山园不若远甚:“余之治三弇,其地虽非不都会,然差亦易办,而其不能兼山水则难。……兼山水者,上者为天造,中者兼天造,初若以为小兼者,而终不能得其真。”^③“天造”难得,则以人力仿造,若逼肖自然山水,“能得其真”,也为佳园。人造之极,亦称“天巧”、“天工”,此为天趣之第二。王世贞赞叹苏州徐少参园人工瀑布:“岩陡削可三丈许,仰而望之,势若十余丈者,叠乱石为峭壁,逾天成。已岩鼓瀑,瀑自山顶穿石龕而下,若一足练。”观者叫绝。又赞金陵徐氏西园叠山奇绝:“兹山周幅不过五十丈,而举足以里许,乃知维摩丈室容千世界不妄也。”其下石洞尤惊绝:“凡三转,窈冥沉深不可窥揣,虽盛昼亦张两角灯,导之乃成武,罅处煌煌,仅若明星数点。吾游真山洞多矣,亦未有大逾胜之者。”^④这些用人工做成的假山、岩洞、瀑布,体量都不大,无法与真山水相比拟,其形态、构造均逼肖真山水,甚至“逾天成”。弇山园中也有不少绝类真山水的制作,中弇一石壁,“壁色苍黑最古,似英又似灵璧,砢砢搏搏,饶种种变态,而不露堆叠迹”,似杭州紫阳洞壁,因名“紫阳壁”。游客评此壁:“世之目真山似假,目假之混成者曰似真。”真真假假,似与不似之间,妙道艺理存焉。要由匠作进于化工,人巧诣于天趣,关键在于造园者的素养。他必须胸中有丘壑,对真山水之形势脉络理趣有深切的体察,并巧运土石水泉,再造于园林之中。金陵徐氏西园以荒芜不治,王世贞向主人建议“使用五百金授丘壑胸中人治之”,必呈新面貌。造园家应精熟真山水,又须精通绘事尤其是山水画,但不能照搬山水名胜中之某岳某川,更不能死模古图名画叠山理水。王世贞批评松江顾氏园假山:“虽气势轩豁雄壮,要之一览而尽,大概摹古图画家所谓仙山楼阁者然,不中,为太液、昆明作奴也。”^⑤“作奴”的批评是很尖锐的。艺术贵乎独创,鄙薄依样画葫芦的庸工,仰人鼻息的奴婢。造园艺术注重“规摹匠缔”,尤贵“出人意表”^⑥。文学创作厌弃“剽窃模拟”,而尚“师心独造”^⑦,艺术至理相通,匠作与化工因以有别。

第二、八两书对园林中营构艺术和创作主体中人的艺术境界,前者,已为最高境界,后者以化工、天趣为终极追求,欲营成意境,须求诸化工。

① 《弇州续稿》卷六四《游金陵诸园记》

② 《弇州续稿》卷六一《旸湖别墅图记》

③ 《弇州续稿》卷六一《旸湖别墅后记》

④ 《弇州续稿》卷六四《游金陵诸

⑤ 《弇州续稿》卷六三《游练川云间松陵诸园记》

⑥ 《弇州四部稿》卷七四《先伯父静庵公山园记》

⑦ 《弇州四部稿》卷一四七《艺苑卮言四》

王世贞关于吴中各地名园以及北京、山东、浙江、安徽、广西等地园墅的记述和评说(绝大部分得之实历和亲览),涉及园林美学诸多问题,例如,园林审美之特质,园林的承袭,园林与诗文书画诸艺的关系,园林史料的编纂,等等,包罗广而旨意远,具体描述中而含理论深度。作者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历代特别是本朝中前期的造园实践和美学思想,在明代园林美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发的意义,对明代中后期爱好园林的文化风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园墅之胜因文而存

王世贞夙好史学,晚而未改,白云:“王子弱冠登朝,即好访问朝家故典,与闾阎琬琰之详,盖三十年一口矣。晚而从故相徐公所得尽窥金匱石室之藏,窃亦欲借辟雍之训,以补史之不足,而卒不得之,乃以所闻而记之。”^①王世贞史料搜罗广,辑纂用力尤勤,著有《弇山堂别集》一百卷,《弇山史料》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他对书画史也有浓厚的兴趣,尝博采历代关于书画的论述,分别编成《古今法书苑》与《古今名画苑》,自谓“吾于此二端,虽不能得之手,而尚能得之于目,又雅好其说”^②。他认为书法功用广大,《法书苑》开宗明义便道,“羲画八方,人文所由萌”,“以察百官,以治兆氓,赫赫六经,是凭是征”^③。又谈画之功用:“故夫画之用饶,才情者以为无声之诗,而爱纪述者以为无文之史,良有意也。”^④书与画皆可足征历史文献。王世贞对书法绘画和历代书论画论的爱好,透露了他思想观念中史学意识之深笃。他对园林艺术的雅尚和园林美学思想也渗透着史学意识。

世贞详考秦汉魏晋唐宋历代园林兴衰史,发现倾刻易姓,毁废在旦夕之间,虽其颓垣断壁、片石碎瓦也难寻觅,因而常常发出盛衰无常、大地山河皆幻的历史慨叹。如云:

晋公之堂曰“绿野”者,大尉之花木竹石于“平泉”者,其宏丽奇壮观压甲天下,亦何尝不祀其长为两家守。然不再易世而堂冒他氏,花木竹石不胥而趣贵人之境,而卒不能有也。^⑤

贤如唐代裴度之绿野堂、李德裕之平泉庄,尚不免于速归他氏以至败毁的命运,更何况富豪骄奢慚德之墓?千千万万个历史名园既已毁废,幸好后世尚可借助昔人记载、题咏想见当时园墅胜概,使它在世代人的记忆里长存下去——记住这份凝结着巨大财富和艺术智慧的特殊文化遗产。王世贞对用文字记录古今名园的意见

① 《弇州续稿》卷五四《弇山堂别集小序》

② 《弇州四部稿》卷七《古今名画苑序》

③ 《弇州四部稿》卷七《古今法书苑序》

④ 《弇州续稿》卷五四《重刻古画苑选小序》

⑤ 《弇州四部稿》卷七五《葵竹堂记》

[illegible]

《弇山园记》凡八篇，七千余字，加之后来补记与题后《小祇林藏经阁记》、《疏白莲沼筑芳素记》、《来玉阁记》、《题弇园八记后》四篇，将近万言了。以七千余言而记一园之胜，可谓洋洋洒洒，笔酣墨饱，淋漓尽致，美不胜收。

初高士奇之《江村草堂记》，篇幅都比《弇山园记》长，但其节段之间的连接并不严密，顺序可以调换，甚至删去其中一两段也无伤大体。《弇山园记》虽分八篇，却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割裂颠倒，一篇也不能删。八记有分有合，环环相扣，勾连呼应，脉络显藏，都含章法。全文以西弇、中弇、东弇三大景区为主轴，串联其他景区共约百个景点，如珠联璧合，如网罗万象，如百川归海，如众星拱月，如行云流水，如天马行空，或造秀整之句，或出随兴之词，轻灵之笔，有妙语，有趣语，有谐语。记八总绾全篇，以为弇山之胜在山水，尤奇在水，在月，奇之奇则在水月相映。水光月色，花香树影，鸟鸣声，鱼跃声，棹歌鼓吹之声，交叠错组，烘托出一片绚丽美妙如梦如幻的境界。状难描之景如在目前，抒幽独之情信腕直寄，脱去模拟，无复依傍，王世贞晚年所作诸多园林记已隐藏着由模拟秦汉古文向独抒性灵的小品文过渡的契机。

《弇山园八记》是王世贞散文之力作,大作,也是得意之作,华滋四溢,精彩八面。为何在他晚年业已博取功名,享有隆誉,又经历人生忧患,心境归于平淡之后,还要尽心勉力结撰此绮语历落之长篇巨制呢?其中有何深意?知世贞者莫若其胞弟世懋。世懋论弇山园诸记创作动机:

覺曉而獲譚上真，困蕉斗室，凡諸奇勝之好，一切罢遣，而仅余其成風之慨自適。則斯園之不为无美有，而更为游人有，宜其置不复道，而犹綴接焉以妍辭記之。縮万象于笔端，实幻境于片楮，抑何若斯之爾也！于戏！其纪梦耶？其为游人纪耶？其为耳而未游者纪耶？^①

丁《士季常侍文集》，卷四九《书山阴南记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第六章 晚明园林审美之鼎盛(上)



中国园林艺术史

卷二

隆庆、万历以迄崇祯末世,进入园林建造最为繁盛,园林美学思想是华国明蓬勃发展时期。其时,文人士夫和社会各阶层乃至一些农户、佣工、市井人等,都爱造园林,蔚然形成一种文化风气。在文人名士中涌现出许多精通园林艺术的行家,其园林著述数量品种繁多。在造园工匠中出现了一批技艺精湛且有一定艺术素养的画师、园师,成为高门大户争相聘致的对象,受到礼遇和厚待。正是这种园林文化环境造就了造园大师计成及其造园理论集大成之作《园治论》。李卓吾《异中》、云间诸地名士《园晚》《园文章》及咏园篇什,虽片论小品也具独见而含辟义,而文震亨《长物志》则是系统的园林理论专著。“异中”所指异地,这里指苏州府相所辖七县及无锡、江阴等地。“云间”指松江府及所辖华亭、上海诸县。

第一节 吴中诸家说园

一、文震亨：尚古雅自然 薄低俗矫饰

人性的觉醒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历史时代,其内涵、表现和发展程度有所不同。晚明是人性觉醒的新时代,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体认有了提高,出现了尊生、贵生、保生、养生、爱生、乐生的思潮,甚至认为尊生就是对生长万物之父母即天地的尊重,是对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之道的尊重,而轻生是不可取。万历十九年(1591年)杭州人高濂有云:“故尊生者,尊天地父母生我自古,后世继我至今,臣使曰尊,直尊此道耳。不知生所当尊,是轻生矣;轻世者,其天地父母罪人乎?何以生为哉?”^①明乎尊生之道者,珍惜当下“岁月如梭”的生活,不仅要求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还追求生活的质量,过得美满快乐,进而使生活美化、艺术化。衣食住行皆求精好舒适,佳人才媛是所欢爱,山水泉石花鸟虫鱼为其游赏,调摄保健、却病延年,是立知常识,至于墨戏书画、戏曲声伎、古董珍玩、斗鸡蹴鞠等,也皆视为乐事。论者对此褒贬不一,贬者谓之颓废放荡,玩物丧志,褒者谓之“清玩”、“清赏”、“清览”、“清雅”。清而不浊,雅而不鄙,无害于国忘。明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从哲学的眼光看,反映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从经济学的眼光看,反映了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的增长。随着需要的增长社会消费也水涨船高,从而推动农业、商业、技术、工艺的发展,也给人们带来丰富多彩的物质与文化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晚明时代人才辈出,星光灿烂,文苑才子往往多才多艺,与其对尊生尊清思想的兴起有一定关系。

晚明名流才子诸好弄癖,其间意蕴颇上一堂熟名,沈春于其《长物志》(晚明)云:“天怀榜林壑,品题调茗,收藏、位置、图史,杯盘之属,手世与闲事,工身为长

① 《尊生八笺叙》,景印万历十九年刻本《雅尚斋遵生八笺》,书目文献出版社。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水,竹剪修净,谓朝取叶间垂露,可以润眼,意极珍之。余谓此宜以石子铺一小庭,遍种其上,雨过青翠,自然生香。若盆中栽植,列几案间,殊为无谓,此与蟠桃、双果之类,同其无谓也。”^①文震亨(1585—1645年),字启美,长洲(今苏州)人。崇祯间以恩贡授中书舍人,明亡,避地阳澄湖畔,忧愤绝食而死。文征明曾孙,大学士震孟弟,能诗文,书画咸有家风,山水兼宋元诸家,格韵俱胜,著述除《长物志》外,又有《香草选》、《秣陵诗》、《金门集》、《土室缘》等。文氏自曾祖征明及于震亨本人,世代俱好园亭,沈春泽序文赞美,“家声香远,诗中之画,画中之诗,穷吴人巧心妙手,总不出君家谱牒”。文震亨曾随时因地营构多座园林,始于祖居地苏城高师巷,就冯氏废园营构香草垞,中有婵娟堂、笼鹅阁、众月廊、游月楼、玉局斋诸景。沈春泽尝游其园,“盘礴累日,婵娟为堂,玉局为斋,令人不胜描画”。又于西郊构碧浪园,南京置水嬉堂,致仕归,于东郊水边林下,经营竹篱茅舍,未就而卒。其园林癖好殊深。陈植先生评价其园林创构:“震亨的造园创作,能大能小,能工能简,善于适应人力、物力及自然等各种因素,所成景物,虽所费不多,而幽雅宜人。”^②是苏州文化艺术环境、文氏世代家学渊源,以及震亨本人的人格力量、艺术素养和丰富的造园实践经验,造就了《长物志》这部传世精品力作。此书十二卷,与造园关系较密切的有六卷即《室庐》、《几榻》、《位置》、《水石》、《花木》、《禽鱼》,关系较一般的有四卷,即《书画》、《器具》、《蔬果》、《香茗》,没什么关系的有二卷,即《衣饰》、《舟车》。晚明综合类闲赏美学著作大都关乎造园艺术,尤以《长物志》重点突出,论述也最具系统性。陈植先生指出:“就造园问题作综合及系统的叙述的,尤以《园冶》、《长物志》、《花镜》等三种为著。《长物志》虽叙述较略,然约而能赅,涉及范围之广,在古代著述中,尤为突出。”^③兹从园林构成要素之屋宇陈设、花木禽鱼和理水选石三点分别探讨其间美学问题。

文震亨(1585—1645年),字启美,长洲(今苏州)人。崇祯间以恩贡授中书舍人,明亡,避地阳澄湖畔,忧愤绝食而死。文征明曾孙,大学士震孟弟,能诗文,书画咸有家风,山水兼宋元诸家,格韵俱胜,著述除《长物志》外,又有《香草选》、《秣陵诗》、《金门集》、《土室缘》等。文氏自曾祖征明及于震亨本人,世代俱好园亭,沈春泽序文赞美,“家声香远,诗中之画,画中之诗,穷吴人巧心妙手,总不出君家谱牒”。文震亨曾随时因地营构多座园林,始于祖居地苏城高师巷,就冯氏废园营构香草垞,中有婵娟堂、笼鹅阁、众月廊、游月楼、玉局斋诸景。沈春泽尝游其园,“盘礴累日,婵娟为堂,玉局为斋,令人不胜描画”。又于西郊构碧浪园,南京置水嬉堂,致仕归,于东郊水边林下,经营竹篱茅舍,未就而卒。其园林癖好殊深。陈植先生评价其园林创构:“震亨的造园创作,能大能小,能工能简,善于适应人力、物力及自然等各种因素,所成景物,虽所费不多,而幽雅宜人。”^①是苏州文化艺术环境、文氏世代家学渊源,以及震亨本人的人格力量、艺术素养和丰富的造园实践经验,造就了《长物志》这部传世精品力作。此书十二卷,与造园关系较密切的有六卷即《室庐》、《几榻》、《位置》、《水石》、《花木》、《禽鱼》,关系较一般的有四卷,即《书画》、《器具》、《蔬果》、《香茗》,没什么关系的有二卷,即《衣饰》、《舟车》。晚明综合类闲赏美学著作大都关乎造园艺术,尤以《长物志》重点突出,论述也最具系统性。陈植先生指出:“就造园问题作综合及系统的叙述的,尤以《园冶》、《长物志》、《花镜》等三种为著。《长物志》虽叙述较略,然约而能赅,涉及范围之广,在古代著述中,尤为突出。”^②兹从园林构成要素之屋宇陈设、花木禽鱼和理水选石三点分别探讨其间美学问题。

关于屋宇陈设,共四卷,占全书三分之一,论述最为精详。全书开篇《室庐》为第一卷引论:

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尘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佳木怪石,陈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醇醪则泠然而发,藻制则涣然而展。若徒修土木,尚丹青,直同桮棬樊榭而已。

① 文震亨:《长物志校注》,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第110页。

② 同上书,第3页。

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

卷七《器具》云:

古人制具尚用,不惜所费,故制作极备,非若后人苟且。上至钟鼎刀剑盘匱之属,下至踰糜、侧理,皆以精良为乐,非徒铭金石、尚款识而已。今人见闻不广,又习见时世所尚,遂致雅俗不辨。更有专事绚丽,目不以古,纤窳凡美,毫无韵物,而侈言陈设,未之敢轻许也。

屋宇居室及室内家具器物陈设,都以古制为尚,而不以今式是趋,这是文震亨关于园居审美的基本观念。析其要义有四:其一,古制与适用紧密相连。其物用之无不适当方便,“何施不可”,“无不便适”,故制作精良完备。适用也含适体之义,“坐卧行止,皆宜其体”,“如制脚凳,以木制滚凳,长二尺,阔六寸,高如例程,中分一档,内二空,中车圆木二根,两头留轴转动,以脚踹轴,滚动往来。盖涌泉穴精气所生,以运动为妙。”脚凳这一日用之具兼有健身器材的功能,乃是古代民间的一件发明。与古制相反,流行时式“古制荡然”,“徒取雕绘文饰”,但求表面美观,“以悦俗眼”,而制作马虎“苟且”,“虽曰美观,俱落俗套”。适用是鉴别家具和器物价值的主要标准。古代的东西因时而作,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器物的制式因之而已,过去适用的,今时未必适用。以香炉而言,“三代秦汉鼎彝,及官、哥、定窑、龙泉、宣窑,皆以备赏鉴,非日用所宜”,其物仅供收藏、鉴赏,并无实用价值。作者曾见元制小榻,“有长一丈五尺,阔二尺余,上无屏者,盖古人连床夜卧,以足抵足,其制亦古,然今却不适用”。由此看来,文震亨并非唯古是好,其所取重者在于传统价值理念,古代适用的建筑观、器物观其次。文震亨又很重视器物的审美价值,既讲适用,又求美观,其观赏诸物每标“可爱”一词,能唤起观者爱恋的审美情感,这种美感即所谓“雅”,是素雅、清雅、高雅、大雅,亦谓之“韵”、“致”,属于崇高优雅的审美情趣。与“雅”相对的是“俗”,俗是低水平、浅层次的审美鉴赏,往往表现为外表的漂亮,“专事绚丽”,最下者乃坠入恶道,此为“恶俗”。如制灯,有“蒸笼圈、水精球、双层、三层者,俱恶俗”。又有“篋丝者,虽极精工华绚,终为酸气”,华丽中散发出一股陈腐气,最俗不可耐。古制既适用又美观,故“古雅”每每连用。复次,古制多质朴无华,少施斧凿刻削,能尽量保存材质的原始形态、纹理,故震亨也重自然,称“古朴”。如述“书灯”,“锡者取旧,制古朴矮小者,为佳”。谓“禅椅”,以枯藤或古树根为之,“如虬龙诘曲臃肿,槎枿四出”,“不露斧斤者为佳”。又如“笔格”,“俗子有以老树根枝,蟠曲万状,或为龙形,爪牙俱备者,此俱最忌,不可用”。同样用天然老树根制器,此则扭曲形象,全失本真,虽巧亦俗。其四,文震亨虽然反复强调古制旧制之可贵可爱,却不一概排斥时尚新奇,甚至对流入国内的“舶来品”,对日本、高丽的一些奇器佳物也表示欣赏。《袖炉》云:“熏衣炙手,袖炉最不可少,以倭制漏空罩盖漆鼓为上,新制轻重方圆二式,俱俗制也。”又称“倭箱”：“黑漆嵌金银片,大者盈尺,其铰钉锁钮,俱奇巧绝伦,以置古玉

重器,或晋唐小卷,最宜。”又赞赏高丽禅灯:“有月灯,其光白莹如初月;有日灯,得火内照,一室皆红,小者尤可爱。”同时指出日本有些器物如“压尺”,“虽极工致,亦非雅物”,“尤为俗制”。文震亨论居室、器具之美,崇尚古制,讲究古雅、古朴、古奇,鄙薄低俗、庸俗、恶俗,以古今、雅俗、朴素雕饰相对,其间也有变通之处,包蕴丰富的意涵。他如此尊尚古制,绝非唯古是从,更非复古主义,如果这样看他,便是误读了。倘能联系晚明时代特别是吴地的文化风气和文氏家族的文化传统,即可比较清楚地认识文震亨尚古的器物观、建筑观和园林观。其时吴人尤好新奇趋时尚,虽含创新意识,间也惑于斑驳陆离肤浅低俗的文化现象,渐渐丢失了高雅的传统文化。生长于苏州文献文艺名门世家的文震亨深受吴中文化和家学渊源的滋养熏陶,目击在家居、器物领域中,时尚低俗文化的滋长,传统高雅文化的消沉,因而感到担忧,自己也有一份责任,应该防止让这种文化现象继续下去,要使世人知晓并传承古代家居和器物文明,遂作《长物志》。沈春泽为此书作序已提点出文氏创作的用心。当他赞扬文氏家族,“穷吴人巧心妙手,总不出君家谱牒”,主人自可优游“盘礴”于佳园美居图史珍玩之间时,震亨却不以为然,答道:“不然。吾正惧吴人心手日变,如子所云小小闲事长物,将来有滥觞而不可知者,聊以是编堤防之。”所谓“惧”,所谓“堤防”,是一种文化情怀、文化担当,也是他著书的内在动力。

关于花木禽鱼。植物、花草树木,是构建园林的必具材料、要素。在《长物志》中所占比重仅次于室庐几榻器具,含《花木》、《蔬果》各一卷,所载植物约百种。《蔬果》卷讲“蔬菜园艺学”与“果树园艺学”,实含园林艺术中之植物配植美学,非唯取其味美,亦取其色美、形美、嗅觉之美,从而获得愉悦。如谓樱桃,“色味俱绝”;谓香橡,“香气馥烈,吴人最尚”;谓枇杷,“株叶皆可爱”;谓柿有“七绝”,其五为“霜叶可爱”;谓花红,“不特味美,亦有清香”,“花亦可观”。又描述银杏:“园圃间植之,虽所出不足充用,然新绿时,叶最可爱。吴中诸刹,多有合抱者,扶疏乔挺,最称佳树。”在讲说知识的同时,也写给人带来的美感,“可爱”一词屡见卷中,与《器具》诸卷正同。而论植物植配美学究以《花木》卷为集中。作者认为花木种植要根据植物的品格、习性、形状、色彩、嗅觉,以至枝叶相触的声响,和景观美学要求选择适当的地点、方式。如秋海棠“性喜阴湿,宜种背阴阶砌”;杜鹃花“性喜阴畏热,宜置树下阴处”;李子“如女道士,宜置烟霞泉石间,但不必多植耳”;梅是“幽人花伴”,“取苔护藓封,枝稍古者,移植石岩或庭际”;柳须“临池种之”;槐榆“宜植门庭”;“山松宜植土冈之上,龙鳞既成,涛声相应,何减五株、九里哉?”如此等等。同一植物,品种习性风致不同,所植所置之地亦异。各种植物之间,植物与堂室亭台、水石溪岩诸景都要配置得宜。种植方式有疏有密;“或一望成林”(丛植),“或孤枝独秀”(孤植);或不同树种花品成片种植,“繁华杂木,宜以亩计”,或同种花木“种之成林”,桃花则“如入武陵桃源”,梅花数亩,“花时坐卧其中,令神骨俱清”。要之植物景观画面妍鲜,四季可赏,“四时不断,皆入图画”。卷四《禽鱼》分别说明几种鱼鸟的习性、品格、饲养方法、观赏心得,所举鸟类六种,鱼类仅金鱼一种,与其后陈淏子《花镜》兼收鸟兽虫

其”如愚公,因名寓公谷^①。“谷中为堂者四,为楼者三,为阁者六,为亭者七,为斋者五,为榭者二,为廊者六,为池者五,为涧者二,为桥者三,为馆者一,为滩者一,为岭者二,为舍者三,诸若斋亭之类而被以他名者不可更仆。大率周吾园而度之,可四十亩,山得其二,水得其四,屋得其三,竹树得其一。”四十亩地所置建筑类型大体已备,园林要素配置合计山水占十分之六,房屋占十分之四,竹树占十分之一,体现了园林以游赏山水为宗旨的美学特征。作者亦作如是想:“见山岬嶮而水涟漪,心笃爱之,谓结庐其间,乘危履深,便可乐而忘死。”

愚公谷所在惠山,蜿蜒于无锡西郊,有峰,故称九龙山,又简称龙山,山麓有泉,号称天下第二。惠山东脉突起小峰称锡山,邹氏巧借锡、惠二山与二泉之景,而收自然之胜。“九龙山如丈人端坐,虽隔数十舍,疑在几席间”;“当前锡山,木树交加,骈罗周币,密不见体,若紫丝布障,重复围合,一浮屠从中擎出,当阳乌返照,如铜盘天表映大地作黄金界”。园有“塔照亭”,坐亭中,所见如此。关于园林“借景”的运用,主人独有心得:“大都园林之间,山太远则无近情,太近则无远韵;惟夫不远不近,若即若离,而后其景易收,其胜可构而就。兹亭据两山之中,前后翠微,不远而离,不近而即,不依依而暝,不落落而傲,夫非造物者故授其奇乎?”虽说大自然特赐奇景于斯园,但也系于构园者的审美眼光,选择适当的位置构筑亭台,而后得揽天赐奇胜。“不远不近,若即若离”,即是借景揽胜要诀。邹迪光还提出“景界”的园林美学概念,意含丰富,不仅是“景”与“界”的简单组合,还包括景物、景观、景色、景致、景区、景点、境界和意境的多重内涵,主要指特定景点景区的独特风貌和美学关系。为了营造美妙的景界,要求每一园景特色鲜明,诸景之间对映成趣,同为一景由于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呈现异致。愚公谷有二池——玉荷浸与温凉沼,中隔一堰,设一亭曰净月,可观两池之胜。“俯玉荷,则右有从桂,左有垂柳,中有芙蓉,水曳轻绡,波翻素练”。“俯温凉,则云影在池,池影在藻,邻树之影又举池之半而覆之;未覆者受日,已覆者却日,受日则温,却日则凉,凉则有藻无荷,温者有荷无藻,盖一池而二候备焉。”玉荷、温凉二池,景色不同;而温凉池因岸上树木、池中水生植物和日光向背的影响,在同一水面上会见到不同的景致,感受到气候的反差。园有三疑岭,以凿二池挖出的余土堆成,山上建楼,前有平台,“广衍爽塏”。山下构茅斋二间,“率不窅而幽,不广而靓,如阴崖黝谷”。如此三疑岭上下景界则“旷如”、“奥如”有别,“上凌阻峭,下疑伏莽,上可发苏门之啸,而下可坐达摩之禅,旷与奥兼之矣”。愚公谷引惠山泉导为“春申涧”,筑七堰,凡七折,每折长短不同,水势缓急、水音强弱相异,沿流上下因势布景,形成种种各别的景界。言其大概:“上涧如武士带甲,星斗绚烂,下涧如美人靓装,烟云斐亹,一涧而迥别如此。乃其得雨而涛,得风而漪,得月而练,得日而跃金舒绮。大小不同,为致一耳。”相反而相成,互异而同一,合乎多样统一的哲学或美学思想。

① 《石渠斋集》卷一八《愚公谷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以下引文但见此书,不复加注。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境界”说要求能使观者于某一立足点而兼得园内园外之景,如登“霞举阁”:
“园以内,丹青紫翠无所不归吾刺绣;园以外,轻烟薄霭无所不归吾烘染。”要之,诸景一时,三时俱备,佳处风静,则日月出之,又出万景于千里园外,皆罗窗一玻璃,互映赠胜,从而形成美妙的意境。园有“蔚蓝亭”,“周虚无壁,四面绮疏”,“前临方塘”,“后倚高松”。“色空相映,水石相涵,山色有无,松声远近,皆在窗中,而窗亦无碍,一亭中悬,前受碧而后延青,水花滢漾,山黛沉浮,即蔚蓝天不啻矣。所最胜者,金乌乍匿,玉兔渐起,锡山浮屠与旁园云树从波摇裔,池中藻荇时时为月穿破,粉蝶参差又来助皓,如银世界。客浮白于此,未尝不为忘归也。”这已进入意境的层面,园林意境乃是园林内外诸景多样统一、和谐组合的结果,而又离不开设计者对观者心理的把握和“移情作用”,因为“境生于心”,“心造境成”。《蔚蓝亭记》说明园境对身心的作用:“夫界清静故,则身清静,身清静故,则心清静。”心何尝不及作于身于界呢?将这句倒过来说,心清静则身清静,身清静则界清静,也未尝不可。包括园林在内的各种艺术之意境创构都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有机结合。

《愚公谷记》第十一,也是最后篇,集中表述了邹迪光的园林美学思想。前面大段文字皆关园论,全录,结尾说佛谈禅从略:

评吾园者曰:“亭榭最佳,树次之,山次之,水又次之。”噫!此不善窥园者也。园林之胜,惟是山与水二物,亡论二者俱无,与有山无水,有水无山,不足称胜。即山旷率,而不能收水之情,水径直,而不能受山之趣,要无当于奇。虽有琪葩绣树,崇麓峻宇,何以称焉?吾园锡山、龙山迂回曲抱,联绵叠嶂。二泉之水从空酝酿,不知所自出,吾引而归之,为嶂障之,为掩之,使之可停可走,可续可断,可巨可细,而惟吾之所用。故亭榭有山,楼阁有山,便房曲室有山,几席之下有山,而水为之灌溉,涧以泉,池以泉,沟浍以泉,而山为之砥柱。以一九龙山为千百亿化身之山,以一二泉水为千百亿化身之水,而皆听约束于吾园,斯所为胜耳。吾国内外,树多干霄合抱之木,不必其枝琼干翠,与是吾家物,而取其虬龙夔虬者,邻家不自有,而为吾有之,如幕之垂,如褥之铺,斯亦所为胜耳。若以屋论,则木不榱桷,石不贞岷,徒事区区丹雘嫫母而粉泽之,人以为夷施,而不知实嫫母也,何言最哉?

夫山水成于天者也,屋宇成于人者也,树成于人而亦本于天者也。故穷极土木,富有力者能之,贫者不能也。余有天幸,得地于山水之间,而又得此乔柯而成其胜,必以土木为奇,则束手矣。虽然,构造之事,不独以财,亦小以智,余虽无财,而稍其班,伸之智,故能取佳山川裁剪而组织之,以窃附其奇,不然者,亦束手矣。是吾园本于天,而成于人者也,夫本于造化,亦当还之造化。

这篇约五百字的园论,重在探究造园之道,思想深刻。其一,关于园林艺术构成要素是山水树石,山水为第一要素,树石为第二要素,屋宇为第三要素,这与世俗评论正好相反。山水二者,须水多山,若有山无水,或有水无山,俱是缺憾。文中说:“山水主要构成园林也。有山,则人于此,《管子》曰:‘山者,地之脉也。’”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中》：“相思成契阔，相见即绸缪。短榻陪云卧，高斋听雨留。砌蛩鸣渐晓，庭树响先秋。赖尔元同调，清吟足唱酬。”¹霞客斋居内外饶含园林清致，而“契阔”、“绸缪”、“同调”云云，可见二位忘年高士关系之密切，志同道合，非止于姻亲而已。

受到徐氏家族高尚其志、安于农耕的文化传统和吴地高度发展的园林文化的影响，徐霞客对园林的爱好由来已久，而且对园林美的赏鉴，深湛精妙。江阴县东北三十里香山（今属张家港市）之上有小峰特起曰小香山，其上旧有庵曰梅花堂，相传匾额为苏东坡所书。香山下有采香径，传说吴王夫差遣美人采香于此，山与径由此得名。²明末徐应震结庐小香山，依旧庵辟为园，仍名梅花堂。应震，字雷门，喜游能诗，曾任兵马司指挥，是徐霞客另一位关系密切之族兄，二人尝结伴游庐山，时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雷门与霞客同庚，并为三十三岁。雷门既辟小香山园，霞客为咏《题小香山梅花堂》诗五首，据丁文江考订，是诗作于崇祯二年（1629年），作者四十四岁，距与雷门同游庐山已是十年后的事了。诗前有序，实为一篇精妙绝伦的园林记，其描述梅花堂内景近景与外景远景云：

堂后，削石为壁，剡石为池，面石为轩，中供绣大士，旁设榻几以憩客。月隐崖端，则暗香浮动；风生波面，则泛玉参差。其近景之妙也。堂前，低窗视翠，曲榭江云，罗列献奇，帆影得时，琥珀镜里，湖山之态五味，晨夕之观叠别；其远景之妙也。

此园格局小而精致，具体而微。除主体建筑梅花堂以外，仅置一轩，轩内陈设也极简省，中供观音大士绣像，旁设榻几以憩客，小小空间清静而带暖意。削石为壁山，剡石为水池，山水泉石粗具，因地制宜，巧用原有的自然条件略施人工，乃成别致的园景。花木种植不繁而简，以梅为主，点出“梅花堂”的主题，配以绿竹，如其诗所云：“绕屋梅花香更清，当窗竹影云俱轻。”每当月出，崖壁、池水、梅花、竹影交叠互映，满园色香浮动，如梦如幻，也如其诗所云：“泠然小有天，洵矣众香国。”堂前留下一片空旷的开阔地，江上帆影，山峦翠色，村落炊烟，阴晴朝暮，万千景象，都呈献于小园几案之上。小香山园因自然，合地宜，规模小而不觉逼仄，设置少儿不见简陋。园内园外皆留有空间，内不填塞而布置精妙，外无遮拦以毕收万象，旷奥幽幽兼得。游赏此园，如入冰壶，如升仙境，霞客诗云：“片时脱尽尘凡梦，鹤骨森寒对玉壶”，甚至色香俱无，只剩一片清空，“此时色香已俱空，三岛大洲竟谁别”。小园意境之美能有如此魅力，难得一遇。此园的出现，使小香山这座埋没千年的荒丘甦醒了，吴姬的香魂复活了，“千年迹冷荒丘，一旦香生群玉，不特花香，境香，梦亦香”，小香山的面貌为之一变，变得更美更诱人了。这座小园何来那么大的魔力？来自园主徐雷门的高致幽情，“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正是对主人品格的写照；来自他对山水的酷爱，“与山缔生死盟”，“九龙万笏掉头过”，爱此荒寂之

1 《徐霞客游记》卷一，下《附录》。

2 作者：《江阴县志》卷三《山川》，卷二《古迹》。

3 《徐霞客游记》卷一，下《附编》。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的山水画,在内容用“相推出空”大字标示北湖重关奇境,高身其时正如游踪一径“幽雅”的园林。在云南西南四年间,游历上诸多名山巨刹,发现了更多的园林胜迹。密林中那具园林风致的僧房静室,数量可观。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游客所至贵州,出贵阳,至白云山景区,山有白云寺,传为建文帝遁迹处。寺北,“开坪甚敞,皆层簞耸木,亏蔽日月,列径分区,结静庐数处”,寺后亦有十静庐。其一庐在“南京井”(为纪念建文帝故名),选址绝佳:

庐前艺地种蔬,有蓬蒿菜,黄花满畦;罌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也。四望乔木环翳,如在深壑,不知为众山之顶。幽旷交擅,亦山中一绝胜处也。^①

静庐前,地空旷,种蓬蒿与罌粟,黄红交映,美艳不减名花。庐之周围,林木茂密,如在深壑幽谷。幽与旷两种景致交会于一处,殊不易得。又一静庐,其地独出丛木之上,平坦如台,其境幽深,最宜静修:

稍北,下深木中,度石隙而上,得一静室。其室三楹,东向寥廓,室前就石为台,缀以野花,室中编竹撩户,明洁可爱。其处高悬万木之上,下瞰菁菁丛翳,如韭畦杏沓,隔以悬崖,间以坑塹,可望而不可陟。……此室旷而不杂,幽而不闷,峻而不逼,呼吸通帝座,寤寐绝人寰,洵栖真之胜处也。^②

间静室,上在地势平坦,东置斋室,使人觉得“明洁可爱”;室边阶上植,如如“高悬万木之上”,险峻奇秀,又令人原望景中一迥异的景象,奇妙的感觉,结合在一起。最后六句,是徐霞客对这座僧寮景见到的高度评价和赞赏,并指出这里才是僧人品修的“胜处”,是此更“完全隔绝世氛尘寰,而直通帝座仙界,心灵得到解脱,净化和升华”。

徐霞客远游西南,在云南逗留的时间最长,前后近三年,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入滇,十三年(1640年)东归。期间参访了许多寺庙及附属园林,在大理点苍山游名刹感通寺与三塔寺,寺后诸僧房院舍,分而因地而建。“古三塔,感通各有僧房三十六房,而三塔列于两旁,总以寺前山门为出入;感通随崖逐林,各为一院,无山门障阂,而正殿所在与诸房背。又苍山波罗岩之西,“有僧构室三楹,庭前叠石明净,引水一觞,山岩石下,亦饶幽人之致”。徐霞客不仅细观“正殿”,而且“遍探诸院”,各处僧房静室,其境大多具有“幽人之致”及园林之美。在丽江,应寺知僧永增之请,寓居解脱林(即福国寺)为永公编校毕《山中逸趣集》,因得居整其殿宇楼阁。解脱林位于玉龙雪山南麓,永公发祥地白沙湾(今白沙镇)西界,左“正殿之百刹”“下尾阶级皆极整”;“中殿不空,佛像亦不周具,殊秽而庄严,壁了古语”;“正殿之后,

① 《徐霞客游记》卷四下《黔游日记》。

② 《徐霞客游记》卷四下《黔游日记》。

③ 《徐霞客游记》卷八《滇游日记》。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人产生如浮坐云端的感觉。

体极静室：“其室三楹，乃新辟者。前甃石为台，势甚开整。室之轩几，无不精洁。佛龕花供，皆极精严。”¹室前平台开阔整洁，不狭不杂，室内陈设极简，然而“精洁”、“精严”，令人肃然起敬，杂念顿释。

玄明静室：“余先屡过其旁，翠条掩映，俱不能觉，今从兰宗之徒指点得之。则小阁疏棂，云明雪朗，致极清雅。（阁名雨花，为野愚笔。）诸静侣方坐啸其中，余至，……”²玄明静室位于万峰深处，翠条掩映，云明雪朗。掩映于碧丛翠条之中，不易被发现，未经向导引路则难能找到。构思设计亦妙。啸吟、清谈、论茗，是对诸位高僧大德部分生活的写照。

有些高僧名宿拥有两处静室，或一室一楼。如萃野静庐前又有一小静室，半甲又有一楼，极精致，属同一静主。徐霞客栖宿楼之北楹，得主人师徒盛情款待，“父子躬执爨，煨芋煮蔬，甚乐也”³霞客记此楼景观和登楼快适：

其楼东南向，俯瞰重壑，左右抱两峰，其舒而称。楼窗以枳松连皮为栏，简朴而雅，楼窗几，极洁净。度除夕于万峰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薄暮凭窗前，微星辰烨烨下垂，坞底火光，远近纷挐，皆朝山者，彻夜荧然不绝，与瑶池月下又一观矣。

萃野楼所在地势、楼前栏杆及窗棂诸设置俱佳，霞客凭窗下瞰，但见烨烨星光，与坞底千万朝山者手举灯笼火把光焰交辉，如临瑶池仙境的奇幻景色。是日，适当除夕之夜，霞客觉得，今夕之夕，在“万峰深处”度过了一个美好难忘的节日，“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伟大诗人杜甫诗云“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萃野楼构置之精妙。兰宗师也有二静室，中间一岩突起，“一踞岩端，一倚岩脚”。岩东有“水帘”之胜，“有水自坠，洒空而下，罩于嵌壁之外”；岩西有“翠壁”之秀，“有色旁映，傅粉成金，焕乎层崖之上”。二室相望，依稀人影，“兰宗遥从竹间望余，至即把臂留宿。”⁴二室各占地位，而遥相呼应，并得“水帘”、“翠壁”双胜，布置实含妙思。

徐霞客在《游天台山日记》中详细描述了天台山静室建筑群，如：“天台山静室，分三支，西支有萃野楼，玄明静室，体极静室，体极新庐；中支有兰宗庐，隐空庐，白云庐。三支静室建筑群，分之为独体之妙构，合之为整体之奇境。诚如霞客精鉴赏评：“其间径转崖分，缀一室，即有一室之妙，其盘旋回结，各各成境。正如巨莲一

1 《徐霞客游记》卷七上《滇游日记》

2 《徐霞客游记》卷六下《滇游小记》

3 《徐霞客游记》卷六下《滇游小记》

4 《徐霞客游记》卷一〇上《滇游日记》

为构成园景的两种重要要素,创作句序:“东窗西榻居同处,格景一轩随处取”,“之作也每绘花树水景”。《伯氏有作次韵》云:“数亩正当风槛绿,三间新带月廊斜。”中和美的礼赞云:“风回叶叶翻红雨,土气层层出绿苔。”“土气”系多种植物,“红雨”指落花可“浮香”;“雨回叶叶翻红雨”,“土气层层出绿苔”,“五竹阴经翠,看青竹,翠竹行行”“种竹云:“花欲辞坡仍翠富,枝无摇曳绿阴行。”“种花类疏翠相同,桃李不相留;竹因类与竹相配,松竹、柳竹相配互映;类在重彩差错绿之美,打破平衡整齐,品格更无假。凡此都是造园美学前奏应用,又通于书法、画理。由景生情,一首律一诗,景因情而生,情亦水木之美,后四句“言怀”,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念和生活态度。人生在世什么最可贵?这既有“真我”,我的真性,我的本心,是物性而发,知行合一,正如古人所言,“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而不是违心违性去迎合世俗的所谓话要里话有“可欲”,如功名富贵等等。这是李流芳创作中的物我相融和宁处就处而获得的感悟,也是晚明文人士园诗致和个性的表现。至于中国的园乃是长期实践的一种艺术实践,于是“可居”成为一种人生体验。李流芳作为一个修习佛教密宗的居士,却不艳羨祖师慧运于东晋元兴元年(402年)在庐山般若台精舍率领众信徒讲经说法,多达一百二十三人,并与十八高僧结白莲社(简称莲社)的盛大热闹场面。他不要舍弃当下可以自取自乐的恬适生活,远飞高隐于佛教名山之中,但求静坐一室一龛之下,同样可修佛法而悟大道。晚明文人是脱俗、“捐俗”的,又是入俗、融俗的,须要做具体分析。“一龛”意念也有对小园的偏爱。七律《小普陀园初成》意涵丰富,是对李流芳人生态度和园园思想的真实写照。其诗园不重曲折纷繁,而尚简率雅致,尚景非元素在,尚景又与屋宇映带,审美需要则在“适意”,默会“真我”,这些在诗中均有所体现。

园林既然是艺术创作,尤其是其中情韵,不能不反映包括园主在内的创作主体的人格和审美个性。《朝园可知人,李流芳好友钱谦益赞其园及其主人:“长蘅居南翔里,其读书处曰檀园,水木清华,市器不至,一树一石,皆长蘅父子手自位置,琴书翫时,香茗郁烈。客过之者,慨如身在图画中。”“长蘅人品高洁,其园品位亦高。长蘅游满士林,访长蘅于南翔者,必观檀园。惜乎明亡,其子长蘅之则死于乱兵。

第二节 云间诸家说园

一、陈所蕴:爱国出天性 事成赖山师

苏松二郡并称,地界毗邻,水系联络,同属吴文化圈。松江园林的盛于唐宋,绵延于明嘉靖,极盛于晚明,其盛况不计于周。落成于万历年(1577年)之潘氏豫

①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李先辈流芳》。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鹤”，廊曰“响屨”，又有“具榻斋”、“青雀居”、“维摩室”、“梦蝶所”、“啸台”。建筑类
型、制式、风格多样，各具特色，且互相连络交通，组合巧妙，“因房曲室，环窗半转，
非熟识者不能入，入亦不能出也”^①。园内广植竹木花卉，有梅冈、桃林，“修竹数千
竿”，其中为数百株，“皆洛阳奇种，一名园所未有”，“上藜藿药数百本，左刻右欲
与牡丹争胜”^②。又保留或移植巨树古木。据梧轩前，“双梧界立，童童若车盖，夏月
荫映自一，凉生枕席，冬月木叶尽脱，不知余阴”^③。东雅堂后，“尽种松柏之属，苍苍
馥馥，秋刀野菊，间以晚菊，中置兼兰”^④。品物园“四面长杨，垂条拂地”^⑤。最足珍
者，知希堂前古榆古柏各一株：“古榆大如二十围，其阴蔽日，时掩不见草木”^⑥。又有
古柏一株，双柯自土，轮囷怪奇，皆数百年物也”^⑦。木皆垂大要而幸存茂物，故主
陈氏倍加珍惜护爱。

园中人造山水出自三位“山师”鬼工之手，峰岭涧壑溪池径蹬都具，大至高峰巨
浸，小至拳石勺水，皆成奇观。如竹素堂周围大池高峰奇观：

清流环绕，南面一巨浸，纵可三十寻，横亦如之。叠太湖石为山，山在水中央，
仿佛金、焦之胜。一峰高可二十寻，崔巍岑崒，上干霄汉，名曰“过云”，即入门时望
见迥出墙头者也。山上屡楼隐约掩映，悬絙树间，颜曰“来鹤”。^⑧

园中诸景，可以近观细赏，可以俯瞰环顾，又四时皆宜。园不大，及登高眺望，
便觉空间无限，墙垣阊阖、官署寺观、浦江帆影并收眼底：

南望则城上埤堞在几席，浦中帆樯在户牖；北望则朱门之甲第鳞次，民间之井
邑突分，官署黉舍，梵宇龙宫，一一呈眉睫间，盖园中一大观也。若遇大雪，则一望
琼瑶，此身又在尘寰外矣。^⑨

其后增建之五老堂，堂前广庭，延袤百余步。“春日，落英满阶除，锦茵璀璨；夏
日，最宜纳凉睡安；秋日，白英疏落，清光布地；冬日，群峰积雪，玉树映带。一殿五
堂又名四可堂，盖言四时无所不可也。”^⑩全园诸景齐向主建筑拱卫，而“会于竹素
堂”^⑪。全园各种山水、花木、建筑景观，风格各异，主次等级有序，又互相关联连
映，是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

艺成于人。日涉园这一精美的园林艺术创作是由主人陈所蕴和张南阳等“工
巧冠绝一时”的山师艺匠密切合作共同完成的，其他私家名园莫不皆然。从主人方
面讲，陈所蕴酷好园林，为了再现建造一园山水的梦想，投入巨款，始建梧、据梧
轩、响屨廊、来青阁诸景，已花费不貲，他做过一个统计：“木百章，竹百竿，毛楮百

① 《竹素堂集》卷一八《日涉园记》，清抄本。

② 《竹素堂集》卷一八《日涉园记》，清抄本。

③ 《竹素堂集》卷一八，清抄本。

④ 《竹素堂集》卷一八，清抄本。

⑤ 《竹素堂集》卷一八，清抄本。

⑥ 《竹素堂集》卷一八，《日涉园重建友石轩五老堂记》。

勑，胶白甃，灰白斛，丹雘赭垺百斗，铜铁铅锡百铢，瓠觚百馱，石百尺，础磴百个，役工人百指，期百日，抑何量量，试与豪华贵介絮长比大，不可同年语明矣。”^[1]他本想作“拳石”、“斗室”计，但期果腹自适，而不欲大张其事，与豪贵家“絮长比大”。及至工程一铺开，便无法收场，也就索性做到底了，自然投入更大了。仅搜求奇石一项，虽百金不惜，百计收罗，“后先所裒太湖、英德、武康诸奇石以万计”。英石奇绝，产自广东英德，“去吴中不下六七千里，又经洪涛峻岭，未可卒至，人得一亩半峰，长仅尺有咫，辄诧为奇玩，崇奉作案上供。而园中所聚，多至数十百，大者丈余，小亦不下五六尺，奇奇怪怪，骇目动心，见者惊谓不从人间来，啧啧叹赏”。^[2]其好石成痴，真如海岳山人米芾。当初举事时，期以“百日”竣工，谁知直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园始告成，万历四十一年、四十二年，“复大加葺治，增所未有，饰所未工，役起竣，以为可以无加矣”^[3]，孰知其后又增建五老堂、友石轩，前后所耗时日盖有二三十

——《张南阳集》卷二，《张南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丘壑念”，每次休假归来，“无岁不与土木工”。园初成，张南阳年老故去，复聘曹諲及顾山师继之，才算彻底完工。持久性、大投入，都是执着园林的痴情表现。再者，张南阳对造园工程实施，是“凡有兴作，必预图之于心，然后命工役，定其规制，布列之样、施工程序等，交与张南阳，按簿实施；

亟命山人经始，仍手一簿，授山人曰：某所可山，某所可池沼，某所可堂宇亭榭，某所可竹树蔬果。山作某某法，池沼作某某法，堂宇亭榭作某某法，竹树蔬果作某某法。一一指诸掌上。山人按籍次第经营之，拮据不遗余力。比及一年，陈子以入贺归，园之大都略具矣。¹

与市人共谋福利,不辞辛劳,“拮据不遗余力”,比及一年,此园已见雏形。

陈所蕴将自己的园林情结以及所作所为,归结为“天性”:陈子雅好泉石,盖自天性^①。“予惟人情嗜好,惟本之天性者,为最真最笃,即有他好,必不与易”^②。天性即与生俱来的本性,亦即人性。陈所蕴将山水泉石园亭花木之好,视为人之常情,人之天性,与同时代王世贞所称“山水花木之胜,人人乐之”^③,相近,而直指人性论。陈所蕴正是从人性出发,从人性出发,他直抒胸臆,陈言无忌,无所顾忌,言其所言,不亢不卑,获得成效,有所建树。日涉园及其他名园所以能光照于世,究其根本,实缘于此。世间一些没有这种人性觉悟的权贵富豪也充风雅,斥巨资造园,其

1) 《竹素堂集》卷一七《啸台记》

《竹素堂集》卷一八《日涉園記》

3. 《竹素堂集》在一八《日涉记》。

① 《竹素堂集》卷一八《日涉日记》

二〇 《竹素堂集》卷一八《日涉園記》

6) 《竹素堂集》卷一八《日涉园重建友石轩五老堂记》

六、《兗州續稿》卷一六已《題龔祠八記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非至真好，”陈所蕴称之为“真匠若愚”，“知中国是巧手不如人巧”。^①“有一二真匠事，以讥假冒风雅者：

尝忆一先辈，蚤岁罢官归，闻人言垒石至山，为高人雅致，不惜倾家特创一园，徒豪举耳，非其好也。园成，日不一睥视，终其身未尝窺左足闾山，日坐在壑林苑间，与门下客谋为出山计。鄙秽可厌。^②

唯有真好园者，能赏园，能造园，能享园林之乐，非有真好则不能。像这位下野官员，欲效“高人雅致”，倾家构一园，园成而日不一窥，其行“鄙秽可厌”，只能留下笑柄，且为后世之戒。尤其难得的是，陈所蕴念念不忘为创构日涉园付出辛勤劳动的匠人，即“张南阳人，世居南阳，早工民匠，善造园，对南阳日涉园始创之匠人，陈所蕴曰：“胸中蓄匠，故具有丘壑，一丘一壑一丘一壑”，筑的叠石如大山，巧夺天工，一“山人”为点缀，遂成奇观”^③。称曹谅：“其伎俩直欲与山人抗衡，而玲珑透彻或谓过之。”^④称顾山师：“幼从主人醒石山人叠诸名园”，“而胸中故别具丘壑，高出主人远甚，出蓝青蓝，信不诬也”。又总评三位山师的特点和成就：“盖始事于张山人卧石，继以曹生谅，最后乃得顾生某。人言张如程卫尉，曹如李将军，顾于程、李可谓兼之。亦庶几彷彿近似矣。”^⑤拿汉代名将李广和程不识善于用兵的故事来比况张、曹、顾三位匠师的造园艺术，评价至高。张南阳八十寿辰，陈所蕴破天荒地为他撰写了一篇传记——《张山人卧石传》，以作寿礼。此传对南阳叠石造园的绝技推扬备至，还特地请一人伶和词礼自娱，却不曲阿于其门如墙之徒，不为其所惑，反因其爪牙的奸利横暴而疏离之。传末赞云：

语有之：“人巧极，天工错。”其山人之谓耶？山人始以绘事特闻，具有丘壑矣。彼亦一丘壑，此亦一丘壑，斯与执柯伐柯何异？取则不远，孰运之乎耳，宜其技擅一时，竟只无两也。若乃避祸若惊，辞荣若浼，此其智有大过人者，又进于技矣。

有着进士官绅地位和名望的陈所蕴，能不受轻视百工匠人传统观念的束缚，能为一位农民出身的凿池叠山的艺匠立传，赞扬他的技艺、智识、人品皆大有过人之处，以此为寿文，送上真诚美好的祝福。这在嘉靖以前未曾得见，在园林史上实为一大变局，在造园思想观念上也是一大突破，意义深远。嘉靖以来，赞赏手艺人杂记文章每见于载籍，非独匠石山师为然。由此可以窥见晚明文化风气的变异。

① 《竹素堂集》卷一八《日涉园重建友石轩五老堂记》
② 《竹素堂集》卷一八《日涉园重建友石轩五老堂记》

③ 《竹素堂集》卷一八《日涉园重建友石轩五老堂记》

④ 《竹素堂集》卷一八《日涉园重建友石轩五老堂记》

⑤ 《竹素堂集》卷一九《张山人卧石传》

的文人雅士就更多了。以前这里还是荒寂的去处，白眉公居此，经他修葺润泽，如今生态与人文环境都改善了，一派清幽，仿佛就是桃花源，就是传说仙人子真停留的松江城西众水发源地华亭谷。一位高士，一座名园，对一个地方的自然与人文的影响力不可低估。证之陈继儒《田园诗十六首》益信。其三云：

买山先种松，买地先种柳。短者仅齐眉，大者已如肘。穿坎作沟池，秫田环数亩。岁俭不苦饥，岁穰还余酒。父老言此中，户口初八九。年来渐成聚，昔无今且有。画眉远近飞，鼋兔抱儿走。百卉填满村，结耆宾及酉。气运岂偶然，得君散花手。

陈继儒，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松江华亭人，居松江白云山房。他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和园林建设，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不仅构筑了个人私家园林，而且以大视野大手笔营造了佘山村落人居大花园。愿“散花手”越来越多，人世间越来越美。

陈继儒对自己的山居生活，非常知足，知足然后能乐。其诗云：

高梧修竹，静者之居。风飘不鸣，梦亦清虚。客至有酒，客去有书。披裘种花，著屐采蔬。南山雪霁，北牖风初。如此不乐，岁亦云徂。

室庐以“高梧修竹”为背景，风致高洁。主人生活极寻常，而心态极佳，“梦亦清虚”，其乐融融。时值岁暮，刚下过一场雪，又起朔风，此居不见一丝萧瑟气息，居者但寻乐事，以送岁年。问作者何以能此？曰“静”，静能善对世事万象。又填词七首，调寄《霜天晓角》：

背山临水，门在松阴里。草屋数间而已。土泥墙，窗糊纸。匡床曲几，四面摊书史。若问主人谁姓，灌园者，陈仲子。不衫不履，短发垂双耳。邻家偶采尔汝。九子鲈，一尺鲤。菱香酒美，醉倒芙蓉底。旁有儿童大笑，唤先生，看月起。^①

此词纯用白描，尽去雕饰，其居如见，其人活活，真绝妙好辞。山居朴野淡雅，“草屋数间”，“土泥墙”，“窗糊纸”，与那些华屋美庐相比，不免寒碜。然而主人居此，

① 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一《田园诗十六首》，民国二十五年《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

② 《晚香堂小品》卷五《山居》，民国二十五年《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

③ 《晚香堂小品》卷八《山居杂咏》，民国二十五年《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标尺。他有一首五绝：“屋在嶙峋上，人宜淡泊中。每逢花信后，如意一枝筇。”^①建在小山上的园林屋宇，山石嶙峋突兀，环境清幽，主人情性淡泊闲静，悠然自得，与陈继儒和他的东余山居融合混一，他的人生观与园林观也是一致的。

三、施绍莘：不作天地腐草 愿为构园而忙

施绍莘(1588—1630年)^②，字子野，号峰泖浪仙，松江华亭人。少负俊才，但屡试不第，幸得荫重色，放浪山泉，以一副风流活潑，视世如如生命，自谓“天生我辈多情”，“吾辈终当为情死”。精音律，擅词曲，为晚明曲家翘楚，著有《花影集》。

施绍莘是明代散曲名家，也是一位精通园林的园艺家，他在十岁上园营构了“一座瑰美的园林，创作了情景词曲并重的园林散曲与散文”。^③与陈继儒之子野翁的园艺才情和人生价值，相似但却是迥然妙手，而更上提及他构园的成绩，对园林的深情，又有一种超然淡然的思想。他家原有故宅在松江城内东偏，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子野二十六岁，卜西余山始营西余别业，天启六年(1626年)，园乃告成，首尾十载，其间，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园泖(与长泖、大泖并称三泖)之滨另购泖上新居，规模较小，然而“小小结构，致足乐也”，春秋之季，多居西余别业，迨冬夏乃居泖上新居。子野自跋：“每在秋则居上，予慨桐华有二室，自谓六月露之室；冬夏则居东，良亦不鸡犬之行，耳此潭风月之观。然予不尔哉，然矣？”^④他人生之乏了，此功名富贵出不得，又富困清静者争之，然中于空寂，非此于空寂者则不能深味其趣。施绍莘把这种人生爱好归结为“天性”：

予烟霞痼疾，出于性成。犹记五六岁时，便喜种植。以盆为苑，以盎为池，竟日徘徊，欣然如有所得。七岁就塾师，或迁延避学，无他嬉也，止游戏于花草间耳。既壮，诱慕日增，时寄情于诗酒声色，要以铺衬林泉，未尝忘本也。……夫清福上帝所忌，自分福薄，何以堪此？但性有所近，天实赋之。违天不祥，拂性戾戾。但愿折功名富贵之缘，供于一途，庶几当忏悔云尔。^⑤

在他看来，山水烟霞花木园林之好，是人的本性，“天实赋之”。自己童年时代喜种花草，爱玩盆景，欣欣此生意，正是人性本真的表现。长大了，受外界环境的习染，物欲的甚盛如功名富贵，良良为生命失，人生“正大理”折损人性，自愧。如今他已觉悟到这一点，割断“功名富贵之缘”，而与山水花木园亭结为“清缘”，回归人性之本然。这一园林观与其同乡前辈陈所蕴所称林泉园亭之好“盖自天性”看法

① 《晚香堂小品》卷五《山居》，民国二十五年《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

② 施绍莘卒年，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作崇祯十三年(1610年)，后谢伯阳诸家从之。考《徐南客游记》，作者三谒陈继儒于东余山居，又三过施绍莘西余别业。首次在崇祯元年(1628年)，不二年，复寻其胜，而施已卒，不胜人亡琴在之感。据此其卒年当为崇祯三年(1630年)，仅得四十三岁。

③ 《泖上新居》彦容跋，见《全明散曲》第3719页。

④ 《泖上新居》子野自跋，见《全明散曲》第3718页。

⑤ 《泖上新居》子野自跋，见《全明散曲》第3718页。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认主作友,故有五胜。“山足”即山麓,地势最下,范围最大,亭台也最多,主建有为“就麓新居”;“山腰”即半山腰,位于山脚中段,诸亭“在外亭”无疑;“山腹”即山腹最高处,有“春玉堂”、“太古斋”诸景,其“济胜桥亭”是山居最胜地。王建五,主人云“山景冬,但平园晴窗在四顾,则并作就麓旧居在山足”。^①整个景区对山势地形,最得真景妙境则是相邻东水山色,进行精心营构,使“平园晴窗亭”隐于青山翠麓之下,“屋角参参,出没于红涛锦海之内”,“更不事华饰”,而美不胆收。子野好友王君时西余山居有简略而美妙的描述:

子野有宅一区,在城东偏。然性宜泉石,不乐塵市,因营先公菴表于西余,遂葺就麓新居,斋曰三影,亭曰众香,庵曰秋水,楼曰卷簾,曰妍稳,轩曰语花,曰聊复,更有竹间水上,西清茗寮,一灯十笏诸胜。……由此南折而上,为霞外亭,桧柏蒙茸,松篁岑郁。又折而上,则萝蹊藤径,盘旋委蛇,渐抵山之峻绝处。肯堂三楹,扁曰春雨,曰诗境,曰太古斋。九峰若拱,万壑如萦,一鹤孤蹇,片云低宿,杳非复人间世矣。^②

此跋由山足而及山腰,终于山腹,得施氏西余山居之大概,而主人自记洋洋洒洒约三百言,在重编《竹谱》中(《谢伯阳编《全明散曲》,一世可一舍山居记(卷四)《西余山居记》,《西余山居记》),也算篇幅大幅了。此文作于万曆六年(1626年)甲午,王君时为之记,像一幅横披长卷展现了这座园林清新悠远的景观,也包含作者恬静淡泊的胸次,“胸中丘壑”,“如见其人”^③。且看山足主建筑就麓新居景观:

辟两板扉,有疏篱曲水,细柳平桥。水上夭桃,照天耀日;人行花间,头面尽赤入中门,榜曰“北山之北”,繁荫郁然,下有曲径,抵方池,渡斜桥;桥南北皆植梅。有老梅一株,是为梅祖,狂枝覆地,轻梢剪云,与池上垂杨,黄金白雪,相亚而出。

门户,篱垣,小桥,流水,曲径,方池,水上夭桃,池边垂杨,桥侧桃花,种种景物,巧妙配置,互相映衬,无一不入画。作者有句云:“此清园明水苑也,平园即水墨画。”再看妍稳阁:

阁不甚弘敞,然而据地独高,颇得诸胜。登此,则三影斋之梅、西清茗寮之竹、卷簾楼之雪月、众香亭之桂、秋水庵之竹、聊复轩之桃柳、济胜桥之芙蓉,以至霞外亭之桃梅、春雨堂之松竹,无不可坐而致也。^④

形形色色的建筑景点都有花木为之衬托,“屋角参参,出没于红涛锦海之内”,

① 《妾初度偶言》自跋,见谢伯阳编《全明散曲》,齐鲁出版社,第3810页。

② 同上。

③ 《泖上新居》彦容跋,见谢伯阳编《全明散曲》,齐鲁出版社,第3718页。

④ 《西余山居》张汉水评,见谢伯阳编《全明散曲》,齐鲁出版社,第3852页。

⑤ 《西余山居记》,见谢伯阳编《全明散曲》,齐鲁出版社,第3850页。

⑥ 《西余山居记》,见谢伯阳编《全明散曲》,齐鲁出版社,第3851页。

“一峰一石，一木一草，无不肖物，随目所成。及已至是言言尽有致，视界分分合合，显示出设计者的妙思巧构，“莫不悉心悉力为之”，作者此言不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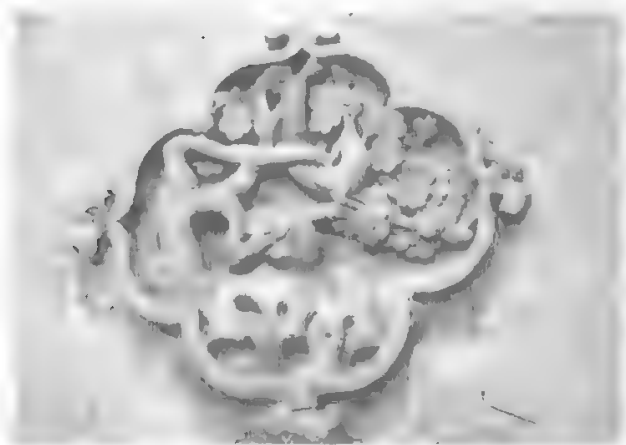
施绍莘为什么要花费十年大好时光，尽心竭力打造西余山居这座园林呢？除了发自“天性”而外，还有什么原因？他体认到，造园为的是实现自我，体现自身的价值。“予自问无洪福，不敢负淡缘，凡移花接果之方，开畦疏水之法，莫不悉心悉心为之。”^①他下苦功夫，把造园当成毕生事业，如果毕生事业不成就，什么都不干，那就成了“天地间一腐草”了，“人间真弃物耳”。他“不敢甘自暴弃”，还要“自为自为”，“自为”张尔岐《春灯琐言》曰：“予于是他选择了种花拍戏，两个同时，“筋力未尝无用处，要销花福为花忙”^②；因为其中也有学问，也有艺术，可见才情智慧，“文采风流”，可获人生大乐，“但觉山水花木自来亲人，而我无应接之烦，是乃可自适乎，予”^③。因此，对园林的造、人、赏、玩，他倾注了“色力心思”，使他的园林和自己的“筋骸骨血”、智慧才情倾注于造园。

① 《妾初度偶言》自跋，见谢伯阳编《全明散曲》，齐鲁出版社，第3810页。

② 《妾初度偶言》自跋，见谢伯阳编《全明散曲》，齐鲁出版社，第3811页。

③ 《西余山居记》，见谢伯阳编《全明散曲》，齐鲁出版社，第3852页。

第七章 晚明园林审美之鼎盛(下)



一可者,亦无一不可者,洵哉‘小可’二字,一似至人玄德,可以含咀而深思也。”^①六十年间,他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斯,与此园结下不解之缘,从识字学诗到研究学问,造园造景,无不倾注心血,直至晚年,仍“时时出而游之,以自怡悦,而忘老之将至”,造妙解。

《与尤文学》这篇与友人书札仅五百字,是他园林美学思想精要的概括、浓缩。此札首论造园之规划设计与步骤次第:

园林之胜,大都历岁滋久,泉乃冽,石乃苍,霜雪洗刷,始出山之骨耳。昨共游杨氏园,忽见初构时,必先匠意经营,疏其桀骜,使小大、圆直、横斜、断接处,各有曲折。乃使叠石为山,石者其所借,非所质也。山成矣,乃使种树,于所荫映点缀之间,使障以葱兰美蕖之属。最后乃为亭,为榭,为馆,为园,不以为障以为象,不以为居以为驾,故色色鲜活,有如翹飞焉。山中所须用器与丹漆之物,则世世增之者。独其规摹创立时,须其人雅有胜槩逸气,长于诗歌,深于绘事,肝脾沁烟月,笔墨摇风骚,乃从小立中出一巨手,故非俗品可相方也。今其家宦业三世,愈益修润,粉藻待四方之客,游人墨卿往往乐此忘去。

沈懋孝论造园特重“初构时”、“规摹创立时”,即设计规划阶段的艺术构思,“匠意经营”,不是一般的建筑构图,而是独具匠心的园林蓝图,所谓“小大、圆直、横斜、断接”,“各有曲折”,蕴含精妙的美学关系。要求设计者胸有“逸气”,丘壑烟霞,又具艺术素养,“长于诗歌,深于绘事”,方能由园见人,“乃从小立中出一巨手”。论造园工序,由山而树而建筑,秩序井然,雅合造园营造法则。对于亭榭馆阁诸建筑功能强调审美而非实用,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遮阳避雨(“障”),而是为了欣赏其外观妍貌(“象”),不是为了居住息宿,而是为了游赏其美景(“驾”)。“色色鲜活,有如翹飞”云云,正指建筑艺术形象鲜活飞动之美。作者观园贵岁月积久,“园林之胜,大都历岁滋久,泉乃冽,石乃苍,霜雪洗刷,始出山之骨耳”,千真万确,不但泉石经岁月风霜雨露洗刷,滋润,显其骨色真容,树也因老寿而见峥嵘奇姿,旺盛的生命力。如果是世家之园,子孙能继其业,代代“修润”、“粉藻”,人文积淀愈久,园也愈美。

其次评说杨氏园造景之巧妙,给予游观者的美感:

入其园,虽盛夏如卧雪窦,沐冰雪,即嘉冬苦踏秦台,向阳谷。石之翹然峭也,木之冷然荫也,泉润之凄然澄泓,花卉之纷披开发,而无弗宜也。求之一拳一泓而小,适宜其大;纵之凌高眺远而旷,适助其平;密云滴雨,听鸟披林,而浓不逾其淡;可弦可奏,宜风宜月,而景常如其情,故园林之胜,甲于此邦。宇下器物,所新所增,与绮罗襟裾者森映往来而生色也,斯不亦超超良瞩已哉?

园中泉石、竹木、花卉景物尽显其形象特征、美质;景境小中寓大,高中见平,浓

① 《长水先生文钞·小可轩记》,《四库禁毁丛刊》本。

《长水先生文钞·与尤文学》。

中色画；请上明堂，同享宜人，物色堪世，乃是上品。作者，上品也。展所也物，此乃力能所及者也。此道理，并推及国味艺术，也要令人，“新色事理”的关系，如元明，明色中色，乃一色也。无墨孝提出的一个新说即符合审美规律。此说曰：色，乃建在色与墨上。色乃要有张拉力，艺术上，色，乃一色也。我生而

最后特别赞扬杨氏园造景能妙用高下远近、分隔连络的艺术方法：

余所取者，高复下，下必见水；下复高，高必见远。又皆障其四旁，如各一天，使人游览其中，似鱼游环岛，终日不见所穷际，则已大奇。至山之尽处，土冈如长虹，兀然高于山者三倍，青松翠柏，茂竹万竿。登览者至此，独立旷视，倦而忽醒，尽乃弥壮，俯兹百岫千岩，踞笑呼其上，人人如有凌云之气焉。

园林大小未变,由于巧为分隔,层次多了,景观更丰富了,“如各一天”。又景点位置落在直曲折回处,环环相扣,使人“似觉曲折尽,不觉又到一好处”,“步步入佳境中,如行画里;有时见峭壁悬崖;有时见水,叠叠而下,如闻瀑布声,令人胸襟壮阔,“如有凌云之气”。园林奇观产生的美感效应竟是如此微妙。

沈懋孝对文人士大夫所以殚精竭力构筑园林,和园林建成以后又自撰或倩人代作园记的思想动机,也有独见别解:

郡国山川，图牒称志焉，阡陌上腴，星散棋布焉，兹流览不出户而称卧游，故足尚也。若夫步仞之丘，举足可尽，五亩之宅，游目无余，又何志焉？彼盖自负其文采，身隐矣，无所用之，稍稍托以自表，见其一二。张细为巨，斥迹为迹，以棘樊为城，汙滨为池，培塿为山岳，沼泉为江海，畛畔为堤封，蓬颗为宫观，花木环卫，鱼鸟陪从，明为天下，亦如此园也。彼其视一园至足矣。深梁一枝，恶用九万里而南？为蚊睫可为栖，蜗角可为国，亦各适其适耳，何论大小？^①

[illegible]

二、祁承燦：不用格套 自有別腸

祁承燦(1565—1628年),字尔光,号夷度,又号旷翁、密园老人、淡生堂老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知宁阳县,调长洲,迁南刑部主

1. 《长水先生文钞·余心同志后语》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辛丑上太常”指万历二十九年会试不中归里,此前故宅曾遭火灾,“浮家泛宅,往来鉴湖”,遂有筑室构园之举。园不大不华,然而具体而微,萧疏有致。有“淡生堂”、“壑舟”、“密阁”、“玉醉居”、“梅楼”、“栎荫”、“夷轩”、“桧巢”、“卧读书度”、“竹径”、“芙蓉泔”、“旷亭”、“奏涛坪”、“删月榭”、“醉筠廊”、“澄鲜亭”、“愜林”、“白啸轩”、“泉石”、“快读斋”、“脉望窝”、“弄石龕”、“平等庵”、“汉阴”、“秋水台”、“最胜轩”、“舞鹤桥”、“小娜嬛”、“斗霞林”、“蒿室”、“拙似园”等,多达三十余景,分期分批建成,而主要景点称佳胜者也不过十处。其子彪佳有记云:

先子生平有园林之好,上公车时即废箸构此,然止密阁、夷轩、淡生堂数处耳。嗣后俸余所入,尽用置园。旷亭一带以石胜,紫芝轩一带以水胜,快读斋一带以幽邃胜,蔗境一带以轩敞胜。先子于此有匠心焉。^[1]

密园造景设境对映成趣,确实体现了主人的“匠心”。主人对造园也颇有成就,其《密园记》云:“密园者,先子之园也。其地虽狭,而其构思则宏,其构法则密,其构意则幽,其构情则雅,其构理则明,其构法则密,其构意则幽,其构情则雅,其构理则明。故能往来不窒,而屈伸自如。余园虽掌大,然而其中之纡回委折,夫固有条理焉。”^[2]小园犹如蚁丘蜂房,看似狭窄,却给千百蚁群和蜂群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往来不窒,屈伸自如”,而且构造复杂巧妙,“疏密得体”,“纡回委折”。比喻形象地揭示出构园的某些美学原理,即所谓“条理”、“得体”。

祁承燾把密园的成功构建视为自身的重要文化业绩,与藏书成就同为自我价值的体现。自认为藏书与构园这两项文化工程的创获,皆缘于自性之“迂”之“癖”^[3]。

余观古人,非有高世之韵,绝俗之资,鲜堪言癖者。故嵇之锻,阮之屐,元亨以石颠,元镇以洁癖,皆至性所钟,非苟而已矣。世人营营逐逐,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者,为无癖耳。若癖则精凝神注,性命以之,安能浮游人世哉?且迂亦宜目远于世矣,余以方亩之园,快此七尺,方愧世情之太重,又奚以迂为?^[4]

晋代名士嵇康性巧好锻,常在柳树下打铁,阮孚好屐,每自“吹火蜡屐”,宋代书画名家米芾好石成痴,人称“米颠”,元代画坛巨子倪瓒有洁癖,平日扫地焚香,远避污秽。此等癖好惟清高绝俗之士有之,是人之“至性”亦即人之本性的发露,有癖乃能专注其事,“精凝神注,性命以之”,有所树立,取得成就,不枉度此生。反之,无癖好之人,庸庸碌碌,“营营逐逐”,浑浑噩噩,无所作为,品位低下,“浮游人世”,白来一趟了。癖发于人性,人之价值系焉。晚明士人多喜谈癖性,较早又高调议论者当推公安派领袖袁宏道:

嵇康之锻也,武子(王济)之马也,陆羽之茶也,米颠之石也,倪云林之洁也,皆

1 《祁彪佳集》卷八《越中国亭记》中华书局,1960

2 《淡生堂集》卷一《行园略》

3 《淡生堂集》卷一《园居十六观》

以癖而寄其磊砢俊逸之气者也。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生死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¹

这两段话出自不同作家之口，何其相似乃尔，孰先孰后？祁承爍长袁宏道三岁，但袁宏道早成进士，早得大名，“中郎言语妙天下”，诚非虚语。中郎“嵇康之锻”一段见于《瓶史·好事》，就花事、花癖而论，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以进士出仕已有七年，而这时祁承爍还未中进士做官，文名远不及中郎。他对癖性的见解和议论显然受到袁宏道的影响，由于与中郎心相通，思想一致，也不忌沿袭中郎言论，更何况中郎之言，出自《世说新语·任诞》：“王子敬尝曰：‘吾尝见李斯相，相有癖，吾闻有癖，艺术之癖，对于提升人的品格与价值意义甚大。

祁承爍对于园林审美活动之有益于心灵世界、精神气质的陶冶提升有着丰富的体认，作《园居乐》二十首，分别列举二十件乐事，每首八句，起句设问“何谓园居乐？”然后解答。如第一首前二句：“何谓园居乐？能令宇宙宽。”省去“何谓”云云及“能令”二字，以下依次为“胸次舒”、“眼界空”、“道念深”、“心境平”、“意味长”、“吾道尊”、“形影亲”、“识趣高”、“俗态无”、“梦寐清”、“客气融”、“四体轻”、“感慨消”、“交谊真”、“素志坚”、“囊避喧”、“解入群”、“应接闲”、“格食忘”²。二十件乐事从各个方面歌咏园林艺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种种益处，在园林史上尚未见第二人有这样的表述。因此，祁承爍认为园林对于文人雅士太重要了：“有名士无佳园，如舞鹤檻鸡樊；有佳园无名士，如鼎彝落市侬。大抵素心人不能一日无园居，犹王佛大三日不饮酒，觉神形不相亲，非虚言也。”³名士得佳园，可享二十乐，因之神清、志淡、思远、趣高，否则如鹤入鸡笼，这是最糟糕的境地。佳园得名士，如遇知音，而被赏识、欣赏，则佳园更增光彩，名士亦增光彩，二者相得益彰。园林对于清高绝俗的“素心人”尤其不可或缺。东晋名士王忱，字元达，小字佛大，尝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事见《世说新语·任诞》。祁承爍也可称“素心人”，他对功名富贵看得比较淡，有诗云：“功名鸡肋淡，身世羽毛轻。”⁴又云：“浮名飞羽事，著作蠹虫余。临流终日坐，吾自爱吾庐。”⁵在他心目中，“吾庐”、“吾园”的分量是很重，如王忱之嗜酒，不可一日无之。

祁承爍撰写《行园略》、《密园前记》、《密园后记》三篇园林长记，前有小引，将他的构园诀窍、要领、思想公之于世：

余自幼不欲袭人成迹，凡事多以意为之。作室亦然，大较不用格套耳，而世辄以余之构园有别肠。余何能为？要以地之四整者，存纵横之，而使相错；地之迫

1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瓶史》

2 《淡生堂集》卷二《园居乐》

3 《淡生堂集》卷七《书许玄祐梅花墅记后》

4 《淡生堂集》卷二《病起》

5 《淡生堂集》卷二《密园杂咏》

化,各有特色,互相渗透。“芥子”与“壶中”也可视为中国园林的两种艺术类型、美学范式,而以吴越园林为代表。

三、祁彪佳:开山我作祖 构园自有谱

祁彪佳有五子:麟佳、凤佳、骏佳、彪佳、豫佳。彪佳(1602—1645年),字虎子,一字幼文,又字弘吉,号世培,又号远山堂主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而英特,丰姿绝人,十七岁举浙江乡试,二十一岁举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与文震孟同榜。授太仆寺推官,礼部主事,出按苏松诸府,累迁侍讲,累擢礼部主事,福王监国,拜大理寺丞,迁右金都御史。清兵陷杭州,即绝粒,自沉所构寓山园池中而死,著有《祁忠惠公遗集》、《祁彪佳集》、《祁彪佳文稿》。

祁彪佳学识文士,藏书极富,在藏书和抄书两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明末金门父“一生孜孜矻矻,青缙世继”,也喜藏书,计得“三万一千五百卷”,不及尊人“十万卷”^①,但自特色,搜罗书籍与传奇图书多已出自家抄,又一一著录品评,著为《远山堂印品》与《远山堂墨品》,远山堂主人可与法华堂主人肩美并耀于世。彪佳之寓山园,自开山至竣工,历时十有年,于艰苦创业的条件中,投入财力、物力、人力和精力更大,园之美名与主人英名并垂史册。

寓园在绍兴府城西南二十里寓山之麓^②。主人自记云:

予于乙亥乞归,定省之暇,时以小艇过寓山,披薜剔苔,遂得奇石,欣然构数楹始,其后渐广之。亭台轩阁,具体而微,大约以朴素为主。游者或取其旷远,或取其幽绝,主人都不复知佳处。惟是构造未,典衣结带,不以为苦,祁寒暑雨,不以为劳,一段痴僻,差不辱山灵耳。^③

寓山之山,这样高而适为构园之地,一地而为一山,体虽小,有泉石之奇,水因石出,竹石相映,“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足以发人意”;“山虽在城郭之外,距城又不过数里而已,仅“一里之遥”,与其从兄豸佳(字止祥)柯园、友人王云岫彤云“近在咫尺”,“褰裳可至”^④。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彪佳乞归出都门,五月至杭州,稍事停留,六月抵家,拜亲会友,整理图书,九月至柯园拜访季父承勋及兄豸佳,同登寓山,遂有“结庐之志”^⑤。起初并不想放手大干,将就着办是了,“仿止祥兄梅花书屋式,遂定小轩三楹之址”^⑥,待到动工以后,欲罢不能,仅两年,钱也用光了,“摸索床头金尽”,“囊中如洗”^⑦。每次往寓山料理土木之事,检查工程进度、质量,都是乘船,风雨无阻,寒暑

① 祁彪佳:《祁彪佳集》卷七《寓山注·八求楼》,中华书局,1960。

② 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古迹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景印《中国方志丛书》本。

③ 祁彪佳:《祁彪佳集》卷八《越中国亭记之五》,中华书局,1960。

④ 祁彪佳:《祁彪佳集》卷八《越中国亭记之五》,中华书局,1960。

⑤ 祁彪佳:《祁彪佳文稿·祁忠敏公日记·归南快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⑥ 同上。

⑦ 祁彪佳:《祁彪佳集》卷七《寓山注》,中华书局,1960。

中国园林艺术思想史

无间。“朝而出，暮而归，偶有家冗，皆于烛下了之。枕上望晨光乍吐，即呼奚奴驾舟，三里之遥，恨不促之于跬步。祁寒盛暑，体粟汗浹，不以为苦，虽遇大风雨，舟未尝一日不出。”劳苦得病，病愈复进山。官宦人家造园，主人辛劳未有如祁彪佳者。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痴癖”^①，至性如其父。寓园工役初兴于崇祯八年（1635年），至十年（1637年）基本完工，“曲池穿牖，飞沼拂几，绿映朱栏，丹流翠壑，乃可以称园矣”^②。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祁彪佳在《寓山图记》中追述：“自丙申五月十一日日记载：‘于松径构小廊，构涧于竹深处，连日于雨中为之。’”^③为殉节前一月。“时见朝政日乱，奸邪日进，先生自分一死”，及清兵逼杭州，“兼以书币聘”，决计引诀，至寓山，五鼓自沉于梅花阁前水池，绝笔中有“含笑入九原，浩气留天地”句^④，时在同年闰六月初六日。二子理孙、班孙遵遗嘱将寓园捐献于佛寺，并葬父于园旁，建堂塑像以祀。又据清阮元记载，“祁忠惠祠在城西北二十里十六都一图，柯山对河寓山园；墓在城西十里三十都一图，亭山南面”^⑤。

寓山园建筑工程始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终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持续了十一年。《寓山图记》将工程分为三期，见《祁彪佳文稿》卷九《寓山图记》。《寓山图记》作修改年表》三期工程为：第一期，崇祯八年冬至十年夏（1635—1637年）；第二期，崇祯十年冬至十二年（1637—1639年）；第三期，崇祯十三年至弘光元年（1640—1645年）。自开工以后，“不论是新景的开辟，旧景的变更，或是花木的移植修剪，彪佳经营寓山园的心力，持续至沉水前夕犹未歇。”^⑥有些先期完成的项目，以后续作修改、增饰的事是常有的，如完成于一期的静者轩、友石榭，二期的归云寄、小斜川，延至三期复加修治，精益求精，务期完美。正如主人所云：“如名手作画，不使一笔不灵，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语不韵。”^⑦至于园以外，山川之丽，占称万壑千岩；园以内，花木之繁，不止七松五柳。四时之景，都堪泛月迎风；三径之中，自可呼云醉雪。”其堂轩亭台、楼阁廊榭诸建筑，“参差点缀，委折波澜”，“而幽敞各极其致”^⑧。他以慧眼相中寓山这座荒凉的小山包，经过十年持续不断的精心整治，辛苦经营，终于建成了名播四方的美丽园林，为号称“众香园”的越郡增添了又一处胜境。

“胎因要以痴，圆果要以癖。”^⑨这是祁彪佳构园的经验之谈，心灵奥秘的揭示。要构建一座具有艺术和文化含量的园林，必须有对园林的热爱、执着，以至于“痴

① 祁彪佳：《祁彪佳集》卷七《寓山注》，中华书局，1960。

② 同上。

③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祁彪佳文稿》，第1137页。

④ 祁彪佳：《祁彪佳集》卷九《行实》，中华书局，1960。

⑤ 阮元：《两浙金石记·卷八·祁忠惠祠墓》，中华书局，1983。

⑥ 曹淑娟：《流变中的书写——祁彪佳与寓山园林论述》，台湾里仁书局，2006。

⑦ 祁彪佳：《祁彪佳集》卷七《寓山注》，中华书局，1960。

⑧ 祁彪佳：《远山堂诗集·予始开寓山便而横山草堂之胜》，《祁彪佳文稿》第1525页。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欣赏杭人江元祚西溪横山草堂,以为“武林幽居,以横山为第一”^①。崇祯十六年(1643年),舟过扬州,游瓜州于仲生园,过无锡游邹迪光曼公谷,过苏州登支硎山,观赵凡夫寒山别墅,至天平山游范长白园^②。崇祯四年(1631年)在北京任御史期间曾游城内米万钟、李皇亲诸家名园。谓“米园绝胜,有江南风,微作纤巧”^③。评述李氏园亭:“园多植海棠,大者以数十计,拱把不可屈指,花蕊如绣,香触鼻能使人解,亦都城之奇观也。”^④他广览江南园林,间也涉足北方园林,还阅读当代名家所撰园林记,如王世贞《弇山园记》、邹迪光《曼公谷乘》、江元祚《横山草堂记》,都是名园主人自己记其园。园林知识的大量储备,园林审美的深切体验,对于祁彪佳主持营造寓山园十分重要,此即所谓“胎”,所谓“胸有丘壑”。

在营造寓山园实践中,祁彪佳重视借鉴别家造园的成功经验乃至建筑式样。相中某家园林可以参照,便带领工匠前去察看,甚至为了栏杆制式特地造访友人士云岫丹园,“呼木匠偕至彤山访王云岫所制栏杆式”^⑤。又仿从是上祥柯园梅花屋式,作园小轩二楹^⑥。他还经常把善于造园的亲明好友请到寓山园,商量相地、设计、布置、修改等事宜,提出各种意见,酌量定夺之后,让工匠们去做。日记中常提到的好友如张岱、王云岫、何芝田、金楚暭等,都是行家,多次来寓山游园。例如,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二十八日记载:“午后,止祥兄偕赵水生来,王云岫亦来,为予相度构阁之所。”^⑦同年七月初五:“适张宗子来访,共饭于静者轩,宗子出陈章侯所书联幅,为予指点修筑,殊为山林增胜。”^⑧“宗子”即张岱,“陈章侯”即画家陈淳。祁彪佳还聘请了几位高园匠师,具体负责土木营构之事,日记中多次提及的巧九华、陈长耀、方无隅等人,可能是职业或半职业匠师,也可能是蓝丁,而张铁凡更是造园大师张南垣之子,技术高超。工程进行到后期,是祁彪佳命人到嘉兴把铁凡请到寓山的,对其技艺很是赞赏,且款待于溪山草阁。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十二日记载:“午后,出寓止,见张铁凡叠石梅坡,大得画家笔意,携予酌于溪山草堂。”^⑨祁彪佳尊重匠师,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寓山园吸取了诸多名园的营构经验,集合了多位园林家和建筑师的构思智慧,而这些又离不开主人对园林的耽癖、谙熟,勇猛精进。祁彪佳用诗歌表述自己和江元祚的造园精神:

丘壑有静缘,真宰每获惜。解会非其人,不易言开辟。胎因要以痴,圆果要以

① 祁彪佳:《祁彪佳集》卷三《与人书》,中华书局,1960。

② 祁彪佳:《癸未日历》,《祁彪佳文稿》第1351、1352页。

③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栖北冗言上》,《祁彪佳文稿》第944页。

④ 王世贞:《弇山园记》,《弇州山人集》卷四,中华书局,1982。

⑤ 《山居拙录》,《祁彪佳文稿》第1079页。

⑥ 《归南快录》,《祁彪佳文稿》第1035页。

⑦ 《林居适笔》,《祁彪佳文稿》第1051页。

⑧ 《林居适笔》,《祁彪佳文稿》第1056页。

⑨ 《癸未日历》,《祁彪佳文稿》第1354页。

癖 运之勇猛心,鸿濛便可劈^①

开园者可从上述诗句中,悟解人何尝刻削妙自,开园者一往无前,全力以赴,勇敢坚毅,精进不已,而底于成。又述自己与友人何芝田之开山造园精神:

鸿濛辟川岩,缺陷犹未补 补之以人工,开山我作祖 林壑秉清淑,静者乃能取 尔我抱奇僻,夙志在老圃 搜剔穷幽危,刻削化朽腐 赤日汗如浆,盘旋而低俚。奈何致胼胝,乐此不为苦。^②

作者再次提及开园者能开能创有林壑之清淑,也指怀抱山水园子“奇僻”者,不畏艰苦困苦,勇于向前,开山造园,不避奇险,反以为开山造园之乐趣,开山造园,自有“缺陷”需要以人工弥补,开园巧力神造。人有享受自然之美权利,也有修复自然缺陷和美化山河的义务,造园就是人工修复自然生态和美化大地山川的一种行为。作者因艺术与修复生态、美化环境相提并论的思想实可深究。

特别是作者身为园林主人,大都讲求园林艺术的手法与造园建法者,决非其同途有异辙的矛盾了,园林中能巧用造园手法,才能建造出园子以应境。如祁彪燦就很注重构园之“巧心”、“至理”,认为“位置之间别有神奇纵横之法”,并要在观园、游园中“以会,以会,以会”“神奇纵横之法”,如祁彪燦“解人”一语也言之甚,和许多造园家都认同,如“造园之法”、“造园”“造园之法”“造园之法”。

大抵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 如良医之治病,攻补互投,如良将之治兵,奇正并用。^③

造园须虚实、聚散、险夷并用,如果一方有缺失不足,就要设法用另一方加以补救,务使双方达到平衡,巧理成趣。这是祁彪燦最为得意的造园家之法:“要造园,一要巧心,一要至理,一要至理,一要至理;一要至理,一要至理,一要至理。”(祁彪燦)“神奇纵横之法”的具体说明。佳彪对此深有领悟,承认是其尊人传授的“妙诀”,答友人何芝田诗云:

闻子构造缘,神色为轩举 开园有妙诀,惟子可与语 譬如行三军,奇正易其所 又如补与攻,良医中脉野 实者运以虚,散者欲其聚 吾忆吾先人,废箸筮别墅。每夸具巧思,著之为乘谱。绍述作箕裘,对子乃倾吐。^④

诗中复陈造园家虚实聚散之法与良将奇正并用、良医攻补互施之道,有相通之处,都是对立同一辩证关系的妙用,同出于中国古典哲思,用于构园,则上升为园林

① 《予初开禹山后园横山草堂之胜》,《祁彪佳文稿》第1525页。

② 《丙子夏予卜筑寓山何芝田投诗见赠》,《祁彪佳文稿》第1522页。

③ 《浚生堂集》卷七《竹居王孙鹄适园记序》。

④ 《祁彪佳集》卷七《禹山注》。

⑤ 《浚生堂集》卷一一《密园前后记引》。

⑥ 《丙子夏予卜筑寓山何芝田投诗见赠》,《祁彪佳文稿》第1522页。

固有,出自天然,而无人工安排痕迹。究其成功原因,在于主人的坚定和智慧(“定慧力”),是位摆脱了功名富贵羁绊而能沉醉于山林的“归隐人”,与山水结为情缘,相逢则契然心会,赏识真趣。祁彪佳高度评价横山草堂的艺术成就及其主人的高远志趣,也将自己的造园思想融积于诗句之中。

祁彪佳园林著作甚丰,主要有《寓山注》七卷、《寓山志》上下二卷、《越中国亭记》八卷、《祁忠敏公日记》十五卷。《寓山注》详载寓山园营造始末经过,对园中四十九个景点的逐一述评,接近万言,在明代私家园林记中,如此精详者实属罕见。《寓山志》是祁彪佳请诸多名人为寓山园所撰作品之汇集,包括诗、词、曲、赋、记、序、问、解、评、述、铭各类文体,并附张岱、胡恒、祁彪佳、张弘诸家评点,和陈国光所画总图,朱家钱所画十六景分图。其作者绍兴籍占比最多,如祁承勋(叔父)、祁麟佳(兄)、祁凤佳(兄)、祁象佳(弟)、祁彥佳(从兄)、王思任、张岱、张弘、孟称舜、陈洪绶、何继武(三山)等。外地名士如临海陈函辉,仁和王元祚、江浦尉,嘉兴谭贞默,华亭陈子龙,嘉定何岐曾、夏云蛟,长洲徐波,吴县范允临,太仓张溥,吴江沈自然,侯官曹子庄,贵州杨文骢,南昌万时华,新建陈弘绪,歙县王汝谦,祥符周亮工,还出现了几位才女的芳名,如柳隐(柳如是)、叶小纨、沈华蔓、沈宪英、梁孟昭等。祁彪佳将一百多名士以及几位才媛题咏寓园作品,编辑成册,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首次刊行于世,又编《步志》,未及刊行,仅存抄本。这部寓园作品集从各个角度展示了寓园景观,记录了众多晚明文人的行迹和交游,具有较高史料价值。《越中国亭记》考述了自春秋下迄明代一百余座园亭,合为一卷,题曰《考古》,较简括。卷二至卷八着重记载清初明中后期本郡一百七十余座园亭,文字或详或简,是研究绍兴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园林史必备之书。《祁忠敏公日记》其中《回朝快录》(1635年)至《乙酉日记》(1645年)十一年间日记,除记家事、家事及已读书、交友诸事,笔墨最多的就数经营寓园了,诸如登山相地,构建景点,接待来客,聘请园师,准备木石砖瓦材料,估算工本,延请工匠营建,填筑园青,都有记录,很少见其他园林家这样从兴到尾事无巨细将造园全过程和盘托出的,后世可由此获知古人构园的许多细节和艰辛。祁彪佳的这些园林著作是在创作园林“史修志”,“著之方乘谱”,乘谱即史志,他具有为园林修纂史志的自觉意识。

第二节 荆楚名士说园

一、公安三袁:排当有方略 参差贵天然

万历年后期,“公安三袁”名震文坛。袁宗道、袁道、中道兄弟三人,湖广公安

① 《寓山志》崇祯己卯本卷前有章美序,末署“崇祯己卯春王正月古吴门人章美顿首书”。己卯,崇祯十二年。

(今湖北公安)人。都是进士出身,富家侯,能诗文,为“桂陵派”中名人物。喜蓄醉好山水花木,毕嗜园林,尤其是宏道与中丞好游故园,足迹遍江,为记请时人士,喜游园、构园,所作园林记、园林诗清新隽永,其园林审美需要和审美情趣体现了晚明文人的生活态度与艺术趣味。

袁宏道(1568—1610年),字中郎,号石公。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授吴县令,官至吏部稽勋郎中。有《袁中郎全集》。宏道思想自由豁达,诗文或近苏轼,或笔挥苏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令人耳目一新,轰动京邑,时人称“中郎为内妙手”。惜天才早陨,得年仅四十一。袁宏道的人生观热爱人间美好生活,“爱世光景”,又谓“人贵有所爱”,并七人的特殊爱好时常用“赏福”;美于观世道,崇真,崇自然,崇尚任天而成,而薄雕饰模拟;山水观最属山水泉石草木花竹之话谈,谓之“话丹青”,“话水景”,观山水“但论话不话”,赞美大自然为且“神自性清”,“六一”、“如意”,称其幻幻神奇帝王,“有晋覆舟”,又称其为奇峰怪石谓之“盆景”,对美云云曰,“山由峰如红,高古复飞动,只是作盆景,鲜如已事幸”^①。袁宏道的园林观和他的人生观、美学观、山水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万历二十六年(1600年),宏道初任礼部仪制主事,教习,因请告归,和兄弟袁宗道、袁中道,绝举茹素累年,反复审情,偕弟与名僧谈佛理于柳浪湖。留在公安城郭,题诗,“司三百言,略以重堤,种柳万株,号曰柳浪”,略具园亭之概。王人可《柳浪》一首,有句云:“闲庭落叶通邻水,拟典荒居作小园”又云:“菊窗每欲当流水,咏物长如西苑”^②。湖居为新筑邸第,风格尚未还不能称园林,袁宏道为园居,尚有许多事情要做,如疏通水道,要花许多钱,典卖不常任人的故宅“荒居”。宏道长期作官他乡,每次归里即住柳浪湖,前后共六年。后公安遭水患,便移居江北大冶山下,购得破楼居之,名曰“硯北”,又于楼前隙地复构一楼曰“卷石”,登此楼观“大江如银如雪耀,冷人心脾”^③。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在北京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期间,住宅狭溢,旁有一小块隙地,经过一番打理,俨然园矣:

一曲莓苔地,风光属老慵。稍除疏冗蔓,略植典刑松。徙石云纹出,移花月影从。
买时才数本,栽处已三重。红叶刚遮砌,高枝未掩筇。干唯求老健,姿不取纤浓。
雏笋犹呼凤,稚藤也学龙。夜阶云泠泠,晴槛雨淙淙。障日聊铺苇,防霖且益封。
公然藏小鸟,亦自集闲蜂。分翠来屏扇,流香扑酒钟。折攀愁楚女,浇别倩吴依。
景入单条画,清连怪石供。幽奇无大小,袖里九华峰。^④

① 《袁宏道集笺校》卷五《锦帆集之三李子髯》,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② 《袁宏道集笺注》卷一二《广陵集·白鹿泉》。

③ 《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华嵩游草之二·嵩游五》。

④ 《袁宏道集笺校》卷九《解脱集之二·齐云岩》。

⑤ 《珂雪斋集》卷一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钱伯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⑥ 《珂雪斋集》卷一四《卷雪楼记》。

⑦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五《破研斋集之一·小斋有隙地植花木数本》。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苍藤蔽樵檐，楚楚干云势。竹子千余竿，丛梢减青翠。寒士依朱门，索然无伟气。鹤翎片片黄，丹旌榜银字。锦绣裹文石，翻作青山崇。兑酒向东篱，颓然索清醉。

这座贵家侯门园林几乎处处是病：填塞拥挤，建筑密集，千门万户，几无隙地；堆石有求，反有不足，“树石亦自次”；种竹也暗求满水与天碧，甚而借竹，竹色亦青，竹林密不透风而减青翠；装饰太过分太奢侈，在仙鹤洁白如片雪的羽毛上涂上黄色，各亭门里，遍铺锦段，园圃中还插上锦布盆景。如此奢靡，正与园圃应有的电子自然行地感，而求土与石相异，故他建园云，比之东家主人，没有各得其宜的美感享受。主人违反了造园规律和自然物性，夸奢炫富，欲求完美而以“十景”名园，譬之缘木求鱼，适得其反，留下许多笑柄。昔人园记园诗以彰优胜为主，而宏道此诗专刺弊端，旨存讽诫，是园诗中特例，别有深意。

此前，初为吴县令，政务繁剧，又不得应酬来往上官，因此叫苦不迭，凡上七札求去，可乐者唯公余畅游苏州山水，“曾以勘灾出，遍游洞庭两山，虎丘、上方，率十余日一过”^①，也览悉园林之胜，作《园亭纪略》。尤赏徐阿卿园，主人徐泰时，字叔乘，号舆浦，万历八年进士，长洲人，官至太仆寺少卿（“阿卿”）。园中有画家周时臣所堆石屏，“高三丈，阔可二十丈，玲珑峭削，如一幅山水横披画，了无断续痕迹，真妙手也！”又有“太湖石一座，名瑞云峰，高三丈余，妍巧甲于江南”，是天生奇石，原为高州三程董所藏物，后为嘉靖进士，官至都御史。程董善奇石，又用胶漆其妙，他句中说“自然瑞峰奇石，又假其佳色，故欲立中林，故主集在究得其真”。他对苏州葑门内徐参议园也很赏识：“画壁攒青，飞流界线，水行石中，人穿洞底，巧逾生成，幻若鬼工，千溪万壑，游者几迷出入。”叠山制瀑，人工之巧，如天生成，故可推赏。又作五律一首，也咏徐参议园：

古径盘空出，危梁溅水行。药栏斜布置，山子幻生成。欹侧天容破，玲珑石貌清。游鳞与倦鸟，种种见幽情。^②

此园格局，构思乃多变，而中出人意外，又已体现出自生自长的佳处，且一出“幽情”。但袁宏道还是觉得不够自然，拿来同王世贞于低园（即金坛）比较，认为“低园豁爽坦，一花一石，俱有林下风味”，“徐园微伤巧丽耳”^③，其审美批评是精当的，与人工巧丽相比，其审美趣取更重自然天成。

晚明文人雅士喜好游山玩水，并嗜园林花木，有所谓“园癖”、“花痴”者。袁宏道也酷爱花卉，善养花，在瓶中贮水养鲜花，撰《瓶史》十篇，前有小序，因以“瓶花斋”名其室。时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十二岁，官居京师国学助教。花木是构园要素之一，《瓶史》所述有与造园相关。小序开宗明义说明摆弄瓶花的动机，是

① 《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六《瓶花斋集之四·十景园小集》

② 《珂雪斋集》卷一八《中郎先生行状》

③ 《袁宏道集笺校》卷三《锦帆集之一·引徐参议园亭》

④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锦帆集之二·园亭纪略》

出于对“山水花木”的热爱,每欲“欹筇高岩,濯缨流水”,因主客观条件限制而不能如愿,“仅有栽花蒔竹一事,可以自乐”,加之“邸居湫隘,迁徙无常”,“不得已乃以胆瓶贮花,随时插换,京师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为余案头物”。他告诫自己:“此暂时快心事也,无狃以为常,而忘山水之大乐。”瓶花终是案头物,摆弄它只是为了解馋,解闷消闲。瓶花木者好买了,但“何有曰生草者乎哉?”园林是仿真建筑,以模拟自然山水为指归,具大境界,能满足众人的山水审美需要。

第一篇《花目》,是讲瓶花的选择。稀有名贵的花卉,“率为巨珰大腕所有,儒生寒士,中书为草草,未得不取其已的者代者”——即“已了为代”,也知衡其品格,观其时节。“入春为梅,为海棠;夏为牡丹,为芍药,为石榴;秋为木樨,为莲、菊;冬为腊梅。”“春以梅为花,秋以菊为花,此世所大取赏,赏之者多,有司所忌。”袁宏道始终不敢滥及凡卉,就使乏花,宁贮竹柏数枝以充之”。同一类花卉分许多品种,又如何选择?也要看品格高下。第二篇《品第》分辨说:“梅以重叶、绿萼……为上,海棠以西府、紫锦为上;牡丹以黄楼子、绿蝴蝶、西瓜瓢……为上,芍药以冠群芳、御衣黄……为上,榴花深红重台为上,莲花碧台锦边为上;木樨球子、早黄为上,菊以诸葛朝朝、内施、西戎为上;蜡梅以香为上。”瓶花应分上、次,若使配置相宜,且百种俱备,对置瓶中,花叶相映,不亦大雅乎?”袁宏道认为,“梅以重叶为上”,“蜡梅”以香为上,“芍药”以冠群芳为上,“木樨”以球子、早黄为上,“菊”以诸葛朝朝、内施、西戎为上,“莲花”以碧台锦边为上,“牡丹”以黄楼子、绿蝴蝶、西瓜瓢为上,“海棠”以西府、紫锦为上,“石榴”以深红重台为上,“莲”以碧台锦边为上,“芍药”以冠群芳、御衣黄为上,“腊梅”以香为上,“竹柏”以数枝以充之。第三篇《瓶史》讲插花艺术: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置瓶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绳束缚。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适态天然,如子瞻之文,随意断续,青莲之诗,不拘对偶,此真整严也。若夫枝叶相当,红白相配,此省曹墀下树,墓门华表也,恶得为整齐哉?

这段百字随谈就养花插花艺术发论,兼涉文论、诗论、画论、园论,主要讲艺术审美,“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置瓶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绳束缚”,“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适态天然,如子瞻之文,随意断续,青莲之诗,不拘对偶,此真整严也。若夫枝叶相当,红白相配,此省曹墀下树,墓门华表也,恶得为整齐哉?”又如北京某侯家十景园,事事求“整严”,“树亦分行次”,整齐是整齐了,而于艺术审美,“省曹墀下树,墓门华表也”,“恶得为整齐哉?”又如北京某侯家十景园,事事求“整严”,“树亦分行次”,整齐是整齐了,而于艺术审美,“省曹墀下树,墓门华表也”,“恶得为整齐哉?”然,《瓶史》不同于一般重在讲知识和技术的花卉著述,它注重谈人生、谈鉴赏、谈美学,切近园林审美,是雅致优美的小品散文。

袁中道(1570—1623年),字小修,号鳬隐。少负才名,长随两兄游京师。万历四十四年(1616)为《游居柿录》作序,文中说,“予自博平、高邑而至于西陵也”,“一舟泛洞庭湖,走马塞上,穷历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几半天下”^[4]。数尝具一舟,曰“泛鳬”,飘流栖泊江湖溪泽间,自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以后六年间,“率常在舟”,“一出旅,必携一舟”,“出则以舟”,“到即安枕”,夜则“支竹”,昼则“煮茗焚香”,“终日忘寐”;“山水清绝,人物风流”,但于游览之外,亦有所谓“静思”,“静思多”,“游日记集《游居柿录》十三卷。

中道时有四林站好，游司沿土沟漫入不计其数安卧。他有一叶扁舟，又一名，袁中书云，在柳市上，人常付花钱。在老家公安所购得田亩，系于他家者五亩许，手植松竹多百十树，屋宇不甚高，以告中道，中道“家惟生苦，好朋客”，遂筑竹篱，整为一片。“竹居”二字，中道，有竹数竿，松一株，屋六楹，“竹居有地，地亦有竹”，“若夫竹实香，笋可食，青筠可染，黄竹可织，而水石竹类者不可观”。在中道时，中道亦有一小史，爱记中道，若以“菖蒲水”，屋室皆，或立竹千竿，大如椰子，一丈一围，名曰“小竹林”、“香光林”，为袁氏亲友公安举人王承光(字官谷)所有。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告病由京师返里，时常游小竹林，与主人过从甚密，作诗多首，如：“疏黄浓碧里，一树石楠红。”“竹子一万梢，十里屯秋碧。”“君看竹多处，无阴云亦满。”“立对竹千叟，山中竹笋佳。”“一径穿竹出，流水到门前。”并写均载《静寄斋集》。可见小竹林之清韵。及承光卒，乃为袁氏所有。中道记其事云：

甲辰(万历三十二年),下第归来,无居处,适中郎宅后油水之畔,有一园,名为小竹林,乃予姻友王官谷名承光读书处也。有竹数万竿,梅桂柑橘之属具备,竹中列垣墙,置宅宇,极精整。官谷韵士,排当极有方略。官谷去世,此园转鬻于王秀才世胤,世胤偶有家讼,一夜愤然欲鬻此园。中郎一闻,急令予成之。予亦爱其竹树,乃倾囊并以腴田百亩鬻得,遂移眷属其中。中郎易名为“簔簔谷”。^⑤

中道不惜以百亩良田易此三十亩园林,与其兄中道“相视点缀”,细加修治,“数日乃克毕工”。在题词中,中道对园林的布置,作了详细的描述,也交代了造园缘由,是周氏兄弟的志同道合。中道在题词中写道:“吾兄所好山水,自荆楚江鱼,蜀山翠竹,一草一木,一石一木,无不备具,且其地又近于城市,故予若欲食衣具皆不出园者。”因此,中道名“上上林”,似大有大隐,卓

1) 《列朝侍集小传》丁集中《袁仪制中道》

② 《珂雪斋集》卷一六《后泛舟记》

④ 《珂雪斋集》卷一五《前泛鬼记》

① 《珂雪斋集》卷一《杜园记》。

② 《珂雪斋集》卷八《游柿居录》。

⑥ 《珂雪斋集》卷一二《算筭谷记》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明湖、趵突泉等,谓泛舟作水上游“亦大快事也”^①，“听水声,看水色,是又一快事也”^②。此类观水游水文字,到处皆是。他观园而体之美,已得重启示:“大都言土木,水为主,得水始可修治。”评沙市吴氏园,“园后台上,白水一湖,澄人心脾”,“此地据水之胜,为可赏也”,又评安福朱氏园,“生台上,竹大有幽意”^③。外出每逢依水得胜,则暂住竹窗,只留连一东游西游,可行月阳,必费电各要房等,用土,同去戏于竹,“远望皆水”,“水色澹澹”。泛小楼船游湖上,过“月榭”,“远望朱栏若鱼网曲折水上”^④。黄川园水在开园,在湖上高地用土,在堆叠品与,楼阁桥窗,临湖轩榭,观鱼游,听鸟鸣,可眺水外长堤梧桐、芙蓉,又从外远望,“朱栏若鱼网曲折水上”,一派水乡风光。以鱼网比喻水上曲折的栏杆,形容绝妙。这原系中国园林造园所致,如一幅云林湖上晴波图。京城内山水,王公世族官宦都要将所占水之地购建了一座子城,北积水潭为范园公园,如明万历年间徐达后裔所建。自天记述、题咏甚多,袁宏道也有简要记载:“范园公园,自前朝言湖水入宫道也。中有大室,有殿,有湖,湖中芙蓉万朵。前列垂杨三株,婆娑罗娜。有万塘五六亩,种莲花。左右有台,最幽且广。”^⑤寥寥数笔,点出此园佳胜:园外借一湖一泓之水,园内别开万塘,湖上芙蓉与塘上莲花互映;主建奇大室,为湖塘一前一后四围,室前三株垂杨,风姿翩翩;奇室左偏舍,可西眺西湖景色,万石在日。此园至简至朴,而饶有雅致,审美意韵悠长。王城郊最宏家万神庙范园:“京市名园,所限占水耳,北近独峰水,楼窗皆看菱水,一如画舫。莲花最盛,芳葩自现。有楼可坐,西向景佳。”^⑥相对坡庄李裁晖范园堂中语:“宾客在李裁晖园,颇多奇花美石,惜有碍大整,分行修葺,若自然之趣耳。”^⑦这同范园左道拙朴成园公士景园“仿子思整饬,树石分行在”^⑧的礼记,“对称列植,而求整齐,而贵乎‘参差不伦,意态天然’的美学观是一致的。

袁宏道与其弟中道长兄宗道(1560—1600年),字伯修,号石浦。万历十四年(1586年)举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东宫讲官,至右庶子,终于官。有《白苏斋类集》。“为人修洁,生平不妄取人一钱”^⑨。性恬淡,生平慕白居易、苏轼,名所居曰“白苏斋”,虽身处清贵,而素怀归山之志。“耽嗜山水”,京郊山川古刹皆穷其胜。也好治园亭,公安故居曰石浦山房,在石浦河西,因以得名,有忆诗云:“竹里罗棋局,篱边费酒筹。”^⑩为京官购一宅,“阶上竹柏森疏,香藤怪石,大有幽意”^⑪,筑一水亭,弟宏道记云:

① 《珂雪斋集》卷一三《东游记一》。

② 《珂雪斋集》卷一五《玉泉拾遗记》。

③ 《游居柿录》卷四。

④ 《游居柿录》卷三。

⑤ 《游居柿录》卷一。

⑥ 同上。

⑦ 《珂雪斋集》卷一七《石浦先生传》。

⑧ 《白苏斋类集》卷四《马上起忆石浦山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⑨ 《珂雪斋集》卷一《白苏斋记》。

伯修寓近西长安门,有小亭曰抱瓮,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柏六株,五六月时,凉阴满阶,暑气不得入。每夕阳佳月,透光如水,风枝摇曳,有若波纹,衣裳灰几之类皆动。梨树二株甚繁密,开时香雪满一庭。隙地皆种蔬,瓜棚藤架,绕路并畦,宛似村庄。……凡客之至斯亭者,睹夫枝叶之蓊郁,孔雀之哺子,野蛾之变化,胥蝶之遗粉,未尝不以为真老圃也。^①

作者于抱瓮亭建筑构架未着一笔,重在渲染小亭环境的洁净、凉爽、清华,和隙地菜圃“宛似村庄”所透露出一种朴野自然的气息。其时主人任东宫讲官,身居清要,却持有清恬修洁的品格和归山之志,朋友们称他是“真老圃”,一语道破其中机。……

二、竟陵钟惺:部署含妙理 静者乃得之

钟惺(1574—1625年)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授行人,寻改南京礼部主事,曾奉使入四川、山东、贵州,官至福建提学僉事。与同里解元谭元春共定《诗归》,名声大噪,人称“竟陵派”,是继公安派……情又强调“独”、“孤”、“幽深”、“冷峭”,从自己的情思中抽绎出一种旁人未尝触及的一丝“单绪”,而其表情达意则主张曲折、生冷,而忌直露浅俗。公安、竟陵都是尊情……师公安派名士雷思霈语云:“人生第一乐是朋友,第二乐是山水。”^②其诗亦云:“人生客游何者美,其一友朋一山水。”^③可见在他们心目中山水之与人生是多么重要了,晚明才俊谈及人生观与山水观的关系大致皆然。

钟惺观照山水深细精妙,尤其注重洞见山水之理,在他看来,山水形象的建构在空间、时间、形质、景境诸方面都存在某种美学法则,此即所谓“理”,或“思理”、“情理”、“妙理”、“至理”。《新滩》诗云:“吁嗟平陂理,真宰难思议。”又《飞云岩》:“石飞云或住,动定理难诘。”《寄吴康虞》:“友朋山水理,言下特津津。”《过溪至万年宫》:“登山从水始,此理有难言。”《出山十里访水帘洞》:“各自成思理,耻为武夷隶。”《白仙人桥观于舍身崖》:“不独高深理,河山之所盘。”观山水者,须深心领略方得其理,否则不能,“山水说理,学浅人不知”^④。钟惺是山水解人,游赏各地名胜辄得山水理趣。如游四川眉山中岩记云:“诸峰映带,时让时争,时违时应,时拒时迎,裒益避

①《袁宏道集校笺》卷一七《瓶花斋集之五·抱瓮亭记》

②《隐秀轩集》卷三五《题胡彭举画赠张金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③《隐秀轩集》卷五《竹弦变川》

④《诗归》卷一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物宜,自宜人亦美,“山水在物与,人自取不致”,若其将整个园林归附于主人,则主人之思想与品味又得众人赞赏,因而范围内园成了第五世纪的一处佳处。福建武夷,乃天下名胜,归宗人蒋省,嘉靖二十八年(1559年)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晚年归在武夷山筑峰下别业,“云秀”一景即为其例,称政备云:“接升峰惟次相经,构屋(生秀所构)在峰前,而云秀在其后。云秀者,陈二司寇省所筑,公归宗人,任官十二年,因序别业,居处幽寂,部署屋宇,法趣相生,使官至者有陶侃都讲之叹焉。”“云秀”佳构在于主人精于造胜,按筑峰山水、人文环境俱美,陈氏又精构画之道,善于布置,“部署历历,法趣相生”八字,所指构筑环境,“法趣”即“法味”,借用佛家语,亦即造园之思理、妙理,“相生”者,言其具出迭见。山水之理与造园之理也相因相生,从本源上观,造园之理来自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感受,园林艺术产生于人对山水审美的需要,园林造景是对自然山水的急造作模仿和浓缩。因此造园家多喜山水画,必明山水画理,常观真山真水。钟惺所言,“造景观中神和子皆统一因素,例如横竖、平坡、回湾、假划、陡过、排荡、升峰、蔽景、勾直、叠石、空竹、倚松、断梁、隔舍,等等,这些皆可部署经营的自然云岫、妙趣,与文理、诗理、书理等艺术美字都是相通的,互相影响,互相借鉴。钟惺称还要大,李贽曰,“景观布置之法:‘石植子要’云:‘不树,七石不竹,十石不苔,松可不佳。’”名树、奇石、石谷、涧花,自然景物配置之妙,为园林构景提供了绝佳样本。

钟惺除了不写园林诗,而《隐秀轩集》仅收园林记一篇,即《梅花墅记》,却是一篇精心结撰之作,文字意蕴深长。以构园思理解构梅花墅,又通过对梅花墅的记述提出园林美学,洵为理、识、情、文俱到的园林记佳作。王人百(1578—1623年),字玄佑,长洲甫里(今苏州甪直)人。作人为一方巨富,尝以监授文华殿中书舍人,人称“许秘书”。其为人略见友人李流芳所记:“中书最以贵为荣,雅非意所屑,独好奇文异书,手自椎鼓,是日则于一暇则置圃圃池,构艺花竹,水廊山榭,窈窕幽融,不减铜山、玉泉。而又制为歌曲传奇,令小歌习之,竹肉之浮,时与山水映发。”梅花墅位于甫里水网地带,丰富的水环境是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官民可以充分利用优越的水环境,做足水的大文章,但是弄得不好,也可能成为局限性,因为人造水景与野外天然水景一模一样,那么所构之园便不会给人带来异样的感觉,独特的审美享受。梅花墅的独特之处在于,虽以水取胜,而其景观与三吴地区常见水景有别,“玄佑、公弼皆来,人习于亭阁窗榭,忘其无水”。园中丰富的水体从何而来?不是开凿明渠直接引流入园,而是通过涵洞导入。“墅外数武,反不见水,水反在户以内,凿别为暗窦,引水入园”,园址附近不见水,水反在户内,引水之妙出人意外。由于水源丰富,可以源源不断流进,供营造水景之需。构园者偏不营造汪洋浩荡的大面积水景,此类水景在三吴地区、甫里左近有的是,而且此园广达百亩,完全可以造

1. 《隐秀轩集》卷二〇《游武夷山记》。

2. 同上。

3. 《檀园集》卷九《许母陆孺人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中国园林艺术思想史

一个人工大湖。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通过修饰、围墙对园内水体进行巧妙分割，“廊周于水、墙周于廊”，其间建筑除亭、阁、廊、榭之外，又有堂、斋、石洞、月洞、桥梁、浅滩、假山等等，经营部署，“往复曲折”，“钩连映带”，“隐露断续”，皆妙合构园之道。亭阁远近，墙廊内外，竹树表里，所见迥异，景观丰富多彩，变幻莫测。墙外，“林木蓊藻，竟川含绿，染人衣裾，如可承揽，然不可得即至也”；水外，“竹树表里之，流响交应，分风争日，往往可即，而登望莫定其处”；阁外，“林边地眼霜助洁，花外曲云霞乱彩，池沼则星月含情”。景景互借，物物相映，非谪谪园理者莫能办。故神理认为此园可与吴地其他名园媲美：

予游三吴，无日不行园中，园中之园，未暇遍问也。于梁溪，则邹氏之惠山；于姑苏，则徐氏之拙政，范氏之天平，赵氏之寒山。所谓人各有其园者也，然不尽园于水。园于水而稍异于三吴之水者，则友人许玄佑之梅花墅也。

三吴之地水源丰饶，水景与人文景观交相映辉，是天造地设之特大园林，“其象大抵皆园也”，“无日不行园中”，指此“园中之园”指在天然大园中另辟私家园林。吴地名园大都善用水源、善营水景，又非都以水景称胜。如无锡邹迪光惠山愚公谷，苏城拙政园（始造者王氏，后归徐氏），苏郊天平山范允临山庄、支硎山赵宦乡寒山别业，这四座吴地名园或在城中，或在山麓，有水景之胜，毕竟水源欠丰，“不若园于水”。唯许氏梅花墅依水构园，又与园外大片水景“稍异”，这是它的独特审美个性，体现审美个性的园林才有存在传世的价值。此又取决于主人心境之静，“静者能通妙理”，“高人有静机”^①，“情事师生静者心”^②。心之静乃能见物之理，凡百诸事，莫不皆然，不独造园也。

三、麻城刘侗：朴野具思致 闲静得妙理

刘侗（1593—1636年），字同人，号恪斋，湖北麻城人。崇祯初，稍登太学，六年（1633年）举顺天乡试，明年成进士，授员县令，取道金陵，未及赴任，卒于维扬。刘侗与竟陵派首领谭元春友善，在京师五年，与宛平人茅止生（1597—1636年）游，合作编写《帝京景物略》，“茅正职搜讨，侗记稿”，刘侗同乡好友周鼎衡为书集序云：“三人挥汗属草，研水而成书”^③，崇祯八年（1635年）刊于金陵。《景物略》是一部关于明代北京的地理杂记著作，内容从京，详于山水、园林、寺观、风俗，于史可资参证，于文可供欣赏，论竟陵派散文成就，刘侗不逊于钟惺、谭元春，二人并成鼎足。

明中后期北京私家园林繁盛，园主多为皇亲、贵戚、宦官、大臣，园址多分布在湖滨水边。例如城北之积水潭，又称海子、北湖，崇文门东城墙角之泡子河，右安门外一里之草桥，左安门外二里之书屋，都是园林、寺庙密集的地带。邻近皇城南接西

① 《隐秀轩集》卷八《喜邹彦吉先生至白门》

② 《隐秀轩集》卷一一《茅止生五龙潭新居》

③ 《帝京景物略》刘侗序，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苑的北湖(什刹海),水质清甘,飞鸟翔集,园亭相望,

沿水而制者、墅者、亭者，因水也。水亦因之。梵各钟磬，亭墅各声歌，而致乃在
 遥见遥闻，隔水相赏。立净业寺门，日存水南；坐太师圃，睺马厂，镜园、莲花寨、刘
 茂才园，日存水北。东望之，方园也，宜夕；西望之，浚园、澁园、杨园、王园也，望西
 山，宜朝。^①

每年秋天七月中元节之夜,水上有放河灯的民俗,还放烟火,“作鳧雁龟鱼,水上激射”。冬季水面结冰,则有“冰床”、“溜冰”之戏^②。刘侗曾乘醉试坐过冰床,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冰床》^③。《帝京景物略》卷二《冰床》篇云:“古有冰床之制,俗以救人之困,故曰冬月,寒欲死,百药不效,解衣,中裹以中一醉卧于前窗,使风透如长。”他是一个有趣味的文人,所以能捕捉到百奇多多的饶有生活情趣的人与事。由此可知,《帝京景物略》文字,哪里都是百子千孙不同一般的一贯陈词滥调,是散曲、小说、诗词中,除了《红楼梦》,恐怕没有人能出其右者。《帝京景物略》,上卷为内城,把城“三里内诸街市”,水边与古刹僧寺,以及内城“四合街”的台榭亭阁,“内城内外街巷的去处,古刹僧寺,僧尼的住持,僧尼寺有多处,都是一居构园的胜地”。

[illegible]

环北湖之园，定园始，故朴莫先定园者，实则有思致文理者为之。土垣不墜，土池不甃，堂不阁不亭，树不花不实，不配不行，是亦文乎？

園在鶴勝橋右，入門，古屋三楹，榜曰“太師間”。自三字外，額无扁，柱无联，壁无诗片。西转而北，垂楊高槐，樹下数枚，以岁久繁柯，阴遂满院。藕花一塘，隔岸数石，乱而卧。土墙生苔，如山脚到洞边，不记在人家間。野堂北，又一堂临湖，芦苇侵庭除，为之短墙以拒之。左右各一室，室各二楹，荒茆如山斋。西过一台，湖于

① 《帝京景物略》卷一《水关》

② 《帝京岁时纪胜》：“寒冬冰冻，以木作床，下镶钢条，一人在前引绳，可坐四五人，行冰如飞，名曰拖床。”“冰上滑磨者，所着之履皆有铁齿，流行水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胜，名曰溜冰。”作者潘荣陛，清初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① 《万野获编》卷二四《叢書》，中華書局，1959。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前,不可以台也,老柳瞰湖而不让台,台遂不必尽望。盖他园,花树故故为容,亭台特特在湖者,不免佻达矣。

园左右多新亭馆,对湖乃寺。万历中,有筑于园侧者,掘得元寺额,曰“石湖寺”焉。

明开国功臣徐达次子增寿死于“靖难之役”,后追封武阳侯,复进封定国公,子孙袭爵,居北京。增寿五世孙徐光祚于嘉靖五年(1526年)加官太师,故其北湖别业榜曰“太师圃”。主人乃功勋世臣后裔,地位显赫,然其园毫不张扬,一扫富贵炫耀习气,唯存一“朴”而已,简朴,朴素,古朴,拙朴,“故朴莫先定园者”,凸显了定园最显著的特色。土垣,土池;古屋三间,仅有题额“太师圃”三字,无扁,无联,无诗屏,不加任何装饰,不显富丽堂皇气象;临湖一堂,邻接芦苇,其室二楹,荒落如山斋。太简朴了!但朴非卑陋,非平庸,朴中含大雅,蕴大美。朴者,回归本真自然也。在皇城根下,在尘嚣喧嚣的建都闹市中,尚存此一园,即同的“疏一方土,为量中地”,“以少许空间,让芦苇侵入庭阶,为老柳让路。数石令其散乱而卧,土墙令其生长青苔,“如山脚到涧边”,小小布置亦有讲究。堂前左右不建阁与亭,植树不花不实,不配不行,不是特意追求美观,而令“花树故故为容”,自自然然便是美。刘侗见定园背后有位高人妙手,由他设计、修治而成,“实则有思致文理者为之”。“思致文理”,就是讲究高蹈的“思理”、“致理”,更是美学法式、艺术思维,这一妙手“竟使皇家园林竞尚富丽轩豁气象,“廊庙多而山林少”氛围下,而定园能以朴名世,保留了一点山林野味、自然色调,难能可贵,亦见构园艺匠之良苦用心。

英国公新园也近北湖,靠银锭桥。清乾隆间浙江仁和人吴长元云:“银锭桥在北安门海子三座桥之北,城中水际看山第一绝胜处。”^②主人为永乐间英国公张辅后裔。其赐第在东城,有宅园,宏丽繁富,俗称张园。吴长元载“园亭之在东城者,曰萃园,曰中园,今人谓之,即世所目,二崇巨擘,以同乎张园,曰英国公张园。”又有英国公近景园,万驸马曲水园,冉驸马宜园。^③刘侗详记其园。后来张氏又于银锭桥东于海子三座桥之北,筑园,名曰“英国公新园”,“其地适在观景“绝胜处”。其南,邻近西苑,“望云气五色长周护者”,即太液池中万岁山;其东,是一片稻田,“春夏烟绿,秋冬云黄”;其北,万家烟树,“烟缕上而白云横”;其西,可远眺西山,“层层弯弯,晓青暮紫,近如可攀”^④。此园三面环湖,湖滨古木古寺,人家园亭,若己所有,四周胜景,万景俱备,吴长元载“自多景园中全皆由张氏所筑”,“其地适在,此园多景”,但造齐全精美,但是巡游周遍,仍不得山水之趣,“杖履弥勤,眼界则小矣”,反不如这

① 《帝京景物略》卷一《定园公园》

② 《宸垣识略》卷八《内城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③ 《宸垣识略》卷六《内城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④ 《帝都景物略》卷一《英国公新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一亭一轩一台小小园墅之可人意。此园于至简中而揽全胜,正合芥子纳须弥的园林审美理念,然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亦见主人与匠师之文理思致。

位于东城的万驹马曲水园,主人万炜娶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崇祯时官至太傅。此园以水竹胜,“燕不饶水与竹,而同饶之”。其水汲取于外河,因善于疏导调节,水质澄鲜,水流曲折而长,竹径随之。沿曲水构曲廊,构亭,构台,亭台之间,竖松化石,“肤而鳞,质而下,根拳曲而株婆娑,匪松实化之,不至此”^①。园以曲水名,非虚,又得稀世奇石点缀,增胜不少。万驹马在西直门外白石桥北另辟墅园白石庄,因得西郊山水之助,疏旷清幽,别具远韵:

白石桥北,万驹马庄焉,曰白石庄。庄所取韵皆柳。柳色时变,闲者惊之;声亦时变也,静者省之。春,黄浅而芽,绿浅而眉,深而眼,春老,絮而白。夏,丝迢迢以风,阴隆隆以白。秋,叶黄而落,而坠条当当,而霜柯鸣于树。

柳溪之中,门临轩对。一松虬,一亭小,立柳中。亭后,台三累,竹一湾,曰爽阁,柳环之。台后,池而荷。桥,荷上之,亭,桥之西,柳又环之。一往竹篱内,堂三楹。松亦虬。海棠花时,朱丝亦亘丈。老槐数孤,其齿尊,其势出林表。后堂北,老松五,其马槐引年。松后一丘为土山,步芍药牡丹圃良久,南登郁冈亭,俯睇月池,又柳也。^②

白石庄亭台堂阁诸建筑分布稀疏,无华贵缛丽之气,简简单单,一点也不显山露水。假山以土堆成,不为怪石奇峰。为水有溪有池,溪畔植柳,池种荷花。园中植物,柳树之外则松与槐,皆入老年,令人尊仰。有竹一湾。花则芍药、牡丹、海棠,也是常见品种,唯海棠花朱丝长丈许,算是珍品了。此园最大特色是以柳为主题,以柳作为构园的基本要素,亭台楼阁、径桥溪池,皆以柳环之、缀之,呈现了一派柳色。柳是易生易长的寻常树种,以之作为构园的基本要素,成为园林的主色调,并产生审美奇效,且与北京郊野景色、自然环境非常协调。其时过白石桥的游客诗人或称“野人”,远眺西山景色曰“野望”,而把疏旷简淡柳色满园的白石庄叫做“野圃”,这野圃竟成一座名园,而且拔乎同类,“名园迥不群”^③。一个中原因耐人寻味。柳所以能成名北方一座名园的主题,主色调,还因为它给人带来独特的美感。白石庄是一座柳园,荟萃了柳之美,而刘侗对此感悟尤其细致入妙。于柳之色之声之形之态,又柳之芽之絮之丝之叶之条之柯,观察描摹无微不至,如在目前,文字省俭活泼,诚获妙悟而具妙手。而能感悟、捕捉到柳之美者,不得不归之于“闲者”、“静者”。闲静是一种审美心态,是一种人生境界,是竟陵派首领钟惺和谭元春经常提及的审美范畴,也适用于观照园林。后继者刘侗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白石庄西北,是一片广大的湿地,大湖小溪稻田沟塍,林木翳然,水草丰茂,俗

① 《帝都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

② 《帝都景物略》卷五《西城外》

③ 《帝都景物略》卷五《白石庄》附吴惟英诗

称海淀，“水北聚三淀”（北为北淀，南为南淀，远见西山诸峰，以因名之）“三神桑之佳境，郊居之逸胜也”^①。其名园十景有二：一为明神宗生母之友武清陈李氏之李园，其一为明神宗、当时名家米万钟之勺园，在海淀。李园乃崇祯别业，规模宏大，占地十甲，建构甚工，“每一石辄费数百缗始得之”，而灵壑、大湖、锦川诸种奇石以百计，又“乔木千计，竹万计，花亿万计”^②。在广阔的水面上，筑岛为百座，垂可居可处。如此奢华，然布置精善得法，参假山，“全若峭壁，巧夺于山”，“则又曰真真也”。一树之下，全色如“锦片与花丛中，恒则火流，恒则雨日”^③。倚栏之上，“东看香雪，西看玉泉，两岸桃李，时若手翻”^④。勺园主人米万钟（1570—1628年），字仲诏，号友石，北京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历江西按察使，至太仆少卿。善书画，与董其昌齐名，人称“南董北米”。性喜奇石或嘉，又好构园，有漫园在玉湖，湛园在长安门，以海淀勺园最为时人称道。此园体面广大，中设百室，环亭皆水，林竹荷花。筑楼亭榭多品，水石结构，有径可达，无径以舟，无舟以渠，渠上架木为阁道，曲曲折折，水陆引导尤其别致。时人题诗云：“堤绕青岚匝，池回碧水环”“家在潞州人喜谁，勺藏京里路藏谁”“到门怕见水，入室尽疑山”。勺园与紫云园都是水景园，各具特色，包孕不知名园于毕嘉匪，亭榭楼台不穷，松竹槐柳也在亭旁，而经营布置多有创意，其水上长廊回道蜿蜒曲折最足称赏，也最得水之趣。刘侗引大学士叶向高对勺园的评价来总结勺园的特色：“勺园佳处，景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⑤。“不俗”谓有气节有不落俗套，“不酸”谓秀丽中含精雅而去陈腐之气。俗与酸并为一类，不俗不酸，正雅，始得园林真趣。

《帝京景物略》叙事记物，态度客观持平，如写书坛，在字里行间仍透露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审美情趣，正如王亮甫书苑《略例》中所说：“此事属辞，不置一褒，不置一讥。一习其法者，不必其知之，言外得之。”刘侗描述园林真切细致，尽量不传其佳，而其园林审美态度、审美观念，细细寻绎，可见“言外得之”。其园林审美取向，尚自然开阔，尚天然本真，也不摒斥奇巧、奇巧，重个主，能包容，关键在一要有文理与致，契合构园妙道。

① 《长安客话》卷四《郊垌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② 同上。

③ 《帝京景物略》卷五《海淀》。

④ 同上。

⑤ 《帝京景物略》卷五《海淀》附诸家诗。

⑥ 《帝京景物略》卷五《海淀》。

第八章 园林美学之集大成



1

《西京杂记》载，茂陵富人袁广汉筑园四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

152

余丈”。此假山之始也。然石初不甚择,至宋宣和时,朱勔、童贯以花石娱人主意,如灵璧一石高至二十余丈,周围称是,千夫舁之不动;艮岳一石高四十余丈,封为盘固侯,石自此重矣。……自宣和作俑而后,人争效之。¹

爱好奇石,以石妆点园林,以石堆叠假山,唐代已经盛行,李德裕和牛僧孺是水火不容的政敌,而于奇石则有同好。李德裕在洛阳城南三十里营构平泉庄,庄内聚集了从全国各地征得的奇石,如“日观、震泽、巫岭、罗浮、桂水、严端、庐阜、漏泽”等大诗人白居易也有石癖,尤爱太湖石。作《太湖石》诗,赞其“远望老嵯峨,近观怪嶮崿,才高八九尺,势若千万寻。”又作《太湖石记》,品第诸石,以太湖为甲。宋徽宗大兴“花石纲”之役,建艮岳,命朱勔总其事,“于太湖取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城断桥,毁堰折牐,数月乃至”²,海内骚动,苏、杭二州受害最深。皇家花石好尚虽然受到百姓的诅咒,但也传播到民间,扩大了叠石造园的影响,“人争效之”,其遗风一直沿续到后世。正德、嘉靖间苏州名士黄省曾云:

至今吴中富豪,竞以湖石筑奇峰洞壑,至诸赏占据名岛以游赏,而嵌空绝妙,珍花异木,错映周围。虽间制下户亦饰小小盆岛为玩,以此务为奢食,积食以充众欲。而朱勔子孙居虎丘之麓,尚以种艺垒山为业,游于王侯之门,俗呼为“花园子”³。

正德前后,苏州地区富贵之家叠石造园者渐多,小户则喜玩盆景,适应这一需求,虎丘山下出现了以种植花木、堆叠假山为生的“专业户”,俗称“花园子”,大多姓朱,未必尽是朱勔的后代子孙。为了争取主雇,开拓市场,常人朱门官邸推销构园业务。在“花园子”中间,必有技艺精湛、多面,能够协调、指挥诸匠施工,被称为“山师”的人物。从木石泥瓦诸匠中分化出“花园子”,再从“花园子”中分化出“山师”,反映了造园艺术的发展,日益精进。

“山师”称谓见于王世贞《弇山园记》和陈所蕴《日涉园记》,用以专指造园专称工程师最为确切。又泛称“山人”,容易与“隐士山人”之类混淆。或于姓氏后缀以“生”字,称某某生,又容易与“书生”、“后生”之类相混。“山师”是木石泥水诸匠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具有较高的综合技能和文化素养,作为造园界的一个特殊群体,盖有“山师”之名,必具“山师”之实,“山师”地位,受到造园之家的重视和礼遇。谢肇淛评述苏州山师艺匠叠山构园之妙:

吴中假山,土石毕具之外,倩一妙手作之,乃舁筑之费,非千金不可,然在作者工拙何如。工者,事事有致。景不重叠,石不反背,疏密得宜,高下合作;人工之中,不失天然;偏侧之地,又含野意。勿琐碎而可厌,勿整齐而近俗,勿誇多斗丽,勿太

1 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之《花石纲之役》。

3 《吴风录》卷一,上海涵芬楼影印《四库全书》本。

山师水平有高低工拙之分,其高手妙手不易得,须以重金聘之。出自妙手之作,“事事有致”,契合造园思理,饶含审美情趣,“令人终岁游息而不厌”。所谓“疏密”、“高下”,工巧而合天然,地窄而含舒旷,造景而不重复,叠石而不逆势,等等,都在造园中体现出来,至于设计、施工,则另当别论。中国造园,历史悠久,名家辈出,佳作纷呈,但至今尚未见有系统的造园专著,只有《园冶》、《长物志》、《芥子园画传》等书,或评议,又多为片断记载,却含真知灼见。

1. 《五杂俎》卷三《地部一》
2. 陈所蕴：《竹素堂全集》卷一七《啸台记》
3. 陈所蕴：《竹素堂全集》卷一八《日涉园重建友石轩万老堂记》
4. 陈所蕴：《竹素堂全集》卷一八《日涉园记》
5. 陈所蕴：《竹素堂全集》卷一八《日涉园记》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形势之可安顿处,可隐藏处,可点缀处,先以朽笔为之,复详玩似不可易者,然后落墨,方有意味”¹⁾。作画如构园,构园如作画,艺理相通。张南垣早年学画于华亭,后来以构园为业,遂以山水画意叠石,园林创作风格也类华亭山水画风,善作“平冈小坂”,“不事雕琢,雅合自然”,似画中平远山水,柔淡萧疏,体现了“合自然、惜人力”的造园叠山原则。二张同为松江造园大师,而其所长和美学风格有别。南阳擅堆大假山,层峦叠嶂,气象雄伟,近乎吴门画派;南垣善为平冈远水,意趣秀润潇洒,取乎华亭变法。双峰并峙,同为一代巨匠。

张南垣有四子,能传父业,仲子然,字陶庵,尤著名,清初曾至北京,参与修建西苑瀛台,玉泉、畅春诸园亦其所构。另一子轶凡亦造园高手,关于他的记载很少,惟祁彪佳日记载之甚详。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二月,祁彪佳曾奉诏入北京,明年南归,十月过嘉兴,“以小舟走西马桥,乃得张南垣寓,晤其令郎张轶凡”²⁾。时祁氏寓山园工程已基本结束,还有一些项目需要修改、增建,主人很想请名家来园检视、扫尾,遂邀轶凡至寓山,其父以年老不能往。是月,主人至寓山,“见张轶凡垒石梅坡,大得画家笔意,携小酌于溪山草阁”³⁾。不久,轶凡回嘉兴,十七年复至寓山,“垒石于归云寄”,“删石于友石榭,傍垒高峰始竣”⁴⁾。翌年,明亡,轶凡仍留在寓园操持改旱桥、移长廊诸事,迨至彪佳沉池殉节前夕,他才离开寓园回到嘉兴。贤主人与大匠后人惺惺相惜,愉快合作,谱写了造园史的一段佳话。

三、嘉定夏华甫

夏华甫名斗,华甫其字,苏州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人。历万历、天启、崇祯三朝,与张南垣同时。他是一位家境贫寒的上人,栖隐嘉定南郊。性豪迈,好客,有侠士之风,与嘉邑唐时升、李流芳、程嘉燧诸名士友善,过从甚密。唐时升诗云:“侠客中宵豪饮,高人暇日晤言。竹留前度题字,苔有旧游履痕。”又云:“竹荫巧藏三伏,茶香分入四邻。波间先辨来客,石畔长眠醉人。”⁵⁾“竹荫”、“波间”云云,写的是华甫所构小园水亭。纵观唐、李、程诸先生诗,知此园在嘉定南郊,临水,主人引流入池,池中构茅亭,池水清澈,风动波起,星光月影,如梦如幻。园中小山奇石,疏密掩映,饶有画致。房前屋后,杂植青松翠竹,占梅寿藤,池有莲藕,圃种瓜菜。小园一池一石,一草一木,一亭一室,皆匠意为之,简朴疏淡,含天然朴野之趣。园林行家李流芳咏叹其园,“无多成水石,随意得房栊。雨气先梅到,风光隔竹通。”⁶⁾又称赞主人

1) 赵左:《文度论画》,载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选编》第四编《山水》,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2) 《祁忠敏公日记·癸未日记》,载《祁彪佳文稿》,第1353页

3) 《祁忠敏公日记·癸未日记》,载《祁彪佳文稿》,第1354页

4) 《祁忠敏公日记·甲申日记》,载《祁彪佳文稿》,第1370页

5) 唐时升:《三易集》卷六《夏氏园池》,《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6) 李流芳:《檀园集》卷三《夏华甫水亭邂逅甬东朱汉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中国园林史

爽,属侠者之流,又好饮,酒兴发则匠心涌出,“夏生豁达侠者流,酒后槎牙出肺腑”,此与唐时升“侠客中宵豪饮”诗句正相印合。他还是谦谦君子,知书达礼,“人言夏

乡市井的民工齐心协力为筑台工程苦干,是其智;“说《礼》悖《诗》”,谦躬能让,是其仁;“独提巨石手撑拄”,“投石叠众气如虎”,是其勇。园师艺匠而具此三德,难能可贵。故在钱谦益看来,夏华甫堪当大用,可任将领立功疆场,惜乎埋没木石草莱之间,此钱氏有鉴于朝廷文臣武将庸碌无能如“贾竖”而发。明季藏书家、戏曲家、园林家、寓园主人祁彪佳认为,造园者不论是园主,抑或匠师,必须具备两种品格,一是“勇猛心”^①,二是“定慧力”^②,否则难成,成也不佳。夏华甫都具备了,所以他成功了,他自家的园池和钱氏拂水台都是骄人的实绩。

夏华甫或在崇祯三、四年从常熟回到嘉定,数年后,即逢五十岁生日,程嘉燧作七律一首祝贺:

仲松编竹引柴荆,凿洞通篱放沼平。野鸟来时同饮啄,樵蜂分后少经营。吾庐总破欢颜足,何肉都忘嗜味轻。渐老并抛渔佃业,香炉瓦钵究无生。^③

夏氏园池未改昔日朴野的风貌,但冷清了许多,而且室庐亭舍也已破旧。五十岁的主人渐露衰老,既无力或无心料理渔佃治生之业,生计陷于窘困,不见了往昔那个逸兴遄飞、豪情满怀的华甫。然而不改贫而能乐的习性,心境也日趋淡泊,于沧海横流、风雨如磐的年代,贫病死耶?忧愤死耶?俱不得而知。

四、吴江计成

计成(1582—?),字无否,号否道人,吴江同里人。少时习画,喜模五代名家关仝、荆浩笔意,小有名气。白云:“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④阮大铖称其人“最质直,臆绝灵奇,依气客习,对之而尽,所为诗画,甚如其人。”^⑤又赏其诗:“有时理清韵,秋兰吐芳泽。静意莹心神,逸响越畴昔。”^⑥人品高洁,诗画清逸,“计成”之名,清初以来,被文人、士大夫所推崇。计成一生坎坷,屡遭挫折,而大铖后来一败涂地,原其心迹正在躁竞不静。计成和许多晚明文士一样,也好游历,“游燕及楚,中岁归吴,择居润州”^⑦。足涉南北山川,中年移居镇江(润州),

① 《远山堂诗集·舟中咏怀小引》,载《祁彪佳文稿》,文献书店出版社,1991,第1563页。

② 《远山堂诗集·予初开寓山便闻横山草堂之胜神往久之》,载《祁彪佳文稿》,文献书店出版社,1991,第1525页。

③ 《耦耕堂诗集》卷上《赠夏华甫五十》,《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2年版。

④ 《自序》,见《园冶注释》第12页。

⑤ 《治序》,见《园冶注释》第32页。

⑥ 阮大铖:《咏怀堂诗外集》乙部《计无否理石兼阅其诗》,《续修四库全书》本。

⑦ 《自序》,见《园冶注释》第42页。

大江、三山雄秀奇丽。人品、学问、诗文、绘画、游历,有了各方面的储备,乃能成就计成这位大造园家。正是镇江雄秀的山水触发了他造园的冲动,开启了他造园的生涯。“环润皆佳山水,润之好事者,取石巧者置竹木间为假山,予偶观之,为发一笑。”他不满意俗工所为,于是自己动手,做成一壁山,“俨然佳山也,遂播闻于远近”^①。他还有一个宏大的心愿:

常以剩水残山不足穷其底蕴,妄欲罗十岳为一区,驱五丁为众役,悉致琪华瑶草古木仙禽,供其点缀,使大地焕然改观,是亦快事,恨无此大主人耳!^②

计成具大气魄、大智慧、大手笔,欲构特大园林,将天下名山胜水包罗其中,又岂止他中晚年的宏愿而已哉!计成一生奔走于公庭,虽能办到,但值大一时值几何,哪里去找这样的“大主人”?更何况自己一介布衣隐于土石之匠呢?但其构想给人以深思。

计成承建的第一项大工程,是为常州武进人吴玄构东第园。吴玄,字又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曾任江西参政。得城东地十五亩,欲以十亩为宅,五亩为园,“环润皆佳山水,润之好事者,取石巧者置竹木间为假山,予偶观之,为发一笑。”他不满意俗工所为,于是自己动手,做成一壁山,“俨然佳山也,遂播闻于远近”^③。他还有一个宏大的心愿:常以剩水残山不足穷其底蕴,妄欲罗十岳为一区,驱五丁为众役,悉致琪华瑶草古木仙禽,供其点缀,使大地焕然改观,是亦快事,恨无此大主人耳!^④

计成承建的第一项大工程,是为常州武进人吴玄构东第园。吴玄,字又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曾任江西参政。得城东地十五亩,欲以十亩为宅,五亩为园,“环润皆佳山水,润之好事者,取石巧者置竹木间为假山,予偶观之,为发一笑。”他不满意俗工所为,于是自己动手,做成一壁山,“俨然佳山也,遂播闻于远近”^⑤。他还有一个宏大的心愿:常以剩水残山不足穷其底蕴,妄欲罗十岳为一区,驱五丁为众役,悉致琪华瑶草古木仙禽,供其点缀,使大地焕然改观,是亦快事,恨无此大主人耳!^⑥

计成承建的第一项大工程,是为常州武进人吴玄构东第园。吴玄,字又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曾任江西参政。得城东地十五亩,欲以十亩为宅,五亩为园,“环润皆佳山水,润之好事者,取石巧者置竹木间为假山,予偶观之,为发一笑。”他不满意俗工所为,于是自己动手,做成一壁山,“俨然佳山也,遂播闻于远近”^⑦。他还有一个宏大的心愿:常以剩水残山不足穷其底蕴,妄欲罗十岳为一区,驱五丁为众役,悉致琪华瑶草古木仙禽,供其点缀,使大地焕然改观,是亦快事,恨无此大主人耳!^⑧

① 《自序》,见《园冶注释》第12页。

② 郑元勋《园冶题词》,见《园冶注释》第37页。

③ 《自序》,见《园冶注释》第42页。

④ 《咏怀堂诗外集》乙部《宴汪中翰士衡园亭》。

⑤ 《园冶》卷一《屋宇·廊》,陈植《园冶注释》,第91页。

⑥ 《治序》,见《园冶注释》,第32页。

倜傥抱大略,名重海内,甲申国变,破家资守扬州,竟为乱兵所害,年仅四十二,时人惜之。辑《影园瑶华集》、《媚幽阁文娱》。崇祯五年(1632年),元勛得城南度圃,拟构新园,董其昌过之,以地在柳影、水影、山影之间,因书“影园”二字相赠。主人做了初步规划,“胸有成竹”,又备足材料,待计成来扬,乃全面开工,崇祯八年竣事。主人对工程非常满意,作《影园自记》曰:“大抵地方不过数亩,而无易尽之患。山径不上下穿,而可坦步,然皆自然幽折,不见人工。一花,一竹,一石,皆适其宜;审度再三,不宜,虽美必弃。”“是役八月粗具,经年而竣,庶几有朴野之致。”此园规模小而多幽折,合自然,存朴野,而不见人工做作痕迹,又花木竹石、楼堂亭阁皆得体合宜,体现了大匠的巧构妙思。主人也把影园创构艺术归美于计成:“又以吴友计无否善解人意,意之所向,指挥匠石,百不一失,故无毁画之恨。”^①又谓:“即予卜筑城南,芦汀柳岸之间,仅广十笏,经无否略为区画,别现灵幽。予自负少解结构,质之无否,愧如拙鸠。”^②这位通晓诗文、绘画、构园的名士对计成非常佩服。

计成既于天启间为常州吴玄建成东第园,复于崇祯四年(1631年)为仪征汪机构建寤园,至此已经积累了十余年造园特别是为缙绅之家营构大型园林的经验,自己的名气也与日俱增,经常有人包括海内名流向他请教造园的门道、法式,因而有了著书立说的想法,以应造园界的需要。“宇内不少名流韵士,小筑卧游,何可不问途无否?但恐未能分身四应,庶几以《园冶》一编代之。”^③他利用工程余暇,草构文稿,成于崇祯四年,书名《园牧》。“牧”者,法度也,法则也,法式也,范式也。作者构园甚重范式,《园冶自序》云,“草式所制”,“遂出其式”,“牧”之意又可与建筑经典著述《营造法式》接近,而文字不同。一说,“牧”字本意有划田界之意(《周礼》),与“园”字连用,可当园林规划解^④。意亦通。是年在寤园,作者向曹元甫先生出示书稿,元甫读后,给予高度评价,并建议改《园牧》为《园冶》:“斯千古未闻见者,何以云‘牧’?斯乃君之开辟,改之曰‘冶’可矣。”^⑤一字之易,凸显了此书的开创性、首创性,如大匠熔炼百金而铸成重器。曹先生慧眼识大匠,大力荐奇书,当亦高士。曹元甫,名吉,字元甫,号根遂,当涂(今属安徽)人。受知于县令王思任,曰:“东南之帜在子矣。”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著有《博望山人稿》、《辰文阁》、《青在堂》、《携谢阁》诸集,见康熙《当涂县志》^⑥。《园冶》梓行于崇祯七年,作者时年五十三岁。自叹“时事纷纷”,优处草野,生不逢时,“涉身丘壑,暇著斯《冶》,欲示二儿长生、长吉”^⑦。他虽栖身山师诸匠间,以构园为业,但终究是个才智俊秀的失意文士,并不满足于

① 《影园自记》,见陈植、张公驰《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
② 《园冶题词》,见陈植《园冶注释》,第37~38页
③ 同上
④ 张薇《〈园冶〉文化论》,人民出版社,2006,第38~39页
⑤ 《园冶自序》,见陈植《园冶注释》第13页
⑥ 转引自陈植《园冶注释》第35页
⑦ 《园冶自识》,见《园冶注释》第218页

明代园林理论 美学思想

[illegible]

192

计成在《园冶》中再三标举古代名工艺匠的代表人物,上古之鲁班,中古之陆
云、傅华,近古之宇文恺、裴君美、李德裕,并一一“增补史志,稽实史籍”,更在
《园冶》中附列一表,按造园各工种依次排列,按工种,依次为“集匠”,造园匠师

⑤ 《园冶·兴造论》 载陈植《园冶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中国哲学史

二、园地论：因借体宜

园以地为基,园与地密不可分。构园必先相地,根据地形、地貌、地势、地物、面积确定建筑的位置、方向、式样、布局、景观设计,故《园冶》开篇《兴造论》即论相地立基:“故凡造作,必先相地立基,然后定其间进,量其广狭,随曲合方。”具体做法须要遵循四字诀:因、借、体、宜。

因者，随基势之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桘，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廻转。斯为精而合宜者也。借者，因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不分町疃，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也。

(注:聚积也),剪其芜者,如杂木乱枝,然后选择合适的地点构建合适的建筑类型,且宜,“宜者,相地合宜,计水而后布,其地宜者,布之,其地不宜者,布之不宜”;宜者,恰到好处。“借”主要讲景物利用,不拘内外远近,以巧妙设计,收其嘉者,屏其俗者。这就叫做“巧而得体”。因地要恰到好处,借景要形成佳境,“合宜得体”是因借的基本要求、审美标准。《相地》篇再次点出这一构园要则:“相地合宜,构园得体。”

地形方圆阔狭复杂多样,地势高低起伏变化不同,都须仔细辨别,地貌如河流山丘,地物如草木土石,也须识其性状,然后采取适当处理,方能用之得宜。《相地》云:“第宅之兴,必相地势,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后,或山或水,或池或沼。”略举地形方圆差别,地势高低利用。又云:“卜筑贵从水面,立基先究源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临水构建屋宇固佳,更须探究水流的源头和脉络,再进行疏导,非细勘精察不可。地物中树木植被尤其宝贵,应尽量保护,如影响建筑发生争让的矛盾,亭阁之类应“让一步”:“多年树木,碍筑檐垣,让一步可以立根,斫数木不妨封植。”非谓毗邻飞檐檐角,尚得随土成林。“守旧占树者佳,新立者非所宜,地非所宜,非所宜者,非所宜也。”若地非所宜,非所宜者,非所宜也。

1. 《同治·屋宇》 载陈伯《同治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2) 《[元]治·题词》 载陈植《[元]治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illegible]

三、景境论：天然图画

② 《同治·墙垣》。载陈植《同治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① 《词话·词说》 载陈植《词话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② 《同治·装折》 载陈植《同治主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① 《国治·自序》载陈植《国治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④ 《国治·英折》 载陈植《国治》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7. 《国治·序·地·地》 载陈植《国治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8 《国治·杠杆》 载陈植《国治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同时他又反复强调不可如式屋般,拘要死搬硬套,根据建筑的特点和审美需要灵活运用。《借景》云:“构园无格,借景有因”《立意》云:“格式随宜,栽培得致”《装折》云:“依式变幻,随便摘用”《铺地》云:“意随人活,视法似无拘格”《修竹》云:“格式,园林研究景致,“妙手变幻”,“家居必论,野筑斯才”。“既讲有格,又讲无格,既讲随式,又讲反式,思维辩证,园论严密。尤有古今、园民、雅俗的分别,“不成不,与代古今为取舍,只要因地合时、适用切要,古今皆可取,比如窗格,“古以菱花为巧,今之槲叶生奇”,“门殿碧空,制式时裁,不怕翠宇翻红,断出体可端庄”。“如不挂,承时尚,不唯古是尊,承认大众的审美趣味,比如堆叠假山,“必欲水好,要人观好”^④,古式也有不雅不合时尚者,则予“一概屏去”^⑤。这一观点较之文震亨偏于尊古的思想进了一步。对于园林雅俗之别,文、计二家观点接近。一指高雅、精美,一指低俗、庸滥。俗者或制作苟且马虎,或一味雕琢粉饰,皆为二家不取。《铺地》云:“坚固而有雅致”,“不坚易俗”;《装折》云:“依式从雅”,“无怪雅致”;《地形》云:“凡所作雕琢花巧凿磨,以为巧制,不若林间之不佳,而于室前之何可也?”“正俗行世之所为也,高明而真之”^⑥。计成的园林雅俗观吸收了前期和当代诸家的思想,而能有所创新。此外,《园治》关于风格、情景、意境、生态等等论说,都有独到精辟的见解,丰富了中国园林美学思想。

晚明是思想文化创新又是集成的时代,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草木皆然,园林美学与之相当。计成这位综合与个性独特的造园家,担起园林美学创新与集成的重任。他不仅有丰富的造园实践经验,精湛的艺术思想,兼具士绅艺匠与文人雅士双重身份,而且还有崇高的社会文化理想和远大的追求目标不朽的价值观,并将二者聚合于建造佳园与建构造园理论上。他有一个难,耳闻见的园圃,梦想罗致天下名山大川、古木奇花、珍禽异兽于一区,构建特大园林。又在三百年前提出“花园住宅”的概念和构想^⑦,这是他每天脚踏房前屋后的事业,也是可以逐步实现的美好理想。“罗十区为一区”,为私家造“花园住宅”,都是为美生和乐,“使天地焕然改观”^⑧,他引以为“快事”、“乐事”。《园治》能成为集大成之作,需归功于此。

《园治·屋宇》。载陈植《园治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园治·装折》。载陈植《园治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园治·门窗》。载陈植《园治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④ 《园治·掇山·瀑布》。载陈植《园治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园治·栏杆》。载陈植《园治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园治·铺地》。载陈植《园治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⑤ 《园治》郑元勋《题辞》。载陈植《园治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⑥ 《园治》郑元勋《题辞》。载陈植《园治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参 考 文 献

一、明清别集

- [1] 朱元璋. 明太祖文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 宋濂. 宋文宪公全集[M]. 《四库备要》本.
- [3] 王祯. 王忠文公集[M]. 《丛书集成》初编本.
- [4] 高启. 高青丘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5] 贝琼. 清江文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 王行. 半轩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 苏伯衡. 苏平仲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8] 杨士奇. 东里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9] 杨荣. 文敏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 金幼孜. 金文靖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1] 王直. 抑庵文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2] 李时敏. 古廉文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3] 李贤. 古穰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4] 李东阳. 怀麓堂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5] 吴宽. 家藏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6] 王鏊. 震泽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7] 丘濬. 重编琼台稿[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8] 何乔新. 椒邱文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9] 顾璘. 顾华玉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0] 康海. 对山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1] 王世贞. 弇州山人集[M]. M. 黄弘. 编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22] 陆深. 俨山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3] 许穀. 许太常归田稿[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24] 陈鹤. 海樵先生文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25] 杨循吉. 松筹堂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26] 文征明. 文征明集[M]. 周道振辑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7] 夏言. 桂洲文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28] 王世贞. 弇州四部稿[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9] 王世贞. 弇州续稿[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0] 汪道昆. 太函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31] 王世懋. 王奉堂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32] 邹迪光. 石语斋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33] 朱察卿. 朱邦宪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34] 陆树声. 陆文定公集[M]. 明万历刻本.
- [35] 陈所蕴. 竹素堂集[M]. 清抄本.
- [36] 陈继儒. 陈眉公全集[M]. 明崇祯刻本.
- [37] 陈继儒. 晚春堂小品[M]. 民国二十五年《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
- [38] 陈继儒. 白石樵真稿[M]. 民国二十五年《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
- [39] 王世贞. 长水先生文钞[M]. 《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 [40] 袁宗道. 白苏斋类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41] 袁宏道. 袁宏道集笺校[M]. 钱伯城笺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42] 袁中道. 柯雪斋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43] 冯惟敏. 海浮山堂词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44] 唐时升. 三易集[M]. 《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 [45] 程嘉燧. 松圆浪淘集[M]. 《续修四库全书》本.
- [46] 程嘉燧. 耦耕堂集[M]. 《续修四库全书》本.
- [47] 李流芳. 檀园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8] 钟惺. 隐秀轩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49] 祁承燾. 淡生堂集[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
- [50] 祁彪佳. 祁彪佳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51] 祁彪佳. 祁彪佳文稿[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 [52] 阮大铖. 咏怀堂诗集[M]. 《续修四库全书》本.
- [53] 阮大铖. 咏怀堂诗集[M]. 《冬饮丛书》本. 扬州: 广陵书社, 2003.
- [54] 余怀. 余怀全集[M]. 李金堂编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55] 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56] 吴伟业. 吴梅村全集[M]. 李学颖集评标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57]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M]. 沈善洪主编.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 [58] 张岱. 张岱诗文集[M]. 夏咸淳辑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二、历史與地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3] 魏征.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4]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5] 陈邦瞻. 宋史纪事本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6] 陈邦瞻. 元史纪事本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7] 李有棠. 金史纪事本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8]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9] 焦竑. 献征录[M]. 上海: 上海书城, 1986.
- [10] 晁公武. 三辅黄图[M]. 陈直校注.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
- [11] 程大昌. 雍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12] 徐松辑. 河南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13] 顾炎武. 历代宅京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14]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M]. 清光绪二十五年《图书集成》本.
- [15] 李贤. 大明一统志[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0.
- [16] 徐弘祖; 徐霞客游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17] 祁彪佳编. 寓山志[M]. 明崇祯刻本.
- [18] 徐崧、张大纯. 百城烟水[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 [19] 高爵映. 鸡足山志[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 [20] 于敏中等编. 日下旧闻考[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
- [21] 孙承泽. 天府广记[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 [22] 吴长元. 宸垣识略[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 [23] 刘侗、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 [24] 蒋一葵. 长安客话[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 [25] 潘荣陛. 帝京岁时纪胜[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
- [26] 沈榜. 宛署杂记[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 [27] 陈沂. 金陵世纪[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28] 陈沂. 金陵古今图考[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 [29] 清雍正《武功县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 [30] 清乾隆《鄠县新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 [31] 清嘉庆《松江府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 [32] 清乾隆《上海县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 [33] 清光绪《嘉定县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 [34] 清光绪《江阴县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 [35] 清光绪《临朐县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 [36] 民国《镇洋县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 [37] 民国《镇洋县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

- [38] 清嘉庆《新修江宁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 [39] 清乾隆《绍兴府志》[M].《中国方志丛书》本.
- [40] 张叔通. 佘山小志[M].《上海乡镇志丛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三、笔记杂著

- [1] 周密. 癸辛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 王锜. 寓圃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4]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 周晖. 金陵琐事[M].民国二十四年《国学珍本文库》本.
- [6]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7] 李绍文. 云间杂记[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8] 黄省曾. 吴风录[M].上海涵芬楼景印《百陵学山》本.
- [9] 谢肇淛. 五杂俎[M].上海:上海书店,2001.
- [10] 叶梦珠. 阅世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1] 顾起元. 客座赘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2] 余宾硕. 金陵览古[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3] 许承尧. 歙事闲谭[M].合肥:黄山书社,2001.
- [14] 张岱. 陶庵梦忆·西湖梦寻[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5] 钟惺,谭元春. 诗归[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 [16] 钱谦益. 历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 [17] 许学夷. 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 [18] 顾季慈,谢鼎镛. 江上诗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19] 黄宗羲. 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0] 高濂. 遵生八笺[M].景印万历刻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 [21] 屠隆. 考槃余事[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22] 文震亨. 长物志校注[M].陈植校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 [23] 计成. 园冶注释[M].陈植注释.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四、今人著作

- [1] 陈寅恪. 柳如是别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2] 陈垣. 明季滇黔佛教考[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3] 梁思成. 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 [4] 刘敦桢. 中国古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
- [5] 陈植,张公弛选注. 中国历代名园论选注[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 [6] 陈从周. 园林谈丛[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7] 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3.
- [8] 杨鸿勋. 江南园林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9] 刘庆西. 中国园林[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3.
- [10] 雷从云等. 中国宫殿史[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 [11] 曹林娣. 东方园林审美论[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 [12] 周云庵. 陕西园林史[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7.
- [13] 李浩. 唐代园林别业考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14] 王毅. 中国园林文化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15] 张薇. 《园冶》文化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16] 任继愈主编. 中国道教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17] 俞剑华. 中国古代画论类编[M]. 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8.
- [18] 于安澜. 画论丛书[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
- [19] 朱偕. 金陵古迹图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20] 唐锡仁, 杨文衡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史(地理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21] 杜石然主编. 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2.
- [22] 陈伯海. 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 [23] 刘纲纪. 文征明[M]. 长春: 吉林美术出版社, 1996.
- [24] 谢伯阳编. 全明散曲[M]. 济南: 齐鲁出版社, 1994.
- [25] 赵义山. 明清散曲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26] 夏咸淳. 明代山水审美[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7] 郑利华. 王世贞年谱[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 [29] 曹淑娟. 流变中的书写——祁彪佳与寓山园林论述[M]. 台北: 台湾里仁书局, 2006.
- [29] 毛文芳. 晚明闲赏美学[M].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2000.

后 记

语云：故纸堆里讨生活。玩其语意，似含讥讽。然而从事古代文史研究又不得不尔，舍此别无捷径可寻。此次承担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明代卷撰述之事，仍沿老方法，数度春秋，沉潜旧籍故书间，重温明代开国宋濂诸臣以至晚季文震亨、计成数十家著述，检阅有关记园、咏园、品园、论园材料，逐篇研读，探其源而讨其流，绎其理而条其绪。工作有苦亦有乐。乐在与昔贤神交，有如面谈；乐在从园林载籍中忽见一片嘉树林，园景之鲜美，园理之奥妙，俱在其间。

本卷得以完稿，深铭陈伯海、邱明正、荣耀明、林其铤、陶继明、沈习康诸先生及李柯、袁家刚两博士之关心、鼓励和支持，殷继山、汪政二先生提供明人所绘园林图，刘海琴博士协助编校稿件。值此隆冬祁寒雪飞冰冻之际，倍感人间真情温暖。惟迫于时日，未及精校细改，本已列入写作计划者也只能放弃，期待再版时弥补。尚乞读者方家有以教之。

夏咸淳

2015年10月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QxNjUzMzUudXZ6",
  "filename_decoded": "14165335.uvz",
  "filesize": 26220703,
  "md5": "a12fbbe5f4b178a5517d721fe74c0f5e",
  "header_md5": "3e0dd1cb48a86df71a3884cf2ac746f6",
  "sha1": "9c2c1b8b4b2749b7a4ece6dbf6e14fa2d21d1e2d",
  "sha256": "432f0c328425e62fefa519f163447c9a36527d389c5942cd695416429fbc70f2",
  "crc32": 1962481758,
  "zip_password": "wcpfxk&^TDwcpfxk@8686",
  "uncompressed_size": 33984864,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206,
  "pdg_main_pages_max": 206,
  "total_pages": 218,
  "total_pixels": 113128396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